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斯是陋室，維師德馨—慧瑩長老尼九秩壽誕專輯引言

doi:10.29665/HS.200808.0001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釋昭慧

頁數/Page：4-1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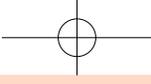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法雲蘭若一角的小茅蓬，門口鐵箱即是慧瑩法師閉關時，護關者遞送、放置飯食之處。（民國 95.9.19）

慧瑩長老尼九秩壽誕專輯引言 斯是陋室，維師德馨

■ 釋昭慧

民國95年9月19日上午，筆者在論玄法師陪同之下，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啓程展開長達十六天的成都與印度的學術之旅。

第一站先至香港。爲了探望八十八歲高齡而身體欠安的慧瑩長老尼，筆者將飛抵成都的航班訂在晚間。近午時分抵港，陳宜卓與劉燕薇居士前來接機，陳居士駕車載我們前往新界沙田，抵達法雲蘭若時，慧瑩長老尼與妙華佛學會佘秀英、何翠萍居士已在門口等候。當家師知淨法師帶著印尼助手Mini（阿諦）熱心提供了豐盛的午齋，長老尼也準備了豐富可口的點心與水果。知道筆者早晨三時方睡，五時即起，恐筆者精神不濟，故於午齋之後，長老尼又請知淨法師於二樓安排兩間房間，讓筆者與論玄法師午休。於是原屬探視長輩之旅，反倒成了旅途中愜意的休憩站。

午休起床後，下樓發現：長老尼已在樓下等候，招呼我們至齋堂食用點心，然後



慧瑩長老尼九秩嵩壽紀念專輯

本期專題

帶筆者至蘭若庭園左後角的茅蓬。這是長老尼長期駐錫的所在，空間非常狹小，擺設更是簡單。除了佛像、印順導師法像、經典書籍與日用物品外，一無所有，臥床兼作坐椅，連浴廁都是搭建在屋外的小鐵皮屋。原來長老尼自奉甚簡，長期以來，所有善信供養金與供養品，她全都攢積起來，待到返台之時，供養導師，佈施佛教文教機構。本院、筆者與性廣法師，即長期蒙受長老尼之恩慈。

斯是陋室，維師德馨！這是筆者第三度參訪長老尼安居之茅蓬，在敬佩大德行止之外，還多了一份殷重的感恩之情。筆者坐在茅蓬之中，忽然有一種殷切期盼：這是一位以全身全心奉獻三寶、利濟有情的大德，我人應於其畢生行誼作詳實之紀錄，用供當前、未來的修道人與學法者，作為「生命教育」的典範。

於是臨時敦請長老尼憶述生平，並



昭慧法師在論玄法師（後左）陪同之下，到香港探望88高齡的慧瑩長老尼，於法雲蘭若客堂合影。（民國95.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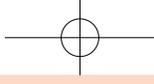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後排左起：何翠萍、劉燕薇、余秀英。（民國95.9.19）

且當場作了一些筆記。回台後，抽空將這些筆記整理成初稿，於翌（96）年元月下旬傳送給勞海新居士，煩請他列印呈送長老尼修正。長老尼仔細讀過之後，將修訂文逐字寫在列印稿上，約一週後即交勞居士寄回。猶記得96年元月30日，筆者於致勞居士函中說明：

「長老尼是一位平凡中見其偉大的人，我一生受其恩澤甚深，很想為她作一點口述歷史。尤其在她衰病之後，這種歷史性的急迫感更強烈了。這只是就著上次到港見面時，長老尼的口述，所記錄的初步簡短資料，希望假以時日，詢問更多有關長老尼的生平。但偏偏自己很忙，無法於近期到香港一趟，因此期待下回她回台時，能來學院小住幾天。

「再者，煩請轉稟長老尼：本次新校舍的其中一棟（教室區），命名為『瑩恩樓』，這是感念兩位長老尼之恩，一位是慧瑩長老尼，她對我長久以來的慈悲護念，您已詳知。另一位是達



瑩長老尼。」【下略】

就在那時，筆者已決定要為這樣一位「人間佛教典範」，作一次更完整的口述歷史訪談，並且要在其中一期《弘誓雙月刊》上，為長老尼作一次完整的專輯。

那次見面的五個月後，96年2月28日，長老尼因心臟疾患，返台回花蓮慈濟醫院就醫，醫師擬為她作心導管檢查手術。長老尼於法體欠安而身心虛弱之際，仍關切學院之校舍增建，特交代其香港弟子梁志高居士，電匯港幣以贊助本院校舍增建。

3月5日晚間，筆者在慈濟大學演講。演講已訖，到慈濟醫院陪長老尼默坐良久。長老尼在病榻上忽然由感而發，向筆者表示：「明聖法師非常了不起，默默奉獻一生來照顧導師，任勞任怨，很希望能有人為她作訪談紀錄。」筆者誠懇稟告：無論如何，還是要先從長老尼的專輯做起。長老尼一貫謙和地說：「我沒有什麼好寫的，我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了。」

由於深知她在香港居住環境的簡樸（甚至簡陋），很擔心老人家返港之後的飲食起居與醫療照護問題，因此我們都一再勸她就此定居台灣。有慈濟醫院的醫療後盾，證嚴法師的殷重關切，以及精舍尼眾法師無微不至的生活照護，我們大家才能放心。但她總是在法體稍見好轉之後，就立即返回香港。並且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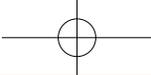
懇告知：住在這裡受到這麼多、這麼好的照顧，她深感不安，感覺自己就好像一個「廢人」。

每次慈濟療程結束返港之後，她總是立即抱病投入持續的弘法工作，未稍休歇，直到再度病倒為止。

筆者深深感到自己在與時間賽跑，但苦於事緣繁重，一直無法赴港進行訪談。直到香港樹仁大學趙文宗教授邀請筆者，於去（96）年12月15日，在香港樹仁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所舉辦的首屆「廿一世紀中國性／別國際圓桌會議」上發表論文，筆者這才趕緊把握難得的機會，邀性廣法師與本院研究部陳悅萱同學一同赴港。本次赴港，雖是為參加學術會議，但筆者更掛記在心的，則是向慧瑩長老尼作一次口述歷史訪談。但由於12月16日必須到高雄參加中華佛寺協會的研討會，我們必須於15日圓桌會議結束的當天返台。而長老尼又囑筆者與性廣法師，為妙華會友各作一場



飛抵香港參加學術會議，第一站先至沙田拜會長老尼，於法雲蘭若客堂喝茶。（民國96.12.11）



法雲蘭若大門楹聯係長老尼所撰，題曰：「法王大慈悲眾生皆歡喜，雲雨遍天下大地普清涼。」（民國 96.12.11）

演講，這樣一來，時間七折八扣，行程過於匆忙，因此訪談時間只勉強安排了兩次，即是在到港翌日（12月12日）的上午與下午。由筆者提問，悅萱錄音，



小茅蓬就在蘭若大殿的左後方（入門右前方）一角（左行者是蘭若住眾瑞深法師）。（民國96.12.11）



陋室臥床兼坐舖，狹小到無容翻身。（民國96.12.11）

性廣法師則以專業相機全程攝影。當筆者將長老尼珍貴的歷史照片，逐一取來詢問其攝影內容時，性廣法師則同步依序拍攝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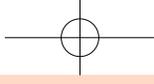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進入茅蓬小院，長老尼執昭慧法師之手，欣見法師們的到來。（民國96.12.11）

回台後，性廣法師仔細整理本次赴港所拍攝的所有照片，悅萱則依筆者詢問照片內容的錄音而逐字聽打，逐一填寫照片說明，並著手整理本次的口述歷史訪談稿。這些稿件，都先傳送到香港，請《妙華會訊》主編何翠萍居士呈送長老尼修訂，翠萍再依長老尼指示而修改電子檔，傳送回來。



大家環坐茅蓬小庭院中，聚精會神聽聞長老尼憶述往事。（民國96.12.12）



臨別合影（左起二人：余秀英、何翠萍。右起二人：關鼎協、瑞深法師）。（民國96.12.12）

自去年底返台之後，筆者忙忙碌碌地度過了七個月，完全無暇進行專輯文字的編寫、定稿與照片的選取。連長老尼於本年7月2日返台就醫，筆者都因出國（發表論文）、趕寫論文、講學、演講、拜會、祭弔諸事而行程滿檔，直至7月23日，應天主教洪山川總主教之邀，率學眾拜會總主教公署之後，下午才偕性廣法師趕至花蓮，於24日至靜思精舍拜望長老尼。

長老尼身體更形瘦弱，只剩三十二公斤，由於眼底出血，左眼與左耳視聽力退化，須以較大音量與她交談。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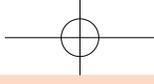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訪談開始前，長老尼與昭慧、性廣法師合影留念。（民國96.12.12）

於心臟衰弱，講話不宜過多，否則容易氣喘，腸胃功能更形退化，所以時常如廁。體力衰弱至此，精神卻依然矍鑠。

行前數日，電話詢問長老尼病情時，德悅法師即已告知：每回長老尼來台治病時，都只帶當季衣服，一待稍有好轉，立即決定返港。但這回她將冬衣都帶來了。聞此言已，一方面為長老尼終於決定長住台灣而深感放心，另一方面卻難免生起哀傷之情。

長老尼一生是佛門「法將」，以「將士自當戰死沙場」的豪情，必當待到弘法的最後一點氣力用盡，否則絕不休歇。因此過往一再婉謝大家的好意，說自己不願意做一個「廢人」。本次她會將冬衣帶來，應是自知衰病至此，已不太可能再赴妙華講經了。為了避免山居陋室，帶來弟子們照護上的極大不便，這才有了長居台灣，接受慈濟團隊的醫護以對應病苦的準備。在她老人家身上，筆者真正感受到商隱詩的心境：「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那是一種全身全心無私地奉獻三寶的坦然與從容。

本年8月13日（農曆7月13日），將是慧瑩長老尼的九秩大壽（實為八十九歲，依俗例晉一歲而稱九秩壽誕）。長老尼一生簡樸低調，當然不喜做壽，而對這位淡泊名利物欲的大修行人，最好的禮物莫非「以法供養」。因此筆者排定：要在八月中旬的第94期《弘誓雙



長老尼仔細聆聽訪問的內容。(民國96.12.12)

月刊》，刊出「慧瑩長老尼九秩嵩壽專輯」。並且殷切期盼，能在8月13日長老尼壽誕當日，提早印製出來，親自呈遞作為生日禮物。

自花蓮回來已是7月25日，26日有 Ven. Lekshe Tsomo 蒞院演講活動，27日赴苗栗參加日慧長老的追思法會。因此編輯工作的全面展開，已是28日以後的事了。如果要預留一週的印刷時間，那麼算算編輯、排版與校對的工作天，也就只剩一週左右了，我們真的得分分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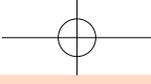


長老尼在接受訪談時，神情認真專注。(民國96.12.12)

秒與時間賽跑。於是，性廣法師進一步整理所有過往所攝取到的慧瑩長老尼蒞台照片檔案。筆者則為去年12月間的口述歷史訪談錄，作最後之潤稿，並將整個專輯的文字稿都排定下來，然後就著悅萱已完成的歷史照片說明稿，將歷史照片作了增補，對照片說明的內容，也逐一尋找相關資料來作考訂、增補、修正。

拜過往《弘誓雙月刊》逐期刊出「活動看板」之賜，筆者復將所有「活動看板」中，與慧瑩長老尼相關的紀事全都搜尋出來，刪除與長老尼不相關的情節，另行整理成〈慧瑩長老尼與弘誓學團的法緣——《弘誓雙月刊》「活動看板」與慧瑩長老尼相關紀事〉，一方面可依此回顧長老尼與台灣（特別是與本院師生）的深厚法緣，聊作長老尼生平紀事的小小補充，另一方面，許多本院過往所攝影存留的相關照片，亦可選取出來而依序刊載。

在將口述歷史訪談錄拿來潤稿之時，方纔發現，由於該次訪談時間不足，訪談內容大致是長老尼幼年學佛，與青年、中年時代親近大德、聽聞佛法、任教小學、剃度出家的往事。弘法史的部分，長老尼只談到妙寶經室成立後應邀講經，以及妙華佛學會的現況。最後是以略述其家庭背景，來劃上訪談錄的休止符。然而長老尼個人長期棲居茅蓬及於港、台、廣東、海外的弘法史，以及妙華佛學會（妙寶經室與華嚴



關合併而成)的沿革，則在該次口述歷史訪談中，完全付之闕如。

尙幸長老尼結茅內修部分，在95年9月19日的第一次訪談中，還有些簡要的敘述。該次訪談內容，已被筆者用編年體寫訖，但並非採取當事人第一人稱的口述歷史體例。由於這部分早已請長老尼修訂定稿，因此筆者決定一字不改地將它附在訪談錄後面，用資補充訪談錄之不足。

更有長老尼所栽培出來的妙華講師陳瓊瓏、楊福儀居士，過往各有一篇專文，記載長老尼生平事略；再加上黃家樹校長與《妙華會訊》主編何翠萍居士提供鴻文，憶述與長老尼的法緣。因此本次專輯，在慧瑩長老尼生平記事方面，經過這樣東拼西湊，應該堪稱詳備。有些彼此紀事有所重覆或是類同的地方，倘若打散重新編製長老尼傳記，或許更有利於讀者一氣呵成地閱讀，但卻失去了每位作者的全文原貌，因此幾經考慮，決定存真而保留作者文章原貌，不作任何歸併與刪節。

至於慧瑩長老尼本身的手稿，在港業已出書，未來希望能在台灣刊行長老尼全集，以嘉惠更多佛子。本次專輯限於篇幅，翠萍特幫本刊選取了兩篇長老尼的文章，兩文皆以講錄為主，其中亦有一封信函。

第一篇是長老尼在遠參老法師圓寂紀念法會上的開示講錄。在該次開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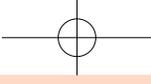
中，長老尼談述她親近遠參老法師與印順導師的心境轉折，並說明：遠老與印公的思想大同而作略有異。這不但是長老尼的學法自述，而且還是一篇饒富價值的民國佛教史料。

第二篇是慧瑩長老尼自述與開示節錄。其中的兩段開示，是翠萍於長老尼歷次講錄中所精心輯錄的吉光片羽。另有一封覆廣州在武先生書，全函只見其讚歎遠參老法師與印順導師，並且不輕後學而向在武先生大力推介吾等晚輩。在武先生，余不詳其人；但長老尼常說她是「愛才如命」，於該函內容亦可見一斑。

長老尼目前已因病苦而暫輟講學，她因此而謙稱自己已是「廢人」，但所有照顧她的精舍師父，在她的言教、身教乃至平和、安寧、深邃的靜默之中，感受到的卻是無限的法喜。因為她雖已停下了講台弘法的腳步，但那冰雪般的



1948年(二十九歲)暑假，長老尼於法舫法師座下聞法，做了一個月的筆記，除了吃飯、睡覺，不停地寫，天天趕給法舫法師看，寫到手指關節變形，到現在都未能平復。後來出版成書《唯識史觀及其哲學》。(民國96.12.12)



淳淨心境，磐石般的堅毅品德，自自然地流諸眉宇之間，這不啻是時時刻刻在為照護者、看病者「現身說法」。

猶記得訪談當日，長老尼講到她十日未進點食，卻因聞遠參老法師說法，深得法喜而不以為苦，又講到她因記載法舫法師的講記，一整個月日以繼夜用功，天天將筆記趕給法舫法師看，寫到手指關節變形，到現在都未能平復。在座者聞而為之動容！筆者曾用「寒潭清水，印月無痕」，形容印順導師的人格特質，因此也為慧瑩長老尼的畢生風範，以「淨若冰雪，堅逾磐石」為專輯命題，頂戴贊曰：

陋室宛然洞府，經籍盡是寶琛。
嚬施蔭覆學子，簞食差堪練根。
惺惺惜才如命，念念報佛深恩。
慧思冰雪潔淨，志節磐石堅貞！

九七、七、廿九，于尊悔樓

玄奘大學《玄奘佛學研究》 徵稿啟事

本學報主要刊載有關佛學相關領域之原創性論文，包括與佛教有關之義理、教史、藝術、文學、心理、社會、教育等，來稿並應未曾以任何文字形式出版，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投稿。本學報每年出版兩期，上半年出刊日為三月三十日，下半年為九月三十日。

本學報第十期即日起徵稿，請於九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以前惠稿。所有惠稿均經編輯委員會送請專家學者評審，通過後始予刊登。請將惠稿電子檔傳至r_ethics@hcu.edu.tw，《玄奘佛學研究》編輯助理堅意法師收。為了避免傳送信件因被攔截而收不到，敬請同步將回條與論文傳到part55410@gmail.com信箱為荷。

相關內容，詳見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網站：
<http://ird.hcu.edu.tw/front/bin/home.phtml>。

■聯絡人：(03)5302255轉6025，0982-215-945
堅意法師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淨若冰雪，堅逾磐石－慧瑩長老尼口述歷史訪談錄

doi:10.29665/HS.200808.0002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昭慧法師;性廣法師;陳悅萱

頁數/Page：12-3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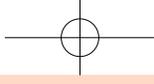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長老尼在接受訪談時的燦爛笑靨，既天真又慈謫。（96.12.12）

慧瑩長老尼口述歷史訪談錄

淨若冰雪，堅逾磐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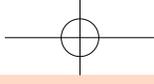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 訪問者：昭慧法師／攝影：性廣法師／記錄：陳悅萱
時間：中華民國96年12月11日／地點：香港法雲蘭若

一、少年時代聽經聞法

（一）素食的因緣

民國8年（西元1919年），我出生在順德農村。

大約五、六歲的時候，祖母往生。我姑姑信佛，她建議大家吃素七七四十九天。我家裏人都說：「不可以，吃那麼長時間的素食。」只有我一個人說：「可以！」我吃了四十九天的素食之後，聞到肉食就覺得很臭，從此不肯再吃肉，便開始吃長素。我的父親本來很不喜歡我吃素，但我很倔強，就是不肯吃肉，父親只好讓我母親為我煮素食。



慧瑩長老尼九秩嵩壽紀念專輯

本期專題



於法雲蘭若作口述歷史訪談。(民國96.12.12)

(二) 學佛的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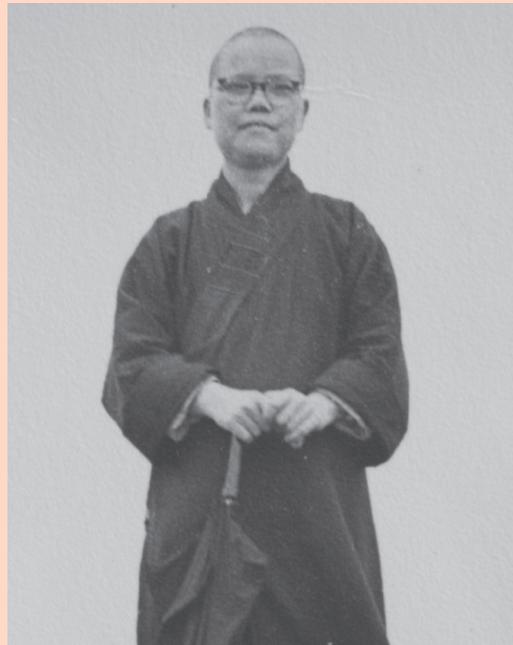
香港有一位盧家昌居士，設了三個佛堂，一名萬佛壇，一名法源堂，另外一個則沒有名字。盧居士的媽媽素食，是很虔誠的一位老太太，因為我的姑姑很會梳髻，有人介紹姑姑去給她梳髻，兩個人很談得來，盧老太太說：「我這裏有一個佛堂很大，雖然有幾個晚輩侄女，但是她們不肯學念經，早晚課也不會，妳會不會啊？」我姑姑說：「我不會，可是如果有人能教我，我很想學，我也喜歡吃素。」老太太就請一個人教她早晚課，並且讓她負責佛堂的香燈早晚課等。我姑姑很喜歡吃素、誦經、做早



長老尼專心看著照片，接受昭慧法師的詢問，憶述照片內容。(民國 96.12.12)

晚課等等，她很高興這樣的生活方式，於是常常住在那裏，早晚課及佛殿的事，全部由她負責，老太太很安心，也很高興。

那時我還在鄉下念小學，九歲時，暑假期間過去住在姑姑那裏，並皈依茂峰法師。暑期結束才回鄉下。由於祖母



慧瑩法師早年法影。

及大姑母相繼往生，我的媽媽很忙，而我又從祖母過世後開始吃素，讓她為我煮食而忙上加忙，於是勸我說：「妳不要吃素了，跟我們大家一起吃，我工作太多了，要煮給你吃，還要煮給家裏的人吃，妳跟大家一道兒吃，我就不用那麼忙了。」我說：「那不如我跟姑姑好了，就不用妳忙了。」由於我小時候常常愛哭，因此媽媽說：「妳姑姑才不會要妳，兩天就會趕妳回來。你不要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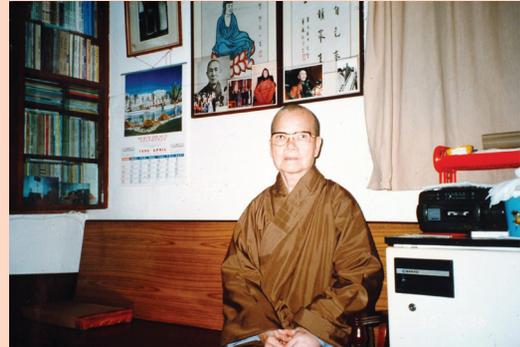
那麼開心！」我說：「試試看，沒有關係！」姑姑回去問盧老太太，老太太很高興地同意了。於是，我在1929年，念完國小，十歲開始，便去萬佛壇與姑姑一起生活。

姑姑法號了明，是茂峰長老的徒弟，她很小就吃素，因為她還有媽媽與姐姐（我的祖母與大姑母），所以不敢剃頭，送了媽媽與姐姐，她就跟隨茂峰法師出家了。

（三）與觀本法師的法緣

1930年（十一歲），澳門功德林的觀本法師，在盧家昌那個沒有名字的佛堂講經，我天天去聽，觀本法師要求背經，他講的《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佛遺教經》等，通通都要背。講經一年，觀本法師就回去澳門功德林辦佛學班，東蓮覺苑何張蓮覺是護法之一。當時有一位師兄要去念佛學班，她很會教導我，一些規矩都是她教我的，人家不知道了明師父是我的姑姑，還以為那位師兄是我的姑姑。我的姑姑看我跟那位師兄常在一起，於是姑姑說：「師兄要去功德林念佛學，你既然很喜歡跟她，那就跟她一起去念囉！」姑姑講什麼，我都聽她的，於是我就去了。佛學班都是由觀本法師負責教學，他教佛學，也教中文。靄亭法師在青山，也是什麼都教，不但教佛學，也教數學。

觀本法師早期講經的時候，還沒有



慧瑩法師攝於其茅蓬。所坐處即是其臥床兼坐椅。攝影年日不詳。

出家，名叫張秀波居士，可是他穿海青，也穿出家人的鞋子襪子，教我們《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佛遺教經》，他為什麼不出家，以居士身來講經？他本來是清朝的舉人，有儒家的思想，母親尚在，因此不能出家。那時他讓媽媽住在澳門功德林的地下室，把自己的家捐出來做十方叢林，他家很大，有兩條街那麼大，第五個女兒名張觀秀，吃素受戒，也住在功德林。到了母親過世，他才隨盧雲老和尚出家。

盧家昌以前很有錢，有很多房子，後來衰落了，大概是心裏不再顧念世俗財產，所以給他的兄弟騙了。茂峰法師來法源堂，很多人來聽經，也有很多人來皈依，因此住眾就多了。後來茂峰法師將法源堂改名為極樂院，隨後創建東普陀寺。因為盧居士家道中落，原來的地方難以維持，法源堂搬就到另外一個較鄉下的地方，在東普陀附近。

（四）東蓮覺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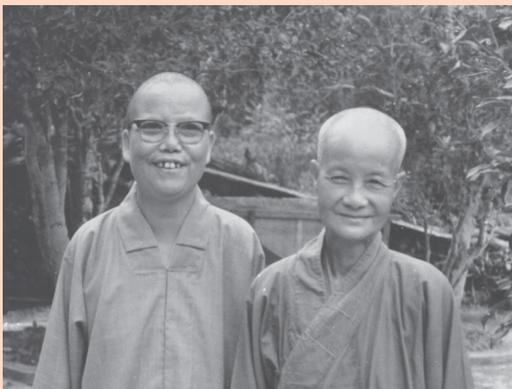
民國21年，即西元1932年（十三



東蓮覺苑（取自東蓮覺苑網站 97.7.29）

歲），寶覺佛學院在青山開辦。青山的水土不好，於是再於跑馬地買地建東蓮覺苑，1933年建好一部份，因此佛學院、寶覺小學、寶覺中學都集中在跑馬地東蓮覺苑，但是全部是到1935年才落成，其間還是繼續上課，課程有佛學，也有普通學科，佛學請靄亭法師擔任，普通學科則請了很多老師來教，數學、國文、四書、古文等都教，我一直念到1938年（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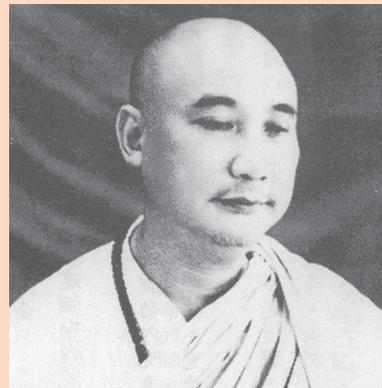
當我還是東蓮覺苑學生時，小學部沒有佛學課，創辦人何張蓮覺認為小學應該要用一些佛學的教育來感化學生，



與東蓮覺苑的同學慧真法師（右）合照。慧真法師於1932年從青山寶覺學校開始唸書，原名了三，年紀比慧瑩法師大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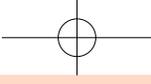
就叫我編一些佛學課，或是勸善的故事，去小學部學習教學生，那時候我不是老師，應該是不能教，但何夫人跟教育司很熟，也有面子，跟教育司講一講，教育司也順她的意，於是我就去小學部教佛學課。

（五）與慈航法師的法緣



慈航長老法相（取自網站 97.7.29）

1939年（二十歲），我隨姑姑搬到大嶼山慧修院，那裡現在已經沒有人居住了。我的姑姑原住在茂峰長老的道場東普陀，因為東普陀水土不合，常常發冷生病，身體不好，大嶼山的水土好，慧修院是我們的師兄建的，沒有什麼人居住，1939年就請我的姑姑到上面去住。我送姑姑到慧修院，也就住在一起。從東蓮覺苑出來後，我就想在慧修院自修讀經，那時候，那裏有幾個年輕人，我有一個同學也住在那裏。一位師兄說：「妳懂得還是不多，我們想請慈航法師來教我們。」於是就請慈航法師來慧修院，住下來講經，還有其他一些法師，很仰慕慈航法師，也來慧修院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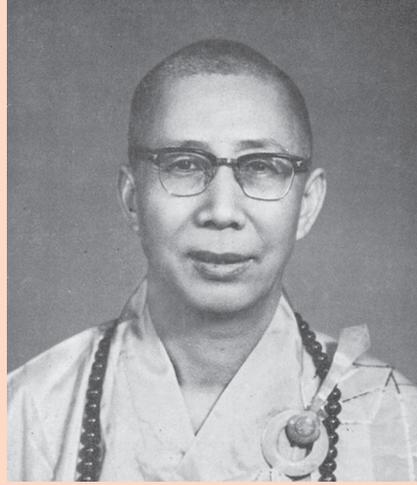
下來聽經。

後來反倒不在慧修院，而是在旁邊的竹園講經，那裏地方比較大，因為慈航法師有一班徒弟也要居住。有一位茂昌法師，我們稱他師叔，請慈航法師來，慈航法師就帶了幾位徒弟過來，慧修院離那裏很近，我們每天清早就過去竹園聽經，晚上才回來。慈航法師教課很勤，早一點天亮，他就早一點上課，晚一點天黑，他就晚一點才下課。他的徒弟每個都要講一點課，有一位石祥鸞師兄，後來出家名繼航法師，佛法是初學，因此他講古文。還有慈航法師年輕的徒孫弘經法師（比丘）講因明，慈航法師的作風是：每個徒弟，要學也要講。

（六）與竺摩法師的法緣

當時澳門功德林沒有人負責，就推舉何東爵士的夫人何張蓮覺居士負責，當家、知客、維那等職事都需要人手，東蓮覺苑於是派了我們原來的同學去擔任，請竺摩法師來教學，我知道一班同學都過去了，於是就到澳門功德林，與那些同學在一起，從1940年到1941年，親近竺摩法師大約有一年半的時間。

到1941年（二十二歲），下半年佛學班停辦，竺摩法師也離開了，我們便回到東蓮覺苑。回來後，林楞真苑長對我說：「妳在外面學了很久，回來要講課了。」那我要講什麼好呢？我想：在慈航法師那裏學了《八識規矩頌》，到竺摩法師那裏，學的也是《八識規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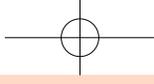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竺摩長老法相（取自網站 97.7.29）

頌》，剛剛學完兩遍，比較熟悉一點，於是9月我就開講《八識規矩頌》。過了不久，12月，香港淪陷了，《八識規矩頌》因此並沒有講完。

二、姑姑往生

1942年（二十三歲），春天，大戰期間糧食短缺，我向侍奉觀本法師的劉居士化了十幾個馬麥球和十一斤碎米，也帶了一些祛濕茶，給住在慧修院的姑姑。劉居士還托我帶五斤米給大嶼山昂平的了義老師父。從未擔過重擔的我，跟隨一位師父，坐小船到大嶼山，途中還要擔心遇到日本人，當時春雨濛濛，非常淒涼。我們上了岸，步行上山，在蓮花台借宿一宵，第二天再繼續步行上山到慧修院。

慧修院有兩個三姑，一個是常住的三姑，還有一個是寄居在慧修院割草的三姑。當時我姑姑的身體已經很差，手腳潰爛，我要每天煲生草藥給她洗手



腳。在我上山的第十天，我起床後煮好粥，叫姑姑起床吃粥，但叫不醒，因為她平時常說睡得不好，我就讓她多睡一會兒。後來，我把生草藥都煲好了，她還是沒有起來，就再去叫她，叫了很多遍，她都沒有反應。當時我沒有想過姑姑是往生了，還叫常住的三姑來幫忙叫醒她。三姑過來摸摸她，才知道她已經往生了。

大嶼山有個規矩，每逢有人往生，就會吹響哨子，附近的人聽到，就會過來幫忙。於是三姑馬上就吹響哨子，附近的師父就用她睡過的床板釘了一個箱子作棺材，七天後才火化，火化三天後才撿拾遺骨。

當時，我沒什麼食物招呼前來幫忙的師父，只好把僅僅剩下的幾斤米碎和馬麥球，煮粥給師父們吃，其後，我就沒有糧食了。而那兩位三姑，在我姑姑往生之後，馬上就離開了慧修院。

在我的人生中，這十天是最孤苦的。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幸好得到住在附近鹿湖洞（現在改為鹿湖精舍）的法妙同學的接濟，她每天煮一碗山上野生的崩大碗〔註1〕加米糠給我吃，每晚都來陪我過夜。沒有她的幫忙，這十天我不知如何度過！所以，她對我有非常大的恩德，可惜我至今都沒有機會報答她。她是我在慈航講舍的同學，與我年紀相若，當時她與外婆住在山上的小屋，後跟茂峰法師出家，法號了空，現住在西

方寺的菩提護老院。

我的姑姑了明師父，一生刻苦修行，享年四十八歲。我將火化及安置的事處理好，便下山了。

三、逃難的動盪教書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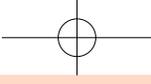
（一）廣西辦民衆補習學校

家鄉的爸爸媽媽看到很多逃難的人經過，心中很掛念，便一直催促我回家。那時東蓮覺苑糧食很困難，佛學班也不辦了，於是我就回去順德了。在家裏住了九個月，很沉悶。我的同學照真法師，她因為香港淪陷而回到自己的家鄉，在順德大良一個名為「聚龍庵」的小廟裏，教十幾個小孩。我和她同鄉又同學，經常有所來往。

梧州西竺園〔註2〕的清涼法師，那時很年輕，請竺摩法師到西竺園開辦佛學班，但是竺摩法師當時在澳門，跟高劍父學國畫，還有工作沒有完成，答應遲一點才到西竺園開辦佛學班。竺摩法師寫信來，派我與照真法師兩人先去，叫我們先辦初級佛學班，等他來再辦高



西竺園（取自網站 97.7.29）



級班，我當時在家裏很沉悶，照真法師也是，覺得教那裏的十幾個小孩子，沒有什麼必要，要教也可以，不教也可以，聽說竺摩法師要去辦佛學班，我們又可以教學相長，因此十分高興，期待竺摩法師儘快實踐這個諾言。

到了1943年（二十四歲），正月，一位年輕比丘幻齋法師，從梧州回到澳門，專程拜訪竺摩法師，竺摩法師便拜託他到我們鄉下來，帶我們去梧州。那時鄉下還是淪陷區，去梧州很冒險，很不容易，要在晚上從九江偷渡過海，到沙坪趕陸路去梧州。到了梧州西竺園，清涼法師大概有不到十個徒弟，叫我與照真法師開初級佛學班，教他的徒弟，我們便編課程來教他們。梧州因為沒有淪陷，生活上糧食等物品都比鄉下好。

後來我覺得這樣教沒有什麼成績，又看到街上很多小孩子，雖然有官立中心小學，可是收容不完，還是有很多孩子在跑來跑去。我就對清涼法師說：「我們兩個人，教您的徒弟都沒有什麼成績，很多很多的小孩子，政府都收不完，很多小孩失學，沒有機會讀書，我們可不可以辦一個普通的小學，收容那些孩子，不是更有意義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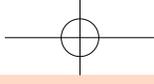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清涼法師聽了也同意，他認識梧州廣西省立中學的何校長及朱主任，他們都是辦教育的，清涼法師就托他們幫忙申請。後來辦學校的申請批准了，叫做「梧州西竺園補習學校」，也批准我與

照真師兩人教書，教的是小學，當時補習學校的制度是：一個學期要教一年的課程，上、下學期的課程要在一個學期內教完；第一個學期念一年級，第二個學期就要念二年級。

清涼法師先備好兩間教室，一間是一年級教室，一間是二年級教室。我專門教一年級，照真師就專門教二年級。本來一班普通是四十人，可是來報名的很多很多，因為教室很大，我們也就儘量收容，所以我那班差不多有七十個人。開學了，一個人負責一個班，一點休息時間都沒有。學校另外請了一位教音樂、體育的老師，是清涼法師的徒弟，音樂、體育課就是我休息的時間，除了音樂、體育課，就沒有休息。

我那班有七十個學生，二年級大約是四十五個左右；來報名的，我們儘量收容。白天上課，晚上回家。西竺園在山上，學生是山下附近的小孩子，中午各自回家吃飯，我們則由西竺園供應飯食，但沒有薪水。我們是在逃難，有飯吃就很好了，我們也喜歡承擔教學義務。

半年之後，一年級就升二年級。有一位東蓮覺苑的女同學張清定來到梧州，我們請張清定幫忙教學，因此三年級也就有人教了。全部三個年級就三個人教，三個班主任。後來照真師得了肺病，又有一位比丘尼智仁師，聽到我們在這裏，也過來了，剛剛好來補照真師的空缺，她也很有興趣教小孩子。



（二）下鄉教書

到了1944年（二十五歲），冬天，政府下令梧州疏散。辦到三年級，我們又要逃難了。

西竺園的當家師，出家前是一位軍官的太太，她很有辦法，也有很多朋友，便帶我們疏散逃難，從梧州疏散，跑到容縣，她的老朋友有一個鹽莊，叫天明鹽莊，那時鹽莊停止了經營，我們全寺十幾二十個逃難的人，便安置到他的鹽莊裏面居住。鹽莊很大，當然我們就要佈置佛堂，也有早晚課誦，做成一個佛堂的樣子。十幾個人，要怎麼樣生活呢？在那個地方，我們又不趕經懺，就做一些手工業。以前的人抽煙，要用紙條燒來吹（現在已經沒有需要了），我們就做那種紙條。買兩個做紙條的機器，大家輪流來做紙條，賺取生活費，我們在那裏住了好幾個月。

1945年2月（二十六歲），春天，遇見一位我曾在東蓮覺苑寶覺小學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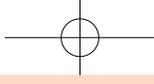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慧瑩長老尼與明聖法師（右二）、昭慧法師（左二）之合照，地點：導師靜居的南投永光別苑。（民國77.4.28）

過的學生，我問這位學生：「現在做什麼？」他說：「我從寶覺小學畢業後，再去念徽遠中學。畢業後，現在逃難來到這裏，有同學介紹我去教書，現在在岑溪縣第二中心小學教書。」我在天明鹽莊很無聊，於是問他：「我在香港，不是正式的教書，可是也教過，可不可以介紹我去教？」這個同學也很好，他說：「我那個學校沒有空缺，我可以請第三科教育科長幫忙，看哪一個小學有空缺，再介紹妳去。」那位科長說：第一中心小學有空缺，可以介紹我去。不久他就寫信來，要我去岑溪縣第一中心小學，他跟那位科長很有交情，所以很容易交涉的。那時國小是初小，從一年級辦到四年級，中心小學則是高小，從一年級辦到六年級。

吃的方面，學校裏中午有得吃，可是人家不能遷就我吃素，我都是用米湯加鹽拌飯吃，那裏沒有另外煮湯，每天都有一大桶米湯放在哪裏當湯喝，也有鹽放在那邊。這位同學在第二中心小學有宿舍可住，可是第一中心小學就沒有宿舍可住，如果要住在這位學生那裏，很早就要上課，走路要走很遠，這樣走路很困難。剛開始教了幾天，天天跑回這位學生那裏住，我教了十幾天，覺得這是一個困難。

這位學生就請教育科長，想辦法找別家有宿舍住的學校，比較妥當，後來找到大隆鄉中心小學，有宿舍，可是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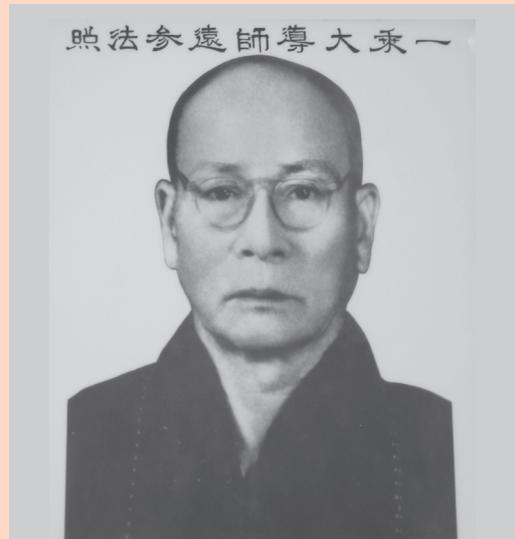
離很遠很遠，那時請了一個挑夫挑行李，我就跟在挑夫後面走，上山下山，下山上山，很辛苦的從天亮走到天黑才到，但是有宿舍比較安定。

那裏全鄉都是姓楊，全部老師也都姓楊，只有我一個姓黃的外姓。學校有很多房間，一個老師一個房間，住處比較安定。可是吃的東西很苦，我吃素，但那裏沒有菜市場，什麼都沒有得買，沒有豆腐也沒有菜賣。那時候學生要勞作種菜，他們不種別的菜，只種苦麥菜，種來給豬吃的，長得很快。老師考試就用秤來秤，誰的苦麥菜重，誰的分數就多。所以我的菜天天都是苦麥菜。校工也很好，天天都煮一鍋苦麥菜，拿到我的房間給我吃，再從大眾的飯鍋舀飯給我，我有米給他，就混在大眾的飯鍋裏一起煮，從春天到冬天都是這樣。

（三）親近遠參法師

1945年秋天，二次大戰結束，已經和平了，可是我這個學期還是要教完。還沒到放假，我就提早幾天離開了學校。校長也很好，准許我早幾天離開。我先回到梧州西竺園，怎麼回去呢？有很多軍車經過岑溪縣城，要求他們行個方便，他們也肯幫忙，可以乘順風車，我就坐軍車回到西竺園，以前一起逃難的那些人也回去了。

回到西竺園，就想要回香港。東蓮覺苑的苑長也寫信來，要我回東蓮覺苑。可是我要從梧州先回到廣州，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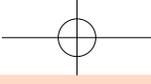
遠參法師法照。（慧瑩長老尼提供之檔案照片）

從梧州坐船到廣州，船是半夜到廣州，下了船，沒有地方好去，回家還要很遠很遠，也不方便，我的同學照真師的師父，法名裕法師父，在廣州有一層小樓，她不趕經懺、不做佛事，專門替人家作衣服，我只好投靠到她那裏。

原來，照真法師與我在梧州西竺園辦民衆補習學校時，於1944年的夏天



口述歷史訪談約一小時後，恐長老尼久坐傷身，因此照慧法師請長老尼漫步於蘭若庭園。在暖陽與花樹下，長老尼繼續談述戰後求法的經歷。（左：陳悅萱，右：何翠萍）。（民國 96.12.12）



得了很嚴重的肺病，裕法師父到梧州，帶她回到聚龍庵，在我們疏散到天明鹽莊時，就聽說她往生了，裕法師父很痛心。與照真法師有這段戰時共住共事的善緣，因此裕法師父待我，好像待她的徒弟一樣。

那時菩提精舍有很多觀本法師的弟子在打佛七（觀本法師是我最早親近的法師，已經往生了），我也就去隨喜佛七。碰到一位東蓮覺苑以前的同學馮慈德也去打佛七，她曾經跟觀本法師學過，也是慈航法師座下的同學，她問我現在做什麼？我說：「無所事事，很無聊。」她說：「你怎麼不去聽經？」我問：「去哪裏聽？」她說：「如來庵啊！遠參法師在如來庵講經。有幾位曾參加抗日戰爭，現在退役的比丘，現在住在六榕寺，遠參法師每天早上為他們講課，下午就在如來庵講經，妳怎麼不去聽？」我說：「我才不去！人人都說他是大魔王，我怎麼好去聽！」她說：「妳都沒有聽過，聽聽再講啊！」

遠參法師很反對現狀的佛教，覺得自己認識的佛法，跟現前佛教的現象，怎麼距離很遠？他也是看到佛教變質，不滿意佛教的現象，因此提倡維新。我觀察他修行是深入修般若，作風很灑脫，但是講經則特別推崇《法華經》，因為法華重視信願，般若重視理解悟證，人的根性很難灌輸般若，因為義理甚深，學般若比較困難，而法華法門重

視信願，比較容易學，也容易引人入門，經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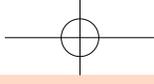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2000年，在馬來西亞森州芙蓉弘法，於維新佛學社為信徒授皈依，這是遠參老法師弟子的道場，其時由黃玉英居士帶領。

馮慈德同學很認真勸我去聽，於是我天天聞法——早上到六榕寺，下午去如來庵，所以跟她也成為遠參法師座下的同學。剛去的時候，聽遠參法師批評中國佛教，心裏很不服氣，還跟他爭辯。那時什麼都不懂，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無慚無愧，當然辯不了幾句。後來覺得他講的東西都很有道理，當時在如來庵，聽了《金剛經》，後來又聽《維摩詰經》，又再聽《法華經》，在六榕寺則聽般若方面的道理。聽了一年半，聽完《法華經》就離開了。

十日斷糧，聞法不輟

那時裕法師父住在光復中路，如來庵在中華北路（現在叫解放北路，如來庵現在也沒有了，因為沒有人支持，後來政府收去做辦公用了），因為距離太



遠，走路鞋子都走破了，所以後來就住在如來庵。當時智通師父住在如來庵，給我一個小小的房子住。那時光復後不久，大家吃飯都很困難，我就從裕法師那裏拿米來自己煮，沒有吃如來庵的。後來以前一起在西竺園幫忙教書的智仁法師也來了，她要同我住，兩個人就一起煮飯吃。我不是裕法師的徒弟，常常從那裏拿米，拿了幾次就不好意思。智仁法師說：「我有一百塊錢的港幣。」我們就跑去買米，但是很快就吃完了。

於是我跟她說：「有人不吃飯都可以的，我們試試看不要吃飯。」兩個人就不吃飯，這樣餓了有十天，我從井裏打水洗澡，每天聽經、寫筆記，還有抄經，都一如平常，沒有改變，旁人也看不出來。智通法師問：「妳們吃飯了沒有？」因為煮飯的地方她看不到，我就



1990年攝於慈航淨院，智海法師是住持（右二），還有瑞深法師的師父智通法師（左二），瑞深法師（左一）其時尚未出家。



長老尼憶述其於遠參老法師座下聞法，因糧斷而十天未嘗進食，晏如也。其大精進力令人肅然起敬。（民國96.12.12）

打妄語：「吃過了。」好幾天都是這樣。後來她再問我，我總是不會講出來，可是她多問幾次，智仁師就講出來了。

智通師哭了，馬上對當家師說：「我們有飯吃飯，有粥吃粥，什麼都分她們一份。」當家師比較年輕，智通師講什麼她都聽，當家師就說：「好！」就讓我們跟常住吃，有什麼吃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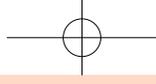
常住也很辛苦，都沒有菜，有一個賣芽菜的，天天把芽菜尾巴那一段切出來送給如來庵，天天煮那個芽菜湯，就是這樣吃，很苦。

這個故事我很少講過。那時我念茲在茲的是「聞法」，很有趣的是，十天都沒吃飯，竟然不覺得苦啊！有人不吃飯也可以，我也來試試看，很開心啊！

四、重返香港

（一）與法航法師的法緣

一年半以後，1947年（二十八歲），我送智仁師去澳門功德林掛單，我則去廣東中山嘉禾鄉中心小學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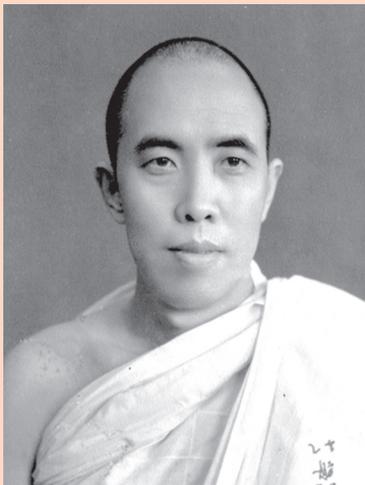


長老尼指著《唯識史觀及其哲學》的版權頁，說明：第一次出版時，書後列名釋儀模及黃本真記錄，而第二次出版時，則改為張儀模和釋慧瑩。其實是同樣的兩個人。差別只是：前者後來還俗，後者後來出家了。（民國 96.12.12）

教了一年，東蓮覺苑的苑長林楞真又寫信來催我回香港，她說我是佛教徒，在外面不適合，應該回到佛教的學校。於是我就回香港，任教於青山佛教學校，從1948年到1958年，總共教了十年，1958年才去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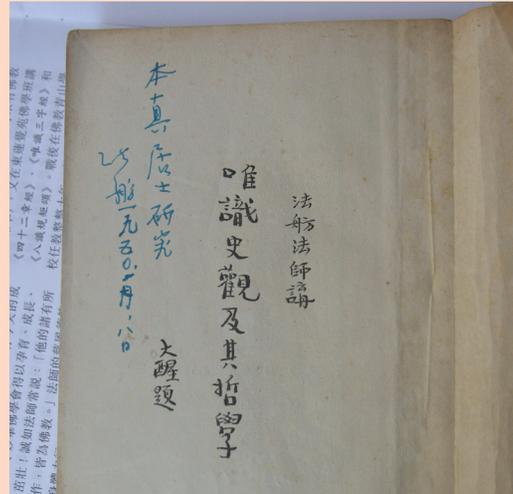
筆錄竟月，手指關節變形

1948年（二十九歲），暑假，我在佛教青山學校教書，暑假親近法舫法師（註3）



法舫法師照片(1904-1951)

一個月，做了一個月的筆記，天天趕給法舫法師看，寫到手指關節變形，到現在都未能平復。除了吃飯、睡覺，不停地寫，後來出版成書《唯識史觀及其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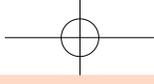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法舫法師於《唯識史觀及其哲學》書名頁簽名並題曰：「本真居士研究」。（民國 96.12.12）

學》，這是法舫法師在大埔碧廬講的。碧廬原本有兩個出家人，他們外出了，交給另一位出家人管，他就將這個地方借出來，大光園的慈祥法師於是請法舫法師前來講《唯識三十頌》。一放暑假，



1948年（二十九歲）暑假，長老尼於法舫法師座下聞法，做了一個月的筆記，除了吃飯、睡覺，不停地寫，天天趕給法舫法師看，寫到手指關節變形，到現在都未能平復。後來出版成書《唯識史觀及其哲學》。（民國 96.12.12）



我就過去聞法，剛剛講完就開學了。那時我足齡二十九歲，虛齡三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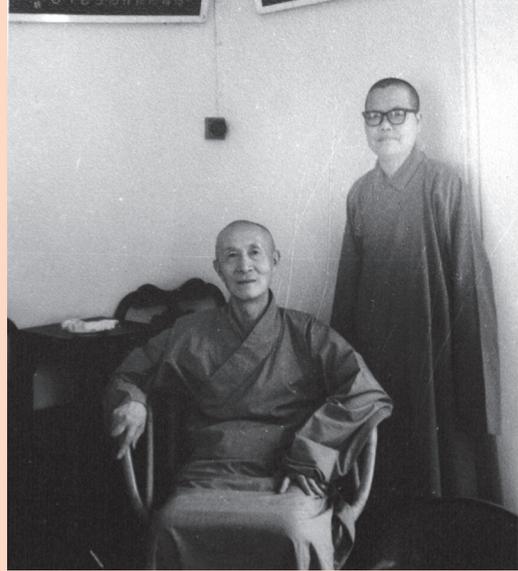
《唯識史觀及其哲學》第一次出版時，書後列名釋儀模及黃本真記錄，而第二次出版時，則改為張儀模和釋慧瑩，其實，釋儀模與張儀模為同一人，釋儀模後來回大陸還俗，改名叫張儀模。黃本真與釋慧瑩也是同一人，這本書最初出版的時候，我還未出家，名叫黃本真，第二次出版時，我已出家。

以前很多法師來講經，我小孩子無所事事，晚上就去聽經。哪位法師來講，我都去聽，聽到哪裏在辦佛學班，我就前去聞法。我本來不是很會寫筆記，可是因為我愛打瞌睡，寫筆記就不會打瞌睡，所以後來我就很習慣寫筆記。

（二）第一次與印順導師結法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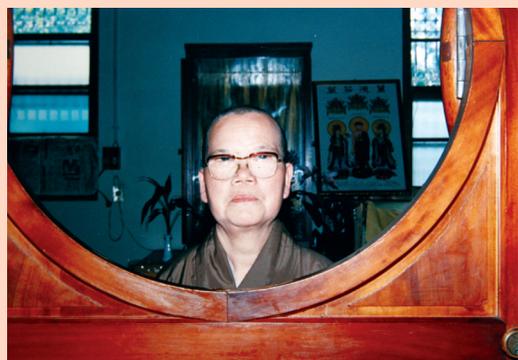
1949年（三十歲），印順導師終於到來香港，還是法舫法師催他來的。當時大陸局勢很緊張，法舫法師一直催導師，告訴導師：「住沒有問題，文慧安頓你住在寶蓮寺」。當初法舫法師來，也是文慧安排他住在寶蓮寺。後來法舫法師去斯里蘭卡，就在那裏圓寂了。

那時導師剛從大陸到香港，我就要林苑長請導師來講經，不是隨便講佛法，而是要請導師講中觀。她就真的請了，於是我請了代課老師代我的課，自己跑到東蓮覺苑住下來聽。我一到，苑長就說：「這一次妳要當翻譯！以前凡是有外省法師來，都是我自己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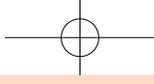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1968年與印順導師攝於寶覺分校。時慧瑩法師在寶覺分校，故印順導師來看慧瑩法師。法師自述云：「妙寶經室初開始，導師也來看我。我在那裡，導師都會來看我。」

譯，可是這次不能，因為我有心臟病，醫生叫我不能太勞心。」我說：「我不能啊！我聽不懂，不會翻譯。」她說：「不可以啊！我已經聽了你的話，你要我請印順導師，我就請了，現在已經請到了，我叫妳翻譯，你不聽我的話怎麼可以！」我是學生，她是老師，也是苑長，老師聽學生的話，學生不聽老師的話，怎麼講得通？我無話可說！



攝於嘉義妙雲蘭若關房門口，年日不詳。



那時導師剛從大陸到香港，在寶蓮寺過了一個中秋，就住下來講中觀。我在課堂上現場翻譯成廣東話，是被林楞真苑長逼出來的。後來我把筆記整理成《中觀論頌講記》。那時沒有錄音機，只能靠筆記，又聽不懂，只能勉強聽，全靠自己集中精神，而導師的口音又不容易懂，因此聞法、翻譯之時，我的精神非常集中。

那是我第一次跟導師見面，第一次聽導師講經，第一次作翻譯。為什麼我要苑長請導師來講中觀？緣自於導師在漢藏教理院的學生文慧。文慧後來還俗改裝，他的師父是大嶼山筏可大和尚，他做小和尚的時候，就是筏可大和尚的侍者，筏可大和尚有四位侍者：柏慧、松慧、初慧、英慧，初慧後來是寶蓮寺的方丈，柏慧與松慧是俗家兄弟，柏慧改名白慧，松慧改名文慧，後來兩兄弟都還俗了，兩人是導師漢藏教理院的學生，學問很好，與妙欽、演培同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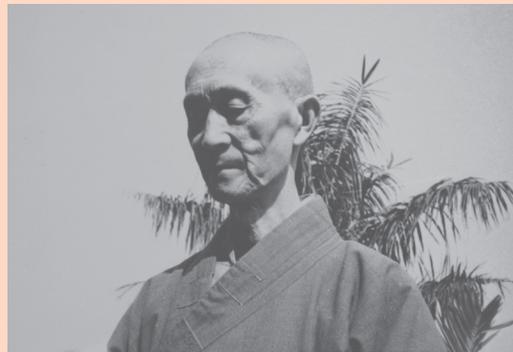
回來香港後，文慧常到佛教青山學校看我，他那時已還俗，但仍住在寶蓮寺的下院，對我非常好，將導師的《金剛經講記》、《般若經講記》以及《攝大乘論講記》送給我。那時《佛法概論》還沒有出版，他也把自己寫的筆記送給我，常告訴我，導師怎麼樣怎麼樣的好，他的中觀怎麼樣怎麼樣的好，我就記住了。所以導師一來香港，我就跟苑長說：「導師不一定什麼時候走，住

多久也不知道，您一定要請導師講中觀。」她對我很信任，就真的請了導師。現在，林苑長已經往生很久了，她一直沒有出家。

（三）前往臺灣，剃度出家

在佛教青山學校教書時，常看《海潮音》以及一些臺灣的雜誌，看到導師的文章，心裏不免覺得：自己這樣教書，不是終身的事情，應該要好好專心地學佛法。而佛法最好的就是印順導師，遠參法師的修行、講經雖然很正確，但是專門推崇《法華經》，攝機不廣，用譬喻來講，就如醫師獨步單方一樣，沒有很善巧的方便，不如印順導師那麼全面，那麼善巧方便適應人間，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去親近導師，才可以弘法。於是辭掉佛教青山學校的教職，準備前往臺灣。

我以前是乙級臨時教師，薪金只有二百四十元。1951年（三十二歲），我報讀在職教師訓練班，1953年（三十四歲）畢業，成為甲級檢定教師，薪金多



這是印順導師大病後從宏恩醫院回來，慧瑩法師在妙雲蘭若替導師照的。印順導師看起來不老，只是因為病後，所以很瘦。



1981年，廣善法師（中排右五）於福嚴精舍晉山（中排坐者：印順導師。中排左一：能淨法師，左五：法振法師，右五：如虛法師。後排立於門正中者：慧瑩法師）。

了一倍，很多人都認為很高薪，都不捨得辭職。但我爲了求法，把這高薪的教職也辭掉了。

青山學校的教職很不容易辭掉，那時要申請去臺灣也很不容易，我1956年申請，沒有申請到，1958年，再托臺灣一位國大代表陳靜濤（香港商人，也是我們的校董），請他幫忙才申請到，同時辭去青山學校的教職，前去臺灣。1958年（三十九歲），中秋初到臺灣，那時候心還不是很定，所以到1959年



民國73年~76年間（精確年份不詳），妙華佛學會參訪團至福嚴佛學院參訪（中排坐者，左五起三人：真華法師、慧瑩法師、昭慧法師）。

（四十歲）才剃度出家。去時是中秋，剃度也是在中秋。還沒有剃度時，我在壹同寺女眾佛學院選一些課來聽，其他時間就自修。導師在福嚴精舍，有時爲福嚴的法師講課，每次他都叫厚德法師下來，要我上去聽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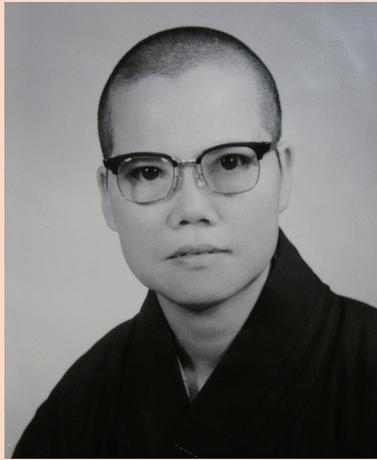
導師看我既不是學生，也不是老師，沒有一個名份，很不好意思，就給我一個「監學」的名義，讓我在佛學院方便一些。其實我不會當監學，這是導師的慈悲，因爲當家師玄深法師當訓導主任很忙，他要我分擔一些她的工作（名義上這樣說）。

我從跟著姑姑，一直到四十歲才出家，因爲沒有找到好師父。出家最重要的是有好師父，還要有好道場；沒有好道場、沒有好師父，那麼即使出家，還是糊裡糊塗。我從小在佛門長大，從沒



與導師合影。時地不詳，可能是民國50~60年。

有發心出家，去了臺灣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在樓下談論這個問題，認爲不出家也可以爲佛教做事，不一定要出家。導師在樓上聽到我們這樣講，馬上下來糾正我們。我就是聽了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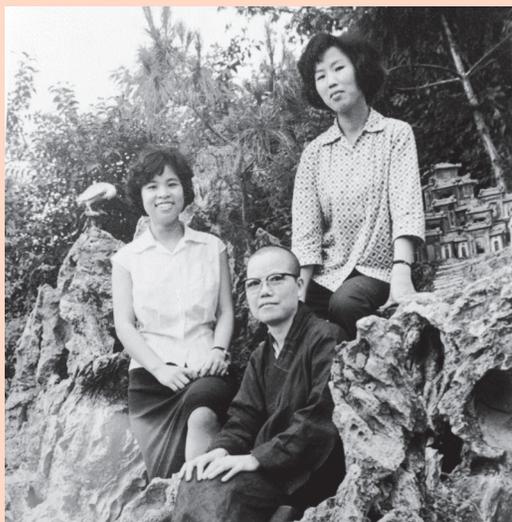


1962年，為了教書，向教育司登記而攝。

師的開示，馬上發心出家。

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中觀、般若，所聽的都是中國佛教的眞常唯心、求生淨土，那時我很會勸人吃素、不殺生、求生淨土，中觀的緣起性空則完全不懂。親近遠參老法師才接觸到般若、緣起性空及《法華經》，跟隨導師才懂中觀的道理。

（四）返回香港弘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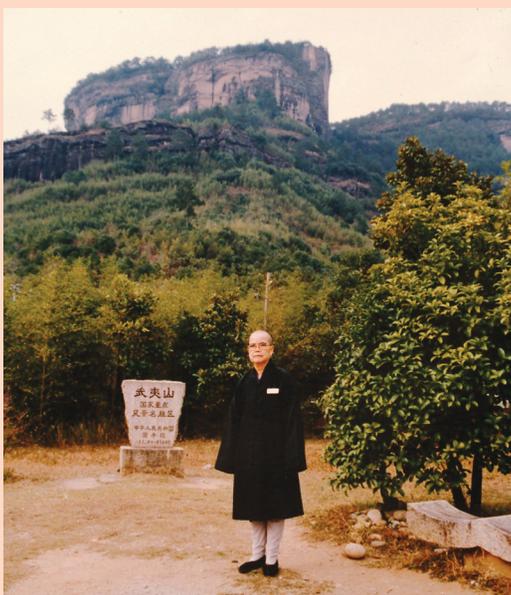
1964年春天到1973年秋天任教于寶覺分校，與寶覺分校的同事合照。

1961年（四十二歲），我回到香港，因為在順德家鄉的母親生活困難，弟弟又沒有能力供養母親，母親寫信來，怪我沒有供養她（母親不知道我去臺灣，又不知道我出家），我不能求護法施主來供養我母親，應該自己供養母親。回到香港，林苑長介紹我到道慈學校教了兩年，後來寶覺分校有空缺，叫我回去，一直教到1973年（五十四歲）8月退休。退休之後，我去歐洲旅遊了一個月，回來後就住在法雲蘭若，直到現在。



與寶覺分校的同事及同事的孩子合照。

1966年，遠參老法師往生，享年九十三歲。他的一些老弟子發願繼續團結師兄弟，宏揚《法華經》以及遠參老法師的思想，於是籌辦妙寶經室。1968年妙寶經室開幕，我從1969年（五十歲）開始，便在妙寶經室講經，輪流講《法華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成佛之道》，每樣都講了三次。遠參老法師喜歡講三小論——《大乘破有論》、《大乘掌中論》、《大乘



攝於大嶼山蓮花石，時間應該是很早。

二十頌論》，我也講了三小論，並講解了導師的《淨業頌》。《淨業頌》的文字比較簡單，但是很重要。

到了1985年（六十六歲），我感覺自己這樣講經，找不到傳承的人，應該要後繼有人，栽培人才，於是發起辦佛學班，希望多一些年輕人來學，繼承佛法。開始先辦初級佛學班，第一年教原始佛教，以《佛法概論》作為內容。進修班則上印度佛教史及中國佛教史各一



妙華佛學會成立典禮。（1988.4.23）

年，接著上大乘三大系：性空唯名、虛妄唯識各一年，真常唯心就在印度佛教史及中國佛教史的課程裏介紹。從1986年一直到現在都這樣，四科輪流講一次，每四年一個循環。妙華佛學班辦到現在已二十多年，初級班是每年辦，共辦了二十一屆，每期都有幾十個人。1987年沒有辦初級班，因為要教進修班的印度佛教史，不夠老師，也不夠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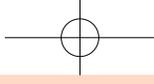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妙寶經室是遠參老法師的弟子創建的。遠參老法師的宗旨是推崇《法華經》，所以，我每個星期天早上講一堂《法華經》，一個半小時，目前全經已經講完三遍了。遠參法師的老弟子，只有請我在那裏講經，他們也不敢請其他



妙華佛學會佛學歷史班第一屆、佛學初階班第三屆結業典禮，攝於妙華佛學會舊址。（1989.12.17）

的法師，怕他們講的是真常唯心，跟遠參法師的思想相違。

遠參法師與導師的思想有兩點相同：同樣不贊同密宗及真常唯心，也同樣重視中觀性空及一乘究竟。他們二人曾經見過面。有一次我去看導師，遠參法師知道我去看印順導師，便說他也特別要



去拜見印老。我去如來庵聽經的時候，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因此年紀比導師大很多，可是他一見到印順導師，就向印順導師頂禮，我不知道他們談了什麼。

人家說遠參法師喜歡罵人，其實他是很謙虛的人。他在法座上不是罵人，而是愛法深切，有些人違背佛法，他才批評他們，他從來沒有指名道姓罵人。

遠參法師是廣東高州人，父母早



在妙華佛學會說法並授皈依（1999.12.12）。

亡，才五歲多的時候，有一位靜齋老和尚，看到他就說：「你不如出家。」便帶他回去，他就跟著老和尚回去出家了，他也很喜歡出家生活。當時他哥哥在外地做生意，回家之後找不到弟弟，旁人便說：「靜齋老和尚把他帶回去了。」哥哥聽到弟弟跟靜齋老和尚去當小



印順導師閱讀《妙華會訊》。

和尚，很不高興，便去把他找回來，回來後在商店工作，也去私塾念了三年古書。可是遠參法師總是不喜歡俗家的生活，於是八歲又回到靜齋老和尚那裏。

遠參法師很聰明，看藏經很快，自己出去受戒參學，親近法師學佛法，到了五十多歲的時候，感覺中國佛教變質變得很多，他覺得佛教不應該是這樣，所以提倡維新。他有一首維新標語：「扶持如來正法，肅清教內邪言，建立佛徒良軌，普遍大地弘揚。」常有人說：



某年在花蓮，農曆八月十五，早上，還沒有吃早餐，慧瑩長老尼去頂禮印順導師。她等書房中沒有其他的人，才穿袍搭衣進去頂禮。長老尼說：「今天是我的紀念日，所以早早來頂禮師父。」剛巧德慈師父進來，一聽到「我的紀念日」，她以為是長老尼的生日（其實是長老尼的出家紀念日），馬上去訂了生日蛋糕。在唱生日快樂歌時，長老尼立於導師身側，接受大家的祝福。（年份不詳）



於華雨精舍與印順導師的油畫合照，年日不詳。

「慧瑩現在弘揚印順導師的東西，不講遠參法師的，違背遠參法師。」我說：「我既沒有違背印順導師，也沒有違背遠參法師，應該講的我就講。」他們都是宏揚純正的佛法，不是自己發明什麼。

妙華佛學會目前是由梁志高及梁志賢兩位雙胞胎兄弟帶領，梁志高擔任主席已經五年多，梁志賢擔任初級班主任，平時常年在嶼山遠參和尚的華嚴閣禪修，星期六下來，星期一上去，也是教禪修，沒有結婚。他們兩人以前作測量員，有一年經濟衰退裁員，梁志高被裁



2004年7月，參觀香港書展（右：澄真法師）。

了，梁志賢也辭掉工作，跑去山上禪修。妙華佛學會的主席是選舉產生的，妙華的性質類似臺灣的財團法人，不能屬於特定私人，而必須是公眾的。大眾聞法，來來往往。我們希望妙華辦得很好，才能利益更多眾生。我年事已長，有因緣希望有出家法師來帶領妙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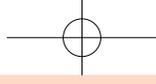


2004年7月，參觀香港一年一次的書展。

五、家庭狀況

1947年（二十八歲），我的父親往生，享壽五十七歲。當年我還在中山縣的嘉禾鄉教書，當時正好是假期，我來到廣州，想去如來庵聽經。我先去探望常去如來庵的屈居士，當我正在與屈居士聊天的時候，有個鄉親前來，告訴我父親往生的消息，我於是馬上回鄉送別父親。

1972年（五十三歲），我的母親在順德往生，我自1956年（三十七歲）回去看過她之後，從此就沒有再看過她，因為那時解放不久，回香港也不敢再回去。我弟弟在外面念書，有一位小母親



慧瑩法師的母親在順德鄉下的老房子。這也是慧瑩法師出生的房子，慧瑩法師令慈已於1972年往生。

生的弟弟在家鄉。原來我沒有弟弟，直到八歲的時候才有一個弟弟，可是沒有養大，生下來不到天亮就死了。古時候的人認為「無後為大」，家中不可以沒有男丁，所以父親娶了小母親；可是娶了小母親，還是沒有生男孩。一直到我十六歲時，母親才生了一個弟弟，當時小母親還沒有孩子，又過了兩年，小母親也生了一個妹妹，後來又生了一個弟弟。

我同胞的弟弟現在在順德大良，買了新房子；小母親生的弟弟，住在順



慧瑩法師的小母親。

德老家的老房子。我父親以前與朋友合作，在廣州開一個餅店。我媽媽跟小母親一起住在順德，在鄉下也是開一個小店鋪。父親從廣州常常寄很多餅回去賣，同時也賣很多小食（零食），因為我的媽媽很會做小食，花生糖、甘草攪等等的零食。我姐姐三十八歲就往生了，我也離開了家裡；後來母親身體不好，我一直未曾服侍過母親，深感遺憾！幸好有小母親照顧我母親，小母親現在也往生了。前幾個月，我的同胞弟弟、弟媳，還有他的媳婦都一起來看我。我弟弟已經七十三歲，弟弟及弟媳都退休了，侄兒在一家無線電公司工作。我從來都沒有眷屬觀念，但他們每年都會來看望我。

【補充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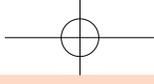
慧瑩長老尼略傳

2006年9月19日第一次訪談錄

■釋昭慧

慧瑩長老尼俗名黃本真，廣東順德人，1919年9月6日（農曆閏七月十三日）生。親母有三個兒女，師排行老二，姊姊三十八歲時往生，弟弟小他十六年。庶母則有一子一女。

1948至1958年，任教於青山的佛教青山學校。1958年來台，親近印順導師，並受命擔任壹同女子佛學院監學。



1973年8月攝於瑞士。

1959年中秋節披剃於導師座下，取法名證信，法號慧瑩。即日同時由演培法師、續明法師授與沙彌十戒。1963年9月於香港寶蓮寺受具足戒。

1960年，壹同女子佛學院學生畢業，台北平光寺原想辦學，請師擔任監學，但因緣未具，辦學不成。1961年1月24日，慧日講堂落成。

1961年8月，海會寺傳戒，師理應與師兄弟同往受戒，但因回港簽證已經延期三次，9月1日最後一日到期，逾期不能返港。而在大陸的母親催逼接濟糧食，非及時回港不可，遂在限期的最後一天回港應急。回港之後，立即應聘為代課教師，以接應母親之所需。直至1963年9月，才有機會參加寶蓮寺戒會，受具足戒。得戒和尚就是寶蓮寺方丈筏可大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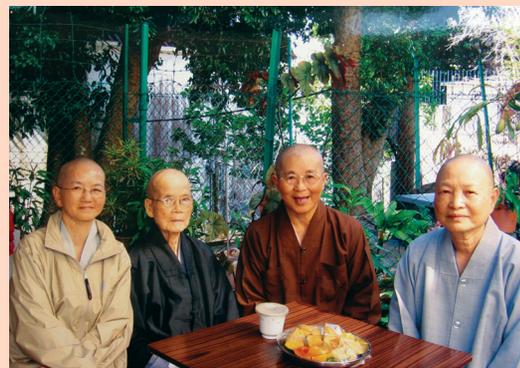
1961年9月，師由台抵港，先在黃風翎中學代課。1962年2月，至佛教所創之道慈學校任教。道慈學校隸屬於道

慈佛社，時林楞真苑長因寶覺分校位於新界元朗洪水橋，一般年輕老師嫌遠，因此向道慈校監請師調換，師乃於1964年1月轉至寶覺分校。迄1973年8月底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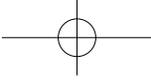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原來，師之親母與弟弟在順德鄉居，師事母至孝，故於香港接受教職，每月寄錢寄藥，奉養慈母。師之慈母並不知師已經出家，在台期間，信函皆由東蓮覺苑澄真法師代轉。母親1972年往生之後，師了無牽掛，因此退休，專志於內修外弘。

退休之後，與澄真法師、黃風翎教務主任一同至歐洲旅行一個月，團友多是同事，旅途愉快！然後於1973年9月來到法雲蘭若，借住一間小小屋舍，並於1975至78的三年期間，於此禁足修行。

法師所住的茅蓬，在法雲蘭若界內。法雲蘭若原在黃大仙處，由於政府徵收用地，乃遷來此間。先是由當家師靈慧法師的嫂嫂一人看守，至1978年尾，1979年初，住眾二十餘人（約25人左右）方纔搬來過舊曆新年。故師駐錫並禁足



明聖法師（右二）與慧瑞法師（右一）來港探視長老尼，左一為法雲蘭若當家師知淨法師。（2007.11.12-14）



此間，較諸蘭若住眾更早了三年。師於此長期駐錫，親見蘭若人事之更替：善明法師、靈慧法師、靈德法師與知淨法師前後擔任當家師。現任當家知淨法師，自小為善明法師培育，並於靈慧法師座下披剃。歷任當家師都有敬法精神，對師多所禮遇，故師三十餘年於此安心辦道，深感三寶厚恩。師感喟云：

「二十幾個住眾，我親見一個一個往生。因此『無常』不用講，看都看得到了。我也不能支持太久了，現在常會喘氣。但我是『廢物利用主義』，主張東西要用到不能再用才丟，人也一樣。因此我還是每週一次下山講經。」

簡樸的生活，是長老尼的養生之道。每日清晨，只要不下雨，長老尼會於蘭若繞場步行十圈。她說：「越不走，就越是退化。」過往與她同登陽明山，即已發現她健步速行，年輕人都跟不上她的腳勁。

講經地點主要在妙華佛學會。自1968年起，師弘法於妙華佛學會，每週六從新界元朗出發，展轉乘車至香港北角的會址講經，週日返回住所。妙華佛學會前身是妙寶經室，由幾位老居士創立。1986年，與大嶼山華嚴閣合併，並於1986年申請登記為妙華佛學會。

長老尼述而不作，部分講經文字已為學生寫成講錄並結集出版。另有講述遠參老法師思想的《維新標語講記》、講述印順導師思想的《淨業頌講記》、

記載法舫法師講錄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記載印順導師講錄的《中觀論選頌講記》等。

註釋

〔註1〕崩大碗是香港一種常見的草本植物。葉似大碗，崩了一角，故名「崩大碗」又名雷公根、崩口碗、止血草、蚶殼草、破銅錢、積雪草等。味甘，性寒，有清熱生津、涼血解毒、活血消腫、清利濕熱等作用。

〔註2〕西竺園在梧州市崗嶺路珠投嶺。是梧州近代最大的佛寺。有門樓、西竺堂、觀音殿、大雄寶殿、廂房等6座磚木結構建築。占地面積1萬平方米。1931年秋，信女妙真勸其夫曾其新捐資建禪院；1935年元月告竣，二月舉行「西竺園佛堂」開光典禮。1944年八月，梧州淪陷，寺內僧伽疏散至容縣避難；1946年返梧重修禪院，舉行息災法會。1966年「文革」開始，西竺園佛事活動全部被禁，佛堂被佔用，佛經被查封。近年維修一新。

〔註3〕法舫法師（1904-1951），河北陞縣人，俗姓王。自幼父母雙亡。民國十年（1921），十八歲，依南嶽是岸長老出家。後投法源寺，依道階法師受具足戒。十一年赴武昌佛學院，親近太虛大師，為該院第一期學僧。曾先後任教於武昌佛學院、柏林教理院、漢藏教理院，三度主編「海潮音」。又主持世界佛學苑圖書館，襄佐太虛大師設立世界佛學院研究部，為其得力助手。曾留學印度國際大學與錫蘭，為出家眾中精通英、日、梵、巴利等數種語文之傑出僧才。三十六年至雪竇寺禮太虛大師舍利，旋繼任雪竇寺住持。因戰事而轉往錫蘭，任教於錫蘭大學，主講中國佛學；暇則遊化馬來西亞、泰國一帶；並專事太虛大師全書之編纂刊行。四十年病逝錫蘭，世壽四十八。著有《唯識史觀及其哲學》，譯有《南傳阿毘達磨攝義論》等書。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佛徒良軌：淨心與利他—慧瑩長老尼開示於遠參老法師圓寂紀念法會

doi:10.29665/HS.200808.0003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何翠萍

頁數/Page：34-4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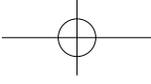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佛徒良軌：淨心與利他

慧瑩長老尼開示於遠參老法師圓寂紀念法會

■ 時間：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三月初九）／地點：妙華佛學會／筆錄：何翠萍

妙華佛學會每年都舉行兩次紀念遠參老法師的法會，一次是生辰紀念，一次是圓寂紀念，每次我都為大家講述遠老法師的事蹟和維新佛學，已經講了六十多次，相信大家都聽厭了，所以，我今天就從自己講起，表明我的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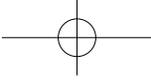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一、遠老提倡維新佛教

我很早已聽遠老法師講經，最早的時候，是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那時我還是小孩子，根本聽不懂，只不過是跟姑姑去佛堂湊熱鬧。真正聽懂遠老法師講經，是在一九四五年以後。

我從小就跟姑姑聽茂峰法師、顯慈法師（黃學仁居士的師父）、海仁法師等有名的法師講經，而觀本法師則是我的開蒙老師。

一直以來，我所聽的都是傳統的中國佛教，都是以真常唯心為主流。當時整個中國佛教，思想理論方面都是真常唯心和本體論，表現出來的形式，走不出祈福、消災、超薦、度亡，多帶有神秘色彩，注重依他、方便、圓融。理論上很深奧，不過，好像千篇一律，沒有甚麼特色，形式上很熱鬧，很多人歡喜，也容易做，同時也得到可觀的利益，但不是佛法的利益，只是世俗的利益。如果依著傳統的中國佛教去做，就會富貴逼人來，獲得很多名利。

遠老法師卻覺得，這些與佛法極不相應。遠老法師具足大智大仁大勇，他看出專門講唯心論、本體論、神秘論，遮蓋了佛教的真面目，長此下去，必定令佛教衰敗，令真正的佛法失傳。能看出這些問題，



說明他有大智慧。因此，他痛心疾首，提倡維新佛教。維新即革命和革新的意思，在那個時代，敢提出改革，需要有很大的勇氣。本來人人都如此，他也可以隨順大眾，為何他要提出改革呢？這就是他的大仁。仁即仁愛，也即是大慈大悲。如果他不提出改革，就會一盲引衆盲，大家就會永遠迷迷糊糊地過日子。由於他的大慈大悲，不忍心衆生顛倒迷惑，不忍心佛教繼續變質，所以，他不怕別人毀謗他是大魔王，也要提出維新佛教。我當時年紀小，沒甚麼智慧，當然不明白這些道理，就算現在，很多成年人也不明白。

二、親近遠老法師的因緣

在抗戰時期，我去了廣西偏僻的鄉村教書，一九四五年和平後回到廣州，暫住同學的師父那裏，等待回香港。當時的鐵路遭到破壞，經常有火車出軌，因此，同學的師父不讓我冒險回港，非要我等到局勢穩定安全才讓我走。正當我無所事事的時候，遇到一位同學，叫我去聽遠老法師講經。那時候，遠老法師每天上午在六榕寺為幾位曾參與抗戰，現在退役回來的年輕和尚講經，為他們講龍樹菩薩和提婆菩薩的思想，講《大乘破有論》、《掌中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經論，下午又去如來庵講《金剛經》。

由於我一向都是聽傳統的中國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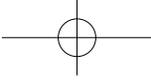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教，曾聽人講過遠參法師是大魔王，超佛越祖，所以，我不想去聽他講經。但我的同學說：「反正你沒事可做，去聽聽也不要緊，他說得正確，你就取，若說得不對，你可以捨。」於是，我就去聽遠老法師講經。開始的時候，我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有時會提出自己以前的主觀思想與遠老法師討論，但遠老法師的辯才非常好，很快就令我覺得自己以前所學的思想很有問題，因而對遠老法師心服口服。

遠老法師講完《金剛經》之後，又講《維摩經》，接著講《法華經》。他講《法華經》的時候，雖然回港的火車已很安全，但我決定聽完《法華經》才走。

香港佛教界有四大王，其中茂峰法師是慈悲王，筏可大和尚是福報王，海仁法師是楞嚴王，遠老法師被譽為法華王。現在法華王講《法華經》，我無論如何，即使生活非常困苦，吃飯也成問題，我也要聽完《法華經》。

三、遠參老法師與印順導師

那時，遠老法師每天講兩次，我整整聽了一年半，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但欠缺善巧。他的思想與整個中國佛教的思想不同，做法也不同，作風更不同。如果我依著來做，別人也會罵我是魔子魔孫。於是，我心裏很煩惱，不知如何是好。



與明珠佛學社同學攝於舊華雨精舍一樓客堂。該次回台時，去興隆寺看昭慧法師。（1983.4.21）

後來，我看到印順導師最早出版的著作《印度之佛教》，也看到印順導師的《金剛經講記》。筏可大和尚的出家弟子，去四川親近印順導師，帶回印順導師所寫的《佛法概論》手稿給我看。這些著作，我看了之後，非常佩服，感到印順導師的思想，與中國佛教思想不同，反而與遠老法師的思想接近，並且有很多共同點，但他不是像遠老法師那樣硬繃繃的，而是很柔軟。

所謂愛之深，恨之切。遠老法師大概是對佛教愛之深，對眾生也是愛之深，但他不是恨之切，而是慈悲之切。他為了挽救佛教、挽救眾生起見，對佛教不正確的現象，不正確的理論，痛心疾首，作出激烈的抨擊。雖然他的思想，他的宗旨，他的見解都很正確，但一般人不願聽，反而覺得他不但超佛越祖，而且是呵佛罵祖，很難接受。

印順導師的思想，與遠老法師的思想有很多共同點，但印順導師的文字語言，理論思想，都比較柔軟，令人容易

接受。如果你不是很有成見，你真正是有求真理的心，你看印順導師的著作，就會覺得雖然與一般思想不同，但你也容易受落。

古語說：「處世樹為模，根穩任從枝葉動；立身錢作範，內方還要外邊圓。」古銅錢是內方外圓的，這裏用內方外圓譬喻我們做人處世，內方是指做人要很有見解，很有正見，很有宗旨。外圓是指要有善巧。遠老法師的見解是正確的，他是根穩，是內方，不喜歡枝葉動，對不合理的現象作出很強烈的抨擊，因此未做到外圓。而印順導師是做到內方外圓，他雖然不想任從枝葉動，但也制止不了枝葉動，最重要的是要自己根穩。他在《中國佛教瑣談》中，所作的批評很柔軟，很圓融，甚至他批評了，讀者也未必能看出，可能有的讀者還會誤會，以為印順導師是在讚歎。其實，印順導師不贊成本體論、唯心論和神秘論，不贊成只顧祈福消災而不顧佛法的正理，他發心出家鑽研佛法，就是



於靜思精舍，大家看譜唱生日歌為印順導師祝壽。（民國 92.9.11）



於靜思精舍，大家看譜唱生日歌、以壽糕祝願印順導師法體康泰，常轉法輪。（民國 92.9.11）

想糾正這些錯誤觀點。

遠老法師和印順導師的動機和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希望大家對佛法有正確的認識，消除錯誤的思想，錯誤的認識，錯誤的作風，實行改革，找出佛陀



於靜思精舍。大家看譜唱生日歌，印順導師看得很專心。（民國 92.9.11）

的真面目，發揚佛陀的本教，讓大家知道甚麼是與佛陀本教相應，甚麼是與佛陀本教相違。他們有這麼大的勇氣和慈悲提倡改革，非常稀有難得，非常值得我們佩服尊敬。

遠老法師十二歲出家，還不到二十歲就去外省求法。他很聰明，辯才很好，很快就當法師，而且受人尊重。他

在五十歲左右提倡維新，一九六六年九十三歲圓寂。也就是說，他在九十年前已提倡維新，可是，在那個年代，又有誰能看出佛教的現象有問題？

印順導師比遠老法師晚一點出家，不過他出家時已看出佛教的現象不對，非要改革不可。所以，他幾十年來，苦心研究，帶病寫作，寫了一本又一本，都是爲了大家得到正見，改變錯誤思想，知道甚麼是正見邪見，這對於「肅清教內邪言」是有幫助的。

四、親近印順導師

我從小就在中國佛教裏長大，一直以來，都是學真常唯心思想，學拜懺、供天、打佛七、普佛，所以，當初同學叫我去聽遠老法師講經，我也不肯去。聽了之後，我是覺得很佩服，但又覺得自己沒有遠老法師那麼大的智慧，那麼大的慈悲，那麼大的勇氣，那麼大的福報（他雖然有福報，但他的生活習慣都很刻苦），我沒法子學他那樣。但我看了印順導師的書，就覺得他圓融很多，柔軟很多，他是「內方還要外圓」那種，而且他是處處引經據典，考據學理，容易令人佩服，他的語氣又柔和謙虛，容易令人接受。

所以我認爲，遠老法師與印順導師，雖然有很多共同點，但有一點最不同的就是，遠老法師很強硬，印順導師則是柔軟善巧。如果我要弘揚佛法，也



要學柔軟善巧比較好，因為我沒有那麼大的勇氣，未能做到被人攻擊，被人辱罵都不怕，所以，我心裏就想，我要學印順導師的理論和方法。我越是看印順導師的書，就越是印證了遠老法師的思想是正確的。我聽了遠老法師所講的，就越是印證了印順導師所講的更加正確，而且，印順導師多了善巧。因此，我決定跟從印順導師學習。那時候，我正在教書，剛從師訓班畢業，由領乙級教師薪水，升為領甲級教師薪水，但我卻棄之如敝屣，把一切放下，去了臺灣出家。於是有的人就在背後說我背棄了遠老法師，去學印順的思想。

三年之後，爲了我母親起見，我從臺灣回來照顧母親。因爲我母親不知我出家，她在鄉下生活得很痛苦，總是說我沒有照顧她。其實我是有托人照顧母親，我自己節儉到極點也照顧母親，只是我所托之人沒有盡責。沒有辦法之下，我只好回來繼續教書，供養母親。本來我不打算回來的，如果不是爲了母親，我不會回來。

五、於妙寶經室說法

後來，遠老法師圓寂前，他的幾位老弟子，黎七姑、許太太、李淑貞、馬太太等人，安慰遠老法師：「您安心吧，不用掛心，我們一定會找個地方，團結其他的師兄弟，弘揚正法。」她們既然這樣安慰遠老法師，所以，她們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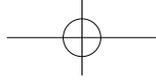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論如何，不管多麼辛苦都創立了妙寶經室。

在她們籌備期間，我本來是不肯參加的，我怕別人說我三心兩意，一腳踏兩船，以前學遠老法師的思想，後來又學印順導師的思想，現在又回來協助老居士們弘揚佛法，護持這個道場。後來，我覺得遠老法師和印順導師這兩位大德，都是有大智慧、大慈悲、大勇氣，是非常難得的僧寶，思想上有很多點都是共通的，動機和目的都相同，可以互相印證，互相發揮，如果用善巧的方法，是可以令衆生容易接受，所以，我才敢接受老居士的懇求，回來護持這個法會，有空就來講經。否則，那些老居士自己讀經，也不一定能明白。

妙寶經室創辦初期，居士們只是在這裏讀讀經，我放假的時候，就來講《法華經》、《維摩經》。後來，妙寶經室和華嚴閣合併，成爲妙華佛學會，辦起佛學初階班和進修班。

六、三乘善巧與一乘究竟

回想我講《成佛之道》之時，有人就批評：「現在妙寶經室變質了，慧瑩法師只講印順的東西，不講遠老法師的思想了。」廣州和馬來西亞很多人也罵我，他們講不需要三乘。其實他們誤會了遠老法師的意思，雖然《法華經》是開權顯實，最後廢除三乘，但我們也要借用三乘來除煩惱，怎可一開始就不要



帶妙華會友參訪印順導師，於舊華雨精舍一樓佛龕前聞導師開示。（民國 76.4.14）

三乘呢？

《法華經》譬喻品明明講，大富長者的兒子在火宅裏玩耍，不肯出來，大富長者進去叫他們出來，他們也不聽。如果他們不出來，就會被火燒死，大富長者只好用三車哄他們出來。兒子們出了火宅，父親不給普通的羊車、鹿車、牛車，一律給最莊嚴、最華麗、最好、最快的大白牛車。大富長者是譬喻釋迦佛，火宅裏的兒子，就是曾發了一乘菩提心，後來畏懼佛道長遠，退心懶惰放逸而墮落了的一乘菩薩。化城品說，不但當時的大阿羅漢是退了心的一乘菩薩，未來世中三乘弟子都是大通智勝佛時代，第十六王子（也即是釋迦佛）教化過的退了心的一乘菩薩。火是譬喻生老病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等種種苦，入了火宅就等於入了三界之中被種種苦所逼。三車譬喻三乘，佛陀教弟子修三乘法，弟子們努力修行，明白空的道理，就可以

出三界，得解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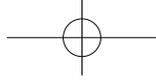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我們如今在三界裏面，有種種的煩惱，如果我們不用三乘法來修行，不修戒定慧，不明白緣起性空的道理，不破我執、常執、法執等種種的執著，不消除種種煩惱，又怎能得解脫呢？我們要出三界，「唯有一門，而復狹小。」這一門是空門，只有從這一空門，才能出火宅，才能出三界，才能斷煩惱。

大白牛車譬喻一乘，釋迦佛的意思是說：我有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他們斷了煩惱，我應該一律引導他們行一乘菩薩道，成就無量無邊功德的一乘佛果。

遠老法師爲了要我們恢復一乘菩薩道，要我們謹記自己是一乘菩薩，因此他把《法華經》中很多「衆生」一詞改爲「菩薩」。因爲方便品一開始就講：「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佛「諸有所作，常爲一事，但爲教化菩薩」，就是爲了教化我們這些從前發了一乘菩提心，又退了心的菩薩。

我們要明白遠老法師的苦心和慈悲心，他在譬喻品裏，把「衆生沒在其中」改爲「菩薩沒在其中，歡喜取著，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苦處升沉，雖遭大苦，不以爲患。」

我們這些退心菩薩，墮落在三界，歡喜取著五欲，以五欲爲樂，即使有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生老病死苦，無論怎樣苦也不厭離，不以爲難



堪，更加不懂求解脫，總希望過一段時間就會變得快樂。

佛在譬喻品裏繼續說：「舍利弗，佛見此已，初作是念，我為菩薩（舊本是「衆生」）導師，應拔其苦難，後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安穩。」遠老法師看清楚佛的意趣，佛來這娑婆世界示現成佛，不是把這些人當作普通的衆生，這些都是佛以前教化過的退心菩薩。所以，佛就教他們拔除苦難，教他們修戒定慧，擺脫煩惱，離開火宅。

「舍利弗，如來復作是念，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讚如來力無所畏者，菩薩不能因是得度。」佛在這裏講得很明白，如果我只是用我的神通力，用我的智慧力，而不用三乘的方便善巧，不用他們喜歡的東西引導他們，遷就他們，他們就不會信，就不肯出火宅。就如大富長者一開始就講，門外有大白牛車，結果兒子們是不會出去的。

佛如果一開始就讚「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如來知見，廣大深遠」，那些急求解脫的衆生，他們不會有興趣。因他們經過長時間學三乘，急求解脫，不會馬上接受一乘法，就不能度化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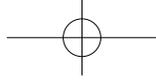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是諸菩薩，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何由能解佛之真實智慧。」他們未能免除生老病死苦，未能免除世間種種憂悲苦惱，不急於得到大白牛車，不急於得到如來無量智慧，只是急於求解脫，只對三乘有興趣，對一乘大菩提法

沒有興趣，又有甚麼辦法教他們修佛的真實智慧（佛的真實智慧代表佛的無量功德）？所以，佛就要用三乘法來引導他們。

由此可知，佛不可以不用方便，不可以不說三乘。如果沒有方便，就沒有善巧，沒有善巧，就度不了衆生。有的人以為，學一乘就不需要三乘，這是非常錯誤的。如果真的程度很高，則不需要學三乘，但有誰的程度高得不用學三乘法呢？

我曾經寫過四句話：「一乘為標的，大乘能普濟，道品以治病，權實隨所宜。」我們的目標是一乘，一乘無量功德的佛果為最高的目的地，而大乘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可以普濟一切衆生。如果連大乘的程度也未達到的時候，就要用三十七道品去止息我們的妄想、邪見、執著，消除我們的煩惱，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是可以對治我們的煩惱病、散亂病、邪見病，可以令我們恢復健康。所以，我說「道品以治病」，按著我們的程度，應該用權就用權，應該用實就用實。

若在時間上、程度上未能接受實，就要用權，就如火宅裏那些兒子們，如果對他們說：門外有大白牛車，叫他們出去，他們不會出去的。但對他們說：門外有三車。他們就馬上「競共馳走，爭出火宅」。但如果弟子的程度已很



高，就如佛世時的弟子，他們已經領悟佛所說的道理了，已經斷了煩惱，佛就要「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佛就要正正直直，坦坦白白，老老實實，放棄方便，只為他們說一乘無上佛道，教他們行一乘菩薩道，要他們恢復一乘菩薩的本位。這就是開權顯實，也就是《法華經》的宗旨，首先為實故施權，為引導他們入實，但不是永遠施權，等他們的程度高了，煩惱薄弱了，可以接受一乘的時候，就要開權而顯實。這就是佛度眾生的步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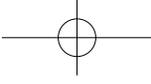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我們雖然以前發過菩提心，但現在退心墮落了。我們要反省一下，問一下自己，有沒有煩惱？有沒有執著？有沒有種種壞習氣？誰敢告訴我，他沒有煩惱？就是少一點煩惱已經很好了，我自己就有很多煩惱，所以，怎麼可以不修戒定慧？怎麼可以不利用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這些通通都要用，只不過，在大乘來講，這些是助道品，幫助我們行道，大乘是以六波羅蜜為正道。以遠參老法師的講法，還有一乘菩薩道，等我們見到釋迦佛的時候，釋迦佛會為我們講一乘菩薩道。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未曾夠資格知道。我們現在不知道，就要行六波羅蜜多。因為《法華經》裏叫我們流通《法華經》，兼行六波羅蜜多。當我們未具足六波羅蜜多的時候，知道自己散亂，就要修數息觀，發覺自己執著，就要修因

緣觀，這都離不開修三十七道品。以上四句是我自己領悟出來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七、遠老亦重視性空學

我們要知道，在《法華經》裏，佛「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佛施設三乘，意趣是為一乘。但眾生不知佛的意趣。而遠老法師深深體會佛的意趣，所以他特別推崇《法華經》，這是順佛的意趣。但遠老法師也很重視中觀，他在廣州講過三小論，也講過《中論》、《百論》、《十二門論》、《金剛經》、《維摩經》，這些經論全部都是講緣起性空的道理。

而《法華經》雖然是以一乘佛果功德為目的，但也是以性空為基礎，譬喻品說，「以佛教門，出三界苦」，出了火宅露地而坐，見寶塔品講，佛塔現前，上升虛空。這些是表示空，象徵了以空為根本。所謂「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沒有空義，我們沒有辦法行菩薩道，別說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別說三大阿僧祇劫行菩薩道，就是三個月、三天、三個小時也不行。只要有執著，煩惱就會生起，就會退心墮落，這怎能行菩薩道呢？所以，如果佛不施設三乘的方便，當時的佛弟子就無法接受佛法，末世的佛弟子更加無法接受佛法。不過，我們要分別出甚麼是方便，甚麼是真實，甚麼是邪，甚麼是正，甚



麼是真，甚麼是偽，要知道佛的意趣，一方面要斷除自己的煩惱，一方面要依著佛的意趣，發大菩提心，行一乘菩薩道。

我們修學佛法，不要總是計算著自己學了多長時間，有多少功德，如果一計算，就會執著，就不能繼續修學，那些功德就會漏走了。我們學佛，是需要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因為世界無盡，衆生無盡，我們行菩薩道也是無盡的。我們皈依三寶時就開始發四弘誓願：「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所謂食不計數，行不計路，但問耕耘，莫問收穫。凡是發菩提心的人，都不應計算，不應只為福報，為私人的利益而行善，一定要無所求地行菩薩道。雖然是無所求，但只要你有耕耘，將來一定有收穫，功不唐捐，不會虛廢。所以，我們要勤修戒定慧，努力利益衆生。

八、佛徒良軌：淨心與利他

現代人的潮流思想也很進步，處處講要關懷社會，關懷全世界。而佛教講關懷一切十方世界，關懷一切法界，關懷一切衆生。雖然我們的能力有限，做不了多少，但我們也要隨分隨力去做，盡心盡力去做，處處為衆生著想，為拔衆生的痛苦設想，用大慈大悲的心去憐憫衆生，不可以為自私自利設想。

遠老法師說的「建立佛徒良軌」，

「軌」是軌則、模範的意思。我們佛教徒怎樣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模範呢？這就要像印順導師所說的那樣：「淨心第一，利他為上。」也即是要修戒定慧，令自己的心清淨，消除煩惱，消除自己的壞習氣，破除邪見執著。如果我們的心不淨，表現出來的行為就都是不淨的。如果我們的心清淨了，利他就不難了。其實，利他也可以幫助我們淨心，我們處處為他人利益設想，不為自私自利設想，心就會越來越清淨。

一般人都說聲聞人是自了漢，其實他們不是一般的自私自利，不過他們以為斷了煩惱就得解脫。但以菩薩道來講，不但要修五戒十善，要修三十七道品，還要修六波羅蜜多，菩薩不取果位，不以取得阿羅漢果位為究竟。

印順導師在《成佛之道》上說：「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乘。」菩薩要修一切善行，五戒十善，乃至三十七道品、六波羅蜜多，這些就是「一切行」。菩薩要善巧去修，不執著去修一切行。也即是說，一切善行都要修，「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如果你的志願是修一乘，那麼，一切行都歸入成佛之一乘功德，一乘菩提。

佛沒有說過不需要三乘，修善行是最好的辦法，我們要時常為他人設想，要關懷痛苦的衆生，憐憫痛苦的衆生，要關懷社會，要用平等心和大慈悲心來利益衆生，這才合佛的意趣。我們現在



的能力有限，就要努力學習，努力實踐實行。不要因為自己做了少少，就以爲做了很多，就感到很滿足。有這種想法只會退步，不會進步。

大家如果讀過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就知道，印順導師也是講成佛一乘是最究竟的，這與遠老法師推崇《法華經》是相應的。印順導師說：「真正的修行，應該是無限的奉獻。」他還說：「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爲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這就是但問耕耘，莫問收穫，就是無盡的奉獻三寶，奉獻衆生，這就是一乘思想，表明他就是一乘菩薩。

龍樹菩薩說過：「講到成佛這件事，應該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小心小量。如何用這小心小量來談成佛的無量功德呢？」印順導師很喜歡引用龍樹菩薩這句話。由此可見，印順導師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已經是一位真真正正的活生生的一乘大菩薩。

我今天趁著紀念遠老法師，古今一齊稱讚，讚歎這些大德僧寶的功德，我們應該佩服他們，學習他們。同時，我趁著今天這個機會，表明我的立場，我沒有背棄遠老法師，也沒有三心兩意。我希望大家能體諒我的心情。

謝謝大家！



——刊於二〇〇八年三月《妙華會訊》

法界出版社新書出版訊息



《佛教後設倫理學》

內容簡介

本書上編為「理論篇」，本諸佛教文獻，針對種種佛教倫理學的「後設性」問題，逐一而作「形而上的進路」或「語言上的進路」之探索。下編為「應用篇」，所關心的應用倫理議題，較集中在胚胎、胎兒、動物與女性的現實處境與道德地位。這不純粹是來自「學問的興趣」，而是作為知識份子、宗教師與社運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使然。

教材介紹

- 作者：昭慧法師
- 全書：524頁
- 訂價：520元
- 出版日期：二〇〇八年五月
- 出版：法界出版社
- ◆電話：02-87896108
- ◆郵撥帳號：15391324 法界出版社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妙華佛學會創辦人物誌－釋慧瑩長老尼

doi:10.29665/HS.200808.0004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陳瓊瓏

頁數/Page：44-4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妙華佛學會創辦人物誌

釋慧瑩長老尼

■ 陳瓊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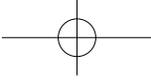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長老尼率妙華會友蒞臨本院（左二：楊福儀，右二：陳瓊瑾）。（民國 88.12.25）

釋慧瑩長老尼，祖籍廣東順德縣，俗姓黃，名本真，1919年9月6日誕於順德龍江之麥朗鄉。父於鄉鎮間經營一小舖（類似小型士多store），母於少時因為小舅不肯上學而要陪弟讀書，所以亦得於私塾中學會認字，所以小店由母親負全責。母誕二女一子，師居次女，長姊於38歲早逝；庶母亦誕一子一女。

師有姑姑，早年遠赴香港，為盧家昌居士自設佛堂（法源堂）服務，兼照顧盧太夫人，並負責早晚課誦及佛堂香燈，以此因緣深信佛法，吃素修行。1924年師5歲，祖母去世，姑姑回鄉奔喪，勸家中眾人一同茹素四十九天，功德迴向祖母，但眾中無人肯認同，只有師一人自願和姑姑一齊食素。四十九天後，師已習慣了素食，葷雜竟不能入口下嚥，此後開始茹素。

1925年師6歲，在鄉間入學讀書。1928年師9歲，生母由於家務繁忙，有感難於照應葷、素兩餐，勸師不如放棄吃素，師遂請求母親，不如讓自己赴香港跟隨姑姑，這樣即可繼續吃素而無須增添母親家務負擔。母親不置可否，因父親當時也在廣州做事。這年暑假，姑姑回鄉時，師亦跟隨到香



慧瑩長老尼九秩嵩壽紀念專輯

本期專題

港，在盧家佛堂暫住；是年茂峰法師到港弘法，故此皈依茂峰法師。父親得悉後，曾到香港擬帶回鄉，但與姑姑商談之後並未強行攜返。

1929年，有熱心居士禮請張秀波居士（即後來之觀本法師），在香港堅道26號講經，時師10歲，亦得隨同讀經、認字。1930年師11歲。張家在澳門有一座很大的房舍，由張秀波居士送出與佛教中人合作改辦為十方叢林，後來何張蓮覺及林楞真兩位女居士亦發心護持。同時在林內開辦寶覺義學，叢林則由年青的觀志法師任方丈，施設規模完善，大小職事俱備，是為澳門佛教十方女眾叢林，全名應是「無量壽功德林」。

張秀波居士自動發心在該林開辦佛學院，栽培尼眾，師亦隨同年青尼師了修一齊赴澳門，入讀佛學班。其時功德林常住超過百人，師則被安排為觀志法師當侍者。叢林規矩，每人必要有職位，因為年紀小，不堪任其他的職事，而侍者的工作，每天只須為方丈打燈籠於早殿前拜四聖，然後上殿；早餐、午膳前照例出食（施給孤魂野鬼），及於做晚課時放蒙山施食（這算是最輕微的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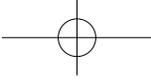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在澳門學習一年半後，佛學院停辦，師回港，每天晚上到堅道的香港佛學會聽經。該會常年講經不輟。1932年師13歲，時何東爵士的夫人何張蓮覺在新界青山設寶覺佛學社，辦佛學班，招收20位女宿生，師亦至此入讀。佛學班開學後，



長老尼率妙華會友拜會證嚴法師合照（前排左一：陳瓊瑾，左四：楊福儀，右二：余秀英，後排右三：勞海新）。

由於當時青山地處偏僻，時有山嵐瘴氣，許多女生不服水土而引致瘧疾、發冷。何張蓮覺夫人見眾人病情嚴重，決定另覓新址，然後在香港跑馬地籌建東蓮覺苑。1933年跑馬地東蓮覺苑建成，遂將青山寶覺佛學社佛學班全部搬回香港島。此後師一直在東蓮覺苑學習。

1939年師20歲，姑姑不服荃灣水土，師陪伴姑姑離開東普陀，到大嶼山鹿湖一間由居士辦的靜室慧修院養病。不久，慈航法師亦到鹿湖，先在慧修院講《楞嚴經》，之後在隔壁竹園，設慈航講舍，講授唯識及因明，參學者多為尼眾，師亦得以參與聽講。約八個月後慈航講舍搬到新界大埔碧廬，經會繼續。慈航法師指導，聽講者須輪流參與佛學講座練習；講習內容由慈航法師指派，練習演講。1940年，慈航法師隨太虛大師東南亞訪問團出國，離港他往。這時，師在東蓮覺苑的同學大部份去了澳門功



德林，隨竺摩法師受學，竺摩法師在此講《八識規矩頌》、《解深密經》等經論。於是師亦到澳門功德林，加入學團，眾同學均甚表歡迎。約年半後，竺摩法師離開功德林，師回港東蓮覺苑。

1941年師22歲，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居士，請師在苑內開課講授佛學，因利承便，師遂為甲班開講《八識規矩頌》，為乙班講《唯識三字經》，這是師講授佛學的開始。師晚間則到華南醫學院學中醫，新學年9月開始，至12月，才剛三個月，香港淪陷，所有學校皆停學。眾在淪陷區生活。

1942年三月，師接到通知，姑姑在大嶼山病重，手腳腐爛。其時世亂，交通不便，師與一尼師搭乘小艇同赴大嶼山東湧，上岸後再步行至鹿湖。當時淪陷區生活非常艱苦，日本政府實施糧食配給制，師須自己擔載糧食、草藥等物，到鹿湖服侍姑姑。十天後，姑姑辭世，鹿湖一帶眾尼師幫忙為姑姑辦理荼毘等後事，時師23歲。

香港淪陷後，師父母在鄉間見許多難民回鄉，亦非常擔憂師的安危，故此數數寫信催促師回鄉；待姑姑後事辦理妥當，師亦回順德，與父母、姐弟等共住。一家團聚，應屬可喜，但師不習慣，頗覺煩悶！

1942年12月，得澳門竺摩法師通知，將遣一比丘幻齊法師至順德，請師與同學照真法師到廣西梧州西竺園辦佛

學初班，自己稍後亦將趕到梧州開辦高級班。1943年農曆正月，師與照真法師、區女居士，師有表弟十幾歲，亦願與師同往，一眾人等由幻齊法師帶路出發往廣西。當時由於廣西仍未淪陷，日軍在淪陷區管制甚嚴，所以眾人必須偷渡出境，由九江過沙坪出淪陷區過廣西。一行人等幾歷風險後卒平安抵梧州。

西竺園由妙真、妙觀兩位尼師創辦，禮請清涼法師領導，妙真師當家。當時住了十幾位帶髮修行的年青女居士，清涼法師為了她們的教育問題，故此開辦佛學班。師到西竺園後，看見附近山上鄉下許多小孩子沒有機會上學讀書，於是與清涼法師建議，不如開辦小學可以造福更多小孩子。於是清涼法師與梧州公立女子中學校長及教育部等商議後，得到國民政府批准，成立梧州西竺園補習學校。

師與照真法師註冊教書，開辦小學課程，收容附近的失學兒童，一開始就已經收生七十多人，然後仍陸續有小孩子來報讀。1944年夏，梧州亦被戰火波及，時有飛機轟炸，不久亦要疏散。西竺園眾人皆乘船逃難至容縣，在此亦設置佛堂，早晚課誦照常。1945年三月，有香港寶覺學校舊女學生至廣西教書，在容縣遇師並請師到廣西岑溪縣大隆鄉中心小學教書，師應允。岑溪地處廣西山區，窮鄉僻壤，全校只有師為外鄉人，全鄉皆楊姓。

1946年1月，上學期考試完了，師辭職回港。因為當時戰爭已經結束，國內及香港皆宣佈和平，東蓮覺苑林楞真苑長多次去信廣西催促師回港，等不及結業禮，於46年1月春節前，師離開廣西乘船至廣州。船抵廣州時為半夜，師乘黃包車至西關光復中路裕法尼師處（同學的師父）投宿。由於和平初期，治安未靖，九廣鐵路火車經常出事，裕法師父擔心師安全問題，遂留師暫住，待路途太平才准許師回港。

滯穗期間，觀本法師亦在廣州逝世，師往拜祭，遇一友人告知遠參老法師在廣州如來庵講授佛經。當時如來庵釋智通尼師，禮請遠參法師在如來庵講經；另外，由於戰事結束，許多北方年青比丘志願軍復員等待還鄉，遠參法師亦在廣州六榕寺為他們開辦短期佛學經會。由此師得以在如來庵及六榕寺聽遠參法師講《金剛經》、《維摩經》、《法華經》。不久師為了珍惜時間，亦搬到如來庵居住，方便聽經及做筆記。在來如庵，遠參法師特為青年輩增加課程，講授《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大乘二十頌論》、《大乘掌中論》、《大乘破有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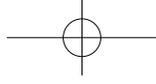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光復伊始，普遍生活艱難，在聽《法華經》期間，因道糧不濟，師與智仁同學，為法忘軀，秘密絕食十天，面不改容，後經智通師識穿，請當家師允許以後隨常住大眾一起受食。

1947年夏，師28歲。遠參法師停止在如來庵講經，師送智仁尼師往澳門功德林掛單。在功德林遇一友人，請師到中山縣嘉禾鄉教書，師應允，暑假後到中山縣教小學。是年師的父親在順德鄉間去世。同時，多年的親教師靄亭法師亦在港圓寂。

在中山縣教書期間，東蓮覺苑林苑長仍多番去信催促師回港。1948年暑假，師回港至佛教青山義學教書。青山義學為青山眾道場合辦（林苑長指導及策劃），乃不收學費的義學，因為戰後社會百廢待興，人民生活艱苦，小孩子讀書不容易，故此許多慈善團體都興辦義學。

初時青山義學只有師與商靜波女居士兩位教師，都以服務為重，不計薪酬微薄。稍後由校監筏可大和尚籌建新校舍，學校搬遷後加以擴充，並於1952年改為政府津貼學校。師則接受兩年師訓班教育，每周到元朗中學及葛量洪教育學院上課，兩年後師訓班畢業，師轉職為甲級教師。自1948年至1958年間師在青山義學教書。

1949年暑假時，法舫法師在新界大埔碧盧講《唯識三十頌》，師為法舫法師做筆記，後來印成《唯識史觀及其哲學》。不久印順導師亦到碧盧訪晤法舫法師，師在此認識了印順導師，並知道印順導師精通三論義理，講授出色；於是建議林楞真苑長禮請印順導師到東蓮覺苑講



《中觀論頌》。1949年9月整月，印順導師每晚都到東蓮覺苑講《中論》選頌。從1949年至1952年，印順導師在港其間，由於仰慕導師高風故，師常常拜訪印順導師，直至52年導師離港去台灣。

1958年師39歲，知道印順導師在台灣興辦各種佛教事業，其中在新竹縣建設福嚴精舍並辦新竹女眾佛學院，師決定去台灣親近印順導師。當時福嚴精舍是男眾道場，印順導師又借用山下之壹同寺再辦了新竹女眾佛學院。師到台灣時就住在壹同寺，有時到山上福嚴精舍聽印順導師講課（特為比丘法師講的課），其間於壹同寺女眾院任監學一職。1959年師40歲，捨俗出家，禮印順法師為剃度恩師，同時由演培、續明二法師為授沙彌尼戒，法號（內號）證信，別字（外號）慧瑩。1958年至1961年，師在壹同寺新竹女子佛學院任職。

1958年師決定去台灣時，本來不打算再回香港，但由於母仍在順德鄉間，生活艱苦，需依靠師在港接濟。1961年9月1日，回港證件到期，師不得不及時離台回港，竟來不及在台灣受戒。

1962年初，春節過後，為了繼續供養母親，經林楞真苑長介紹，師於道慈佛社九龍學校再執教鞭。1963年九月向學校請假，到香港大嶼山寶蓮寺受具足戒，禮筏可大和尚為得戒和尚。由於當時學校准許假期只有七天，幸得戒壇通融，特准延遲報到，得以完成這件大

事。一星期後師戒期圓滿，再回道慈小學教書，至1963年尾。1964年1月，東蓮覺苑在元朗洪水橋的寶覺分校極需師回校執教，遂與道慈學校商議，將寶覺分校一位女老師與師互換，可以讓師回洪水橋寶覺分校任教，後來並昇任校長。

1972年師53歲，母親在順德鄉間去世。供養母親的責任卸下以後，師於1973年決定提早退休，可以專心過其出家人的修行生活。是年8月，師放下小學校長職責。其時九龍黃大仙區有佛教道場法雲蘭若，師與住持靈慧尼師相熟；知道法雲蘭若有一空置道場位於沙田大圍區，於是與靈慧師商借沙田法雲蘭若一隅清修。靈慧師極為歡喜，病中仍親自乘坐計程車從九龍到沙田法雲蘭若，為師安排打點。蘭若一隅有空置小雜物房，待清理及維修好後，1973年8月師遷入居住至今。

早於1966年遠老法師圓寂後，師仍在元朗洪水橋寶覺分校時，一天來了幾位女眾居士：黎玉泉、許陳蘭、李淑貞等人，皆為遠參老法師弟子，懇請師一齊組織佛學社以繼承遠老法師遺志，宏揚一乘佛法。師顧慮到自己是印順導師弟子，恐怕會惹來誤會，加上當時在學校的工作亦十分繁忙，所以拒絕了她們的請求。但是眾女居士卻並不氣餒，再三番五次到洪水橋學校，請求師幫忙。幾經思量下，比較遠老法師與印順導師思想並無太大分歧，二人所主張為佛教為眾生的動機亦

無抵觸，師終答允了眾位居士的請求。

1968年妙寶經室成立以後，師每個星期日皆到北角堡壘街妙寶經室講經。

《妙法蓮華經》、《維摩經》、《金剛經》、《心經》等皆先後講授三次，另外又講授《大乘二十頌論》、《大乘掌中論》、《大乘破有論》及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亦講三次。

1973年十月，明珠佛學社黃家樹校長亦禮請師為明珠佛學社佛學初階班擔任部份課程，至1974年。1975年，師發願閉關三年，當時由隔壁妙園當家師派人送飯玉成師願。閉關後未及半年，師即發覺左手上臂生一腫瘤，眾人懇請必須延醫治療，因此，不得不開門出關，改為禁足三年。期間規限每月仍到北角妙寶經室講經一次。至1978年尾開禁後，到台灣台中華雨精舍小住廿天。後於1983至1986年再為明珠佛學社佛學初階班及經論班講授佛學。

1986年，師有感於宏揚佛法必須後繼有人，遂於妙寶經室開辦各種佛學課程，栽培後學。其後妙寶經室與華嚴閣合併組成妙華佛學會。

除了在香港接引後學外，於1994年開始，師每年皆應內地佛子所請，為順德、番禺、廣州等地有志向佛者授三皈或五戒；2000年11月應馬來西亞華僑所請，赴芙蓉為當地華僑講授佛學；可以說，師由童年至老年，未嘗一日離開過佛教經論及生活。此外，師經常往來



2000年11月，長老尼蒞臨馬來西亞森州芙蓉弘法，維新佛學社友獻上花鬘。



2000年11月，長老尼蒞臨馬來西亞森州芙蓉弘法，維新佛學社友接機。

台灣與香港，仁風亦曾澤及寶島，檀施慈濟醫院及佛教弘誓學院等。師生活自奉極儉，所有弟子的供養，皆全部以個人名義樂捐各種慈善團體或佛教慈善事業。師每每表示：自歎福德未具，不敢受施，用以輾轉捐獻，能令施者廣種福田，更為理得心安。◎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慧瑩法師與妙華佛學會

doi:10.29665/HS.200808.0005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楊福儀

頁數/Page：50-5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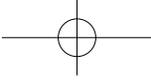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慧瑩法師與妙華佛學會

■ 楊福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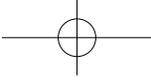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作者楊福儀與慧瑩長老尼合影於北角妙華佛學會。(1993.7.28)

妙華佛學會的緣起

在修學佛法的歷程上，最難能可貴的是接觸到一個弘揚正法的道場，可以親近師長善友，培養正知正見。妙華佛學會是一個純粹為弘揚正法而設的非牟利慈善團體，堅守著佛教質樸清淨特質的作風。我們一班弟子，多年來受到慧瑩法師的法乳深恩，有一個共同心願，就是竭盡所能護持正法，令正法長久持續，遍布人間。為了讓會友大眾以及日後有緣加入本會的人士對妙華佛學會的運作、宗旨和特色有一個明確的了解，我特意撰文，為大家介紹妙華佛學會的緣起和目前運作情況，並為大家概略描述慧瑩法師的生平，其中包括法師的思想啟發、出家因緣、對佛法的體會及對妙華未來的期許。我衷心希望會友同學看完此文後，能夠體認到妙華特有的精神與慧瑩法師慈悲的菩薩行願。

妙華佛學會的前身

談及妙華佛學會的緣起，必須從它的前身「妙寶經室」講起，因為妙華佛學會是在一九八六年由「妙寶經室」和「華嚴閣」兩個道場合併而成的。所謂「法不孤起，仗緣方生」，佛學會的誕生是



慧瑩長老尼九秩嵩壽紀念專輯

本期專題

依賴衆多因緣條件而成的。

妙寶經室的創立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八年，由遠參老法師的一群老弟子——黎法乘居士、許陳法耀居士、李道成居士等籌辦的。她們集資買屋建會址，並誠意邀請慧瑩法師參加，定期講經說法，領導衆弟子。成立「妙寶經室」的目的是爲了紀念遠參老法師和存持遠老法師所提倡的維新佛教。「維」是維繫，「新」是刷新。依遠老本意，「維新」應有兩層意思，第一層其實亦可說是維舊，目前的佛教已經變了質，應要刷新，使之回復原來純一無雜的真面目，即是以純淨謂之新。另一層意思，《法華經》爲暢佛本懷之最後說爲最新，應廣大弘揚，普令一切人皆知佛的意趣而發大菩提心，即是維繫佛教的常新。

遠老法師對當時佛教內部的變質感到痛心疾首而誓言要「扶持如來法」，他窮畢生的精力宣揚正法，由於他特別推崇《妙法蓮華經》，對經的宗旨和內容有深刻體會與獨特見解而被譽稱「法華王」。「妙寶」這名稱是順應遠老法師尊重一乘妙法而安立的。遠老法師是在一九六六年農曆三月初九圓寂，世壽九十三歲。他的精神由妙寶經室的創立而得以延續。

至於華嚴閣，是遠老法師最早作爲自己修行的道場。華嚴閣位於大嶼山地塘仔，它的名稱並不是取自中國大乘八宗之一的華嚴宗，因爲遠老法師對真常

唯心思想的華嚴宗不表示贊成，而華嚴閣的名字是取材於《法華經》。在《如來壽量品》中有三句：「園林諸堂閣，種種寶莊嚴，寶樹多華果」，在每句取一字而成爲「華嚴閣」這名稱。這境界是描寫一乘淨土的環境。

其後華嚴閣交由寬志法師等數人主持事務，而這道場就秉承遠老法師的遺志，長期提供衆弟子一個靜修的地方，令弟子們有適當的環境，遠離喧鬧，精進修行。寬志法師更將華嚴閣註冊爲有限公司，意屬大衆所有，並懇請慧瑩法師出任董事。由於與妙寶經室有同一宗旨理念——是純粹弘揚佛法而設的道場，加上會友屬同一群人，寬志法師提出合併的建議，獲得會友的同意與支持。召開大會之際，得到衆多年青居士發心參與實際工作，積極進行有關合併各項事務。通過種種的因緣，妙華佛學會便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了。

「妙華」這名字的安立，是有兩重意思的。第一重單從文字方面來說，由「妙寶經室」和「華嚴閣」兩個根本道場各取一個字，合成「妙華」之外，還有第二重更深刻的意義，就是依據《妙法蓮華經》的宗旨和意趣而命名的。前面也提過，是爲了延續弘揚遠老法師的思想和精神，令遠老法師對《法華經》的獨特見解得以推廣、延續，並且可以流傳下來。

妙華佛學會由一九八六年正式開始



妙華佛學會佛學歷史班第一屆、佛學初階班第三屆結業典禮，攝於妙華佛學會舊址。（1989.12.17）

運作以來，逢星期天由慧瑩法師宣講《法華經》、大乘般若系列經典《維摩詰經》、《金剛經》、《心經》、《大乘掌中論》、《大乘破有論》、《大乘二十頌論》以及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和《淨業頌》。除此之外，更開辦各種不同的佛學課程。由一九八六年開辦第一屆佛學初階班，至今二〇〇六年，已進入第二十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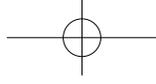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在一九八八年，本會更開辦了《印度佛教史》進修班。由於學生人數漸多，不得已想到要擴充會址，於是集合多方面的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財力而終於因緣成熟，二樓的妙華講堂在一九八九年開始啓用了。妙華佛學會在慧瑩法師的領導下，經過十幾年的耕耘努力，開辦的課程已具型格，由初階班奠定基礎與正確的認識繼而辦有《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大乘三系思想——中觀、唯識、如來藏》等課程，涵攝了廣大甚深一切佛法，令有心修學、研究佛法的同學，可以緊接著不同的課程，

充實自己，確立正見，抉擇取向。畢竟本質的佛法和流傳發展中開出方便適應的佛法是有所不同的，沒有善知識的引導，要深入堂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階班和進修班的課程均由一班學德俱高的居士菩薩付出寶貴的時間和精神，義務任教。他們的熱忱與犧牲，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法義的弘揚之外，本會還開設有禪修班、法器班、佛法研討夏令營，實踐行解並重的精神。

這麼多年來，妙華佛學會之所以能夠運作正常，遵循佛陀本教，確立正確的宗旨，維持純樸的作風，宣揚正覺之音，實由於慧瑩法師的大力支持和循循善誘，無條件地將身心奉獻三寶、成就衆生，才有今天的成績，令妙華佛學會得以孕育、成長、茁壯！誠如法師常說：「他的諸有所作，皆為佛教。」法師的慈風德範、身體力行，給了我們很深刻的感受，我們衆弟子感恩法師的情懷，實在是難以言喻。

慧瑩法師的生平

慧瑩法師俗名黃本真，一九一九年出生在中國廣東省順德縣一個小村落。在童年成長期間，種種環境因素，已形成法師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小時候在鄉間，藉著祖母病重去世的因緣，一九二四年素食四十九天，便養成他日後吃素的習慣。其後跟隨姑姑到香港居住，大部分的光陰歲月都是在佛教的叢林或佛學



院渡過，可以說是在佛門成長的。

法師童年受教育的地方，有香港的極樂院、東普陀，澳門的功德林，後來又回到香港青山的寶覺佛學社和跑馬地的東蓮覺苑以及大嶼山的慧修院。在成長期間，曾經追隨過觀本法師、茂峰法師、靄亭法師，所學的都是真常唯心思想。後來又追隨慈航法師、竺摩法師、法舫法師學唯識，並筆記《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一九三七年開始，法師得到已故東蓮覺苑創辦人何東爵士的夫人何張蓮覺居士的器重，命實習講佛學課，先在寶覺小學部，以故事形式啓發學生，並為他們講解勸善文（當時未有佛教小學課本），又在東蓮覺苑佛學班講《四十二章經》、《唯識三字經》和《八識規矩頌》。戰後在佛教青山學校任教整整十年，由台灣返港後在道慈佛社九龍學校任教，又由林楞真苑長的安排，調職到寶覺分校擔任校長職位共八年。

在人生的旅途上，慧瑩法師自小在真常唯心思想的環境下熏陶，他慶幸自己後期有機緣接觸到真正作為依歸的佛法。以前所學本體論的真常唯心思想並未對法師留下深遠的影響。在思想啓發方面，真正影響他至深至鉅，令他在佛學方面有所抉擇取向的，有兩位法師：一位就是遠參老法師，另一位是當今譽滿佛教界的印順導師。慧瑩法師是一九五九年在印公導師門下剃度出家的。因緣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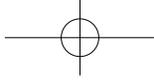
說真是不可思議，現在就講講慧瑩法師和這兩位高僧大德的往昔因緣。

在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慧瑩法師從廣西回到廣州，因車路破壞的原因而留在廣州有一年半的時間，無意間聽到遠老法師宣講《法華經》、《金剛經》、《中論》、《百論》和《十二門論》。這些經論和他以前所學的大異其趣。法師覺得這些經論的道理很好、很正確，就是這樣奠下他對中觀般若思想的理解基礎。法師很佩服遠老法師的過人智慧與無礙辯才，而且為了悲愍眾生，能大勇無畏破舊立新，尤其是對老法師所闡揚的一乘《法華經》有莫大的契合，曾經將遠老法師講述的《法華經》筆錄下來，後來印製成《妙法蓮華經講錄》上、下兩冊，亦都造就慧瑩法師對《法華經》有深刻的體會和勝解。

法師回香港後，又回復教學的生涯。期間有朋友介紹導師的書籍給他看。他看到印順導師的《般若經講記》，感覺到導師的思想和遠老法師的



印順導師89歲時返大陸訪視舊時修學聖地，返港後因一路辛苦，在凱悅飯店休息，翌日，通知慧瑩法師來見。（民國 83.9.27）



導師自港返台，慧瑩法師率妙華會友至啓德機場送機。
(民國 83.9.29)

思想有其共通點。機緣巧合，遇到印順導師來香港，並且在香港居住了三年的時間。慧瑩法師利用假日，時常親近導師，問法請益。對於導師的理論、思想及德行各方面，慧瑩法師都心悅誠服，讚嘆不已。在這段時間，他興起了出家的念頭，於是在一九五八年毅然辭掉了高薪的甲級教職，到台灣追隨導師，深造佛學，而終於作出生命中的重要抉擇，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八月十五日出家，得到印順導師親手剃下頂髮，此刻真是法喜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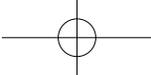
印公導師在一九五七年所開辦的新竹女眾佛學院，係借用山下的壹同寺為院舍，一九五八年慧瑩法師到台灣，即受聘為該院監學，以減輕玄深當家師的重擔。一九五九年印公導師在台北善導寺演說佛法，由慧瑩法師筆記的講題，分別有《修身之道》、《佛教之涅槃觀》和《心為一切法之主導者》。這三篇文章刊在《妙雲集》下篇《我之宗教觀》及《學佛三要》書內。直至一九六一年

秋，慧瑩法師亦隨順因緣返回香港了。

出家後的慧瑩法師，過著清心寡欲、唯道是務的生活。他將信眾的供養全部轉給其他道場，例如印順文教基金會、弘誓佛教學院、慈濟功德會等作為弘法、教育、慈善的用途，而自己的起居飲食極為刻苦、簡單。他律己甚嚴，堅持純樸、平淡、如法的修道方式。他的座右銘有：無貪無嗔以律己，大慈大悲以待人。法師不建道場，在「法雲蘭若」中借住一小屋，地方雖然細小，但是寧靜、簡潔，呈現出樸實克己的風貌，散發出修行人安貧樂道、少欲知足的氣息。法師一生淡泊名利，而熱衷於為法為教的事務，培育後進。即使色身抱恙，只要一說法，便有無比的勇猛精神力量支撐著，來成就大眾的道業。法師曾經說過，他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滴血，都是透過佛門長出來的。他已將身心投入佛法大海中，無論在知識、能力、精神那一方面，他都無怨無悔、盡心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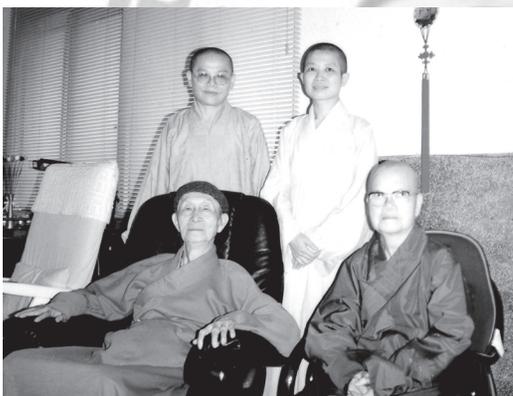
眾師兄弟至香港探望長老尼，於法雲蘭若客堂與當家師知淨法師（右三）及妙華會友合影（前排左起：慧琛、慧琛、慧瑩長老尼，右起二人：慧琳、明聖法師）。
(民國 94.10.24)



奉獻給三寶，亦即是奉獻給眾生。

慧瑩法師為應法雲蘭若當家師之請，撰題門口的楹聯：「法王大慈悲，眾生皆歡喜；雲雨遍天下，大地普清涼。」這一楹聯，蘊涵著不捨眾生的精神。細讀之下，更加覺得能夠顯示出法師普利有情的慈悲心懷。真正的偉大在於平凡，真正的妙法就由法師的慈悲智慧中流露出來。

在佛學領悟方面，慧瑩法師特別讚揚中觀般若，以宏闡緣起性空思想為其終生理念。法師獨具慧眼，能看得通透



慧瑩法師於華雨精舍（後立左起：慧琛法師、昭慧法師）。（民國 82.4.27）。

遠老法師和印順導師的見地、思想，原則上可以貫通無礙。遠老法師的四句維新標語——「扶持如來正法，肅清教內邪言，建立佛徒良軌，普遍大地宏揚」，慧瑩法師看得出在印順導師的著作中對首兩句「扶持如來正法，肅清教內邪言」是有同情的表態。兩位老法師同樣贊成佛弟子在修行路上要行正常道而不是方便道；贊成依自力而不依他



長老尼率妙華會友返台，於華雨精舍與導師合影（左一：陳瓊璣、左三：楊福儀）。是次返台，長老尼特別至高雄興隆寺會晤昭慧法師。（民國 73.4.21）。

力；要觀緣起、信因果、務實際、不誇大、不沾染神秘色彩。慧瑩法師貫通了兩位老法師之共通點。

長久以來，慧瑩法師獻身佛教事業，度化有情，最難得的是肩負起雙重擔子，發揚兩位恩師對佛法的特別見地。我們妙華講堂的一副對聯「依般若深觀緣起性空為基礎，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趣菩提」，就可以看得到妙華佛學會的宗旨。我們更要體會慧瑩法師的苦心，教導我們一條穩當的修行路，從淺入深，由下而上，因為必先依般若徹底觀空，才足以掃蕩一切情執；即是先要大清潔一番，然後持法華仰體佛心，培養一乘的深信大願，廣修一乘無量功德，莊嚴究竟的一乘佛果。這裡包括先後層次，也是最終目的，契合佛陀的本懷。

講堂上的一首偈語：「一乘為標的，大乘能普濟，道品以治病，權實隨所宜」，道出慧瑩法師的心聲。他對佛法的心得與思想路向，亦很清楚由這首偈語顯



示出來。我們眾弟子在感恩法師之餘，是應該將法師的教誨銘記於心，更要珍惜現有的因緣，正向目標，勇猛前進！

慧瑩法師自述

楊福儀原意要我自述最後的總結，但是我不想再累贅了，她記敘的已不少。不過，在我來說，深感慚愧！自我反省之下，實在一無是處，反而正合得上弘一大師曾講過的兩句話，說的是「二一老人」，所謂「一事無成人已老，一文不值何消說。」這兩個「一」，正好是我的寫照。我覺得自己只是一介負債累累的苦惱人而已。因為佛陀教我們：為佛弟子要報答四恩：一、三寶恩；二、父母師長恩；三、社會國家恩；四、眾生恩。自問一恩尚未報，恒河沙數分之一都未報，負恩，也即是負債啊！如何是好？

為今之計，唯有發起極虔誠的心願：念念不忘勤行眾善，保持人身不失，可以世世常行菩薩道，永為一切眾生服務、永向三寶奉獻，希望終有一天，能達到四恩總報，債務清償，做到徹底輕安，無掛無礙，自由自在的解脫聖者。我更祝願一切人皆能同滿此願——人間淨土頓現目前。



法界出版社新書出版訊息



循流探源

——印順導師印、中佛教史研究論集

內容簡介

印順導師抱持「以史為鑑」的弘法熱忱，掌握緣起要義，本諸無常、無我的法則，治印、中佛教史而見地卓越，成果豐碩。

作者研讀印、中教史，寫《部派佛教》系列專書，深受導師思想導引之法乳深恩。作者依其治史的現身經驗，於本書中具體印證：倘能吸收印順導師在此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則深入印、中佛教史與各宗宗義堂奧，將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作者：悟殷法師
- 全書：496頁
- 訂價：520元
- 出版日期：二〇〇八年五月
- 出版：法界出版社
- ◆電話：02-87896108
- ◆郵撥帳號：15391324 法界出版社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不負如來不負師—戒行、學行精嚴的慧瑩法師

doi:10.29665/HS.200808.0006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黃家樹

頁數/Page：57-6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戒行、學行精嚴的慧瑩法師

不負如來不負師

■ 黃家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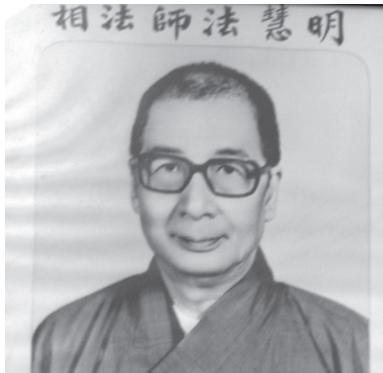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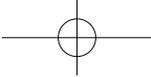
黃家樹校長（於九龍上海功德林素食館）。（民國 96.12.14）

一、蝸居陋室，刻苦自持

開始認識慧瑩法師，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一九七二年，香港明珠佛學社創辦人明慧法師開辦佛學初階班，囑我協助講課。豈料開班三個月，他就因病忽爾辭世。爲了完成他的志願，他遺留下來的班務重擔，我只好勉力承接。翌年，初階班結業，需繼續開辦進修班，幸得慧瑩法師惠然拔刀相助，分擔課事，才解救了我的燃眉之急。

自此十多年間，無論我開的是什麼班，只要我邀請她參與講席，她都會盡力幫忙，少有推搪。直至一九八六年，妙華佛學會成立，她身爲學會的領導人，既要盛開講筵，又須處理煩重的會務，才因此無法再到明珠幫忙講課。

這十幾年間，由於講課上的聯繫，與法師多了接觸，漸漸也對法師多了認識。每次見她，都在沙田法雲蘭若門邊的一個小屋子裏，那是她向法雲借住的。六十年代初她辭去臺灣新竹女衆佛學院監學之職，返回香港重執教鞭，至六十年代末退休後，她便一直寄居於此，至今已差不多四十年了。那是一個面積只有數十尺的小地方，最多可同時坐上三、四



明慧法師法相。



全體師生合影。(1983.7.17)



1983年，明珠佛學社佛教史專修班第三屆結業典禮，覺光法師主禮，明珠佛學社高永霄居士向慧瑩法師贈送紀念品。高永霄居士是香港很老資格的佛學導師。



慧瑩法師致詞。



全體社董合影（前左二：慧瑩法師）。明珠佛學社社長是陳道生（前左五），黃家樹校長（前右四）為副社長，智通法師（前左四）是社董。（1983.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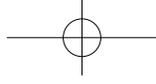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人，其中兩人還須坐在法師的臥床上，人再多便要找空位站立。說到臥床，實際上只是一張長椅，晚上拉開成床，日間推回去便作椅子用。而有牆壁之處都安裝了書架，上面放滿經書，這就越顯得地方的逼窄。每天盥洗、沐浴、燒飯都要在屋外遮蔽不足的小空間進行，冬天捱冷，夏天抵受暴風疾雨，是無可避免的事。

其實，以法師的學養與資歷，無論在臺灣或香港，她要在道場擔任要職，或接受信眾的供養，建立自己的道場，都是輕而易舉，毫無困難的，為什麼她要獨自蝸居於簡陋的小室，過著刻苦的生活？是否藉此表示她能安貧樂道，無愧為一個出家人呢？孔子曾經讚美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世間的賢者尚且能安貧樂道，佛教的真修實行者又豈止安貧樂道而已。

二、戒行精嚴，質樸自在

從法師的言談講說中，我大概瞭解她為何要這樣獨居陋室，刻苦自持。

一、她小時候住叢林，見同修共住的人



位於新界沙田法雲蘭若的慧瑩法師茅蓬，早年的內部擺設：佛像供在書櫃之上，臥床收攏後可兼坐椅。而慧瑩法師平日就在這大約10平方公尺大的斗室書桌前讀經、備課。

都是爭權奪利的多。他們終日明爭暗鬥，吵鬧不休，毫不和合。這種環境，令人難以專心辦道。二、她謹遵佛在《阿含經》的教導，認為出家人應該無欲無求，只可「唯道是務」。古印度的出家佛弟子托鉢乞食，卑下活命，不為什麼，只為求勝義，求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果是學大乘的，更要發菩提心，誓願弘聖教，化度一切人。現世雖不必托鉢乞食，但卑下活命的意義並非就可忽略。所以，出家生活要盡量簡單，盡量儉樸，才符合佛意。三、她又強調，出了家，就應該把身心財物都奉獻給三寶，給眾生。不過，處身這個時空，出家人在生活上不能不用錢，那就只有少儲蓄，



慧瑩法師茅蓬一角的臥床。

少花費。於用錢時，遠離奢侈，遠離浪費。她的居室簡陋，正不違這個宗旨。

我這樣估量法師處理出家生活的背後因由，雖從未就證於她，但自忖雖不中亦不遠矣。

法師嚴格要求自己如法而行，做一個符合佛意的出家行者，這是曾經親近過她的信眾都體察得到的。信眾尊敬她，擁戴她，不純因為她深入經藏，說法無礙，而還在於她戒行精嚴，質樸自在。眼前當下，橫看直觀，都足為出家眾的榜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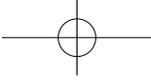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慧瑩法師之茅蓬，早年的內部擺設：佛像供在書櫃之上。

在我看來，她端嚴而不由修飾，自在而發於自然；有道有守的梵行者確然是不同於凡俗。

三、胸懷灑落，情操高尚

法師還有一過人之處是大眾應學而學不來的，這就是她對於有德有學的同修，無論是男眾女眾，同輩晚輩，都總是隨喜讚歎，於人前大力褒揚，務求大眾都認識有這麼一位人物，讓其令名四播。

她最早跟我提及的，是證嚴法師，讚歎她由一個宏願開始，創出慈濟一番



慧瑩法師致贈黃家樹校長紀念品，是日，黃校長於妙華佛學會演講「性空學概論」。(1994.5.29)

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其次是明聖法師，讚她多年來無私地悉心照顧導師的起居生活，讓導師於多病的日子中也能以較佳的精神狀態，用心於研究、著作，以及接引後學。她處事待人又周到細緻，裏裏外外，她都總是打點得妥妥當當。

然後是性澄法師，讚她由於欽仰導師的德學而自發地擔負起出版導師著作的任務，長年累月，不求聞達，但求協助導師出書，以弘正法；老實修行，令人敬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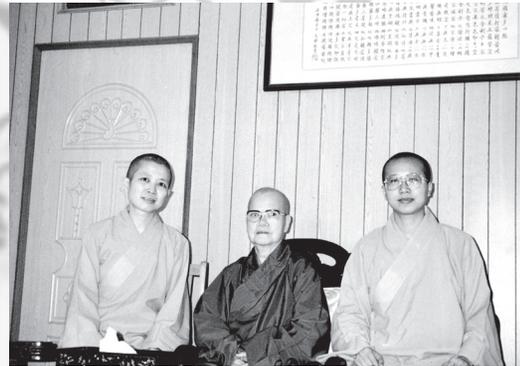
跟著是宏印法師，讚他因為敬仰導師而矢志要弘揚他的思想，甚至因此改法號為宏印。他開辦佛教青年會，引導



在靜思精舍印順導師書房的外面小佛堂，供著一尊彌勒像。年日不詳，但應是印順導師晚年生病後，住在靜思精舍期間（前排右坐：證嚴法師，前排右立：慧香法師。左一：勞海新；左二：明聖法師）。

佛青研習《妙雲集》，培育正信的佛教人才，推動人間佛教的思想教育工作。

還有昭慧法師，是她常常提及的。她極欣賞昭慧法師能講、能寫，又能挺身而出，護教護法，一新教界耳目，也一掃佛教多時以來的頹氣。對於昭慧法師的敢言敢幹，又能行事正確，達到所定的目標，慧瑩法師常自謙遠不及她，表示佛教正需要這樣有才智，有識見，有擔當，有魄力的人物。她可以做的，是盡



慧瑩長老尼蒞臨雙林寺，與昭慧、性廣法師合影。(民國 82.4.28)

力支持弘誓，支持昭慧法師的護教弘法的事業。據我所知，弟子給她的供養，很多時她都轉送去弘誓，作為辦學經費。

以上我不厭其詳的引述法師對臺灣諸大德的隨喜讚歎，只想藉以說明，法師對同修的讚歎，是非常認真，一點不馬虎的。每次她在我面前提及他們的作略時，總是說了又說，強調再強調，好像恐怕說漏了甚麼地方，令我聽得不完全。

從她的多方隨喜，極度讚歎之中，我透徹地看到法師護持聖教的熱誠，由此表露出來的，是光風霽月的襟懷，廣



妙華佛學會董事梁卓文（右一）在九龍上海功德林素食館，設宴供養昭慧法師和性廣法師，邀請黃家樹校長（左三）與兩位法師共進晚餐，並由勞海新、余秀英（右二）、何翠萍（左二）、陳悅萱（左一）等居士作陪。（民國 96.12.14）

大無盡的慈悲，以及高尚優美的宗教情操，令親近她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隨喜本來是去除我執的好方法，道理簡單易行，可一般行者卻總是難以做得到。那無非是行蘊所攝的「嫉」心所時時在作祟而已。相信只有「諸有所作，皆為佛教」如法師者，才可真真正正徹底消除這種隨煩惱吧！

四、接引後學，菩薩作略

本於「諸有所作，皆為佛教」的宗教情操，法師至為著力去做的另一件



黃家樹校長與昭慧、性廣法師合影（於九龍上海功德林素食館）。（民國 96.12.14）



臨返台前，第三度前來拜會長老尼，並於茅蓬前的小院落進用午齋（後立者左起：鄧秀瓊、余秀英、李淑貞、勞海新、何翠萍）。（民國 96.12.15）

事，是接引新學認識印公導師的思想，學習導師的著作，甚或皈依導師座下。由此而得親炙導師教誨的，歷年以來，不計其數。我自己便是其中一個受惠者。

回想起來，六十年代初，我開始學習佛法，當時所接觸的，大多是帶有中國



黃家樹校長於妙華佛學會演講。（1999.11.13）

傳統佛教色彩的經論及著述。所以，對佛教的認識難免有所偏蔽。六十年代末，有幸遇到明慧法師，這位學佛路向與導師如出一轍的大德，把我從中國佛教的窠臼拉出來，由此我才略知佛教原來還有般若中觀之說，更為如理。可惜明師早逝，我於佛法大海中頓感茫茫，真慶幸就在



1984年，位於沙田的佛教明珠小學成立剪綵（左起：區勵平（下午校長）、明珠佛學社容智實副社長、慧瑩法師、明珠佛學社陳道生社長、教育署教育文任（忘其大名）、覺光法師、何忠全校董、黃家樹校長）。

那些年頭，得到法師的慈悲指引，不斷給我介紹導師的著作，並常送一些導師的書給我學習，令我茅塞大開。尤其是於七四年介紹我研習《中觀論頌講記》，對我影響更為深遠。因於這本書，我抉擇了修學的路向——由阿含的緣起，接於般若的畢竟空，以達至龍樹之中道。自此決心修學中觀，並發願加以弘揚。

多年下來，我雖然對導師的學養情操，深為景仰，但從不敢妄想成為導師的門下弟子。自忖導師德學兩尊，在教界為眾所崇敬的長老，我憑什麼能得到他老人家接受我皈依呢？但法師栽培後



明珠小學成立剪綵。（右起：智通法師，餘人如前張照片標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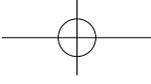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學的心志，比金剛還要堅強。她多番勉勵我，指出導師是不會拒絕正信而又誠懇的信眾皈依的。她的勉勵改變了我的想法，結果，在她的安排與陪同下，我到了台中華雨精舍，第一次親睹導師的慈顏，同時拜會了久所仰慕的明聖法師，心中有說不出的激動。

這次皈依，得以忝列導師的門牆，親聆他的教誨，並蒙他解答了積存心中多時的法義上的疑惑，也現見了一位大修行人的風範；而且往後多年，仍不時透過信函，得到導師的釋疑解惑。所以，對我來說，此事確實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如果沒有法師的勉勵、引薦與安排，這一切肯定不會發生。是她開啓了我的愚蒙，帶我走上學佛的康莊大道。

像我這樣受惠於法師栽培的後學，歷年累計，不知凡幾。我的親身經歷正好說明法師對後輩的嘉惠是如何殷厚。所以，她雖蝸居斗室，卻是襟懷壯闊；她少牽涉俗事，然其菩薩作略卻是深廣無盡。

五、學行精嚴，不違師教

我想，法師戒行精嚴，並且能夠以金剛般意志自我要求「諸有所作，皆為佛教」，應得力於她在學佛途中，遇上兩位教界巨人，使她得以深入法藏，知緣起，辨性空，明中道，以正知正見陶鑄其僧格，並且洞見法華之深義，興起一乘實教菩薩的氣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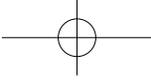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先是於一九四六年，法師因事在廣州逗留一年半。其間有緣參聽遠參法師宣講金剛、三論，以及他所精研的《法華經》。法師驚覺，遠老所說，有理有節，跟她先前所學，大是不同。從此如夢初醒，棄舊從新。她對遠老解說《法華經》的獨到慧見尤其佩服，除了將遠老的講說記錄成兩大冊《妙法蓮華經講錄》外，更於往後數十年為信眾宣講此經不輟。

讀過法師記錄的遠老法華講記，或法師所講的《妙法蓮華經綱要》，就可知道，遠老解釋法華是如何的孤明獨發，古今獨步。學者雖未必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但也得佩服他能見人所不見，將法華意趣清清楚楚地抖了出來。據遠老法師的慧解，《法華經》中佛出現世間，是要重度退了心的墮落菩薩，使他們轉回一乘佛道。佛多方施設五乘、三乘之教，都只為引導信眾迴入一乘道，這就是初則為實施權，最後則開權以顯實。而開權顯實正是法華的宗旨。遠參法師指出權教與實教的因果，在名言方面雖然無異，但在內容上並不相同。不同在於權教的因果有限有量，實教的因果則無限無量。例如權教佛果的功德是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其因則為於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萬行。而實教的因行要無量無邊，果上每種功德亦無邊無量。壽量品云：「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得」，方便品云：「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都說明此意。

法師深見此理，並因此而引發起一乘實教菩薩的氣概。她在《妙法蓮華經綱要》裏說：「有限有量，不夠廣大，修行應該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行菩薩道是不可以計時間的，要但問耕耘，莫問收穫」；「總之是要努力去做，布施、持戒、忍辱或修任何功德，你一定要離一切相，不住我相，不住人相。所以，我講要以觀緣起性空為基礎就是這個道理」；「不要記時間，不要記空間，不要記人，不要記我，什麼都不記，這才夠資格修菩薩行。要有無比的勇猛精進，有無限的大悲大願，這才可以叫修菩薩行。我們明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應該一開始就發一乘菩提心。所以，經裏講菩提心寶是非常尊貴的，你只要一發起就不會失，不會壞」。

我相信，對《法華經》的深心信解，是法師能夠力行一乘菩薩道的重要因素。而她對《法華經》理解正確透徹，今天當是少人能及。這是值得在此附帶一提的。

法師遇上的第二位教界巨人就是印順導師。一九四九年，印老初到香港。法師曾在東蓮覺苑佛學班講學，她知道導師是特長於三論的，便懇求苑長林楞真居士禮請導師講《中論》，法師則放下一切事務，專心聽講。她除了負責現場翻譯外，還將導師的講解錄成文字，珍藏書篋，直至去年才整理成書，名曰《中觀論選頌講記》。翻閱此書，就會



發覺，法師的記錄，用字謹嚴，表義到位，多一詞，少一語，都會覺得有所不當，而尤其可觀的，是讀之如同讀導師親自執筆的著述，雖說原稿經導師修正，但如果對中觀不嫻熟，於導師思想不相契，是無法寫出此等文字的。那時，法師才三十歲，猶未出家；料想她能早通般若中觀正義，是半由夙慧，半由遠老的啓發吧！

六、諸有所作，皆為佛教

其後導師留港三年，法師因此有較多機會親近導師，領受教益，對導師的德無不備，義無不通的學養、情操，有至深切的體會。她所見到的導師與遠老都德學雙隆，足為教界矜式。大家都是「不忍聖教衰，不忍衆生苦」，倡自力，破神秘，去本體唯心之論；所不同的，是遠老偏重法華，導師則力弘緣起、性空、中道。而遠老不是學者，著作少，文字欠嚴謹，亦無統緒，難以令學者心悅誠服。因此，他雖具正法眼藏，見解卻難以廣大流行。這是令人深感可惜的。

終於，經過一番抉擇，她於一九五八年毅然辭去香港的高薪教職，到臺灣追隨導師，並於翌年求導師剃度出家，誓願將身心奉獻三寶，奉獻衆生。

此後數十年，她都謹守出家人的職志，謹守遠老、印老二師的教導，務求諸有所作，皆為佛教，諸有所述，皆不

違佛意。

法師從來都棄絕名利，不求聞達。數十年來講經說法，都是述而不作，她那師承自遠老的法華講說，見解精到，如法如理，但卻從沒有想到要結集流通。要不是她的弟子將之筆錄成書，請求她允許出版，這些可貴的講述，便要湮沒無聞，那就非常可惜了。

執筆為此文的時候，想起法師的種種德言淨行，她的優美風範，便自然現起心頭，使我很有一種願天下人皆見之的衝動。所以，寫呀寫的，不覺就多寫了篇幅，尚望編者讀者不以冗贅見怪。 ●

【作者小檔案】

黃家樹居士，廣東順德人。1940年生，1962年於教育學院畢業，1969年修業珠海研究所，隨已故羅香林、李璜、黃文山諸教授研習史學。歷任佛教學校校長凡二十年，曾任明珠佛學社副社長、佛教明珠學校校長等。

在佛學方面，曾受業於佛學宗匠羅時憲先生之門，奠定學佛之基礎；復親近明珠佛學社創辦人明慧加拿大法師；後皈依於印順導師座下。專精於原始佛教與中觀學，長期於香港明珠佛學社講授佛學，並於僑居多倫多時，於安大略省佛教法相學會主持佛學講座。著有《玄奘西行與翻譯佛教經典》、《雜阿含經導讀》、《中觀要義淺說》、《心經略講》等書。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我的恩師

doi:10.29665/HS.200808.0007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何翠萍

頁數/Page：65-6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我的恩師

■ 何翠萍



作者何翠萍專注聆聽慧瑩長老尼憶述求法往事。(民國96.1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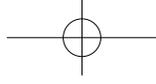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我是廣州人，生在廣州，長在廣州，從來沒有想過，我會與相隔很遠的香港妙華佛學會的慧瑩法師結下一段深厚的師徒緣分。

回想起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我對宗教產生了興趣。那時候生活悠閑，我喜歡到處去拜神拜佛，以為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後來，我從各種宗教中選擇了佛教，從此，初一、十五就到寺院拜佛。廣州的各大寺院，每逢初一、十五，都是香火鼎盛，人山人海。前來參拜的信眾，都普遍帶著求福的心。

我從寺院裏請回一些經書，但經中很多名相，我根本不明白。當時我心裏就想，如果能聽法師講解就好了。可是，我所到的寺院，從未遇到法師講經。有一次，我來到大佛寺，黑板上寫著星期天白天和晚上，都有法師講經。但是，星期天我兒子不用上學，帶他來拜佛還可以，若帶他來聽經，就會影響其他人。於是，心裏就期望，星期一至五的白天，有法師講經。

在一個初一的早上，我又來到光孝寺，我見到在長廊裏，很多人坐著聽一位老居士講解《妙法蓮華經》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我很喜歡地坐下來聽。她講完之後，我就請教她老人家，原來她叫何玉萍，除了初一、十五在光孝寺講《普門品》之外，平時還在一位居士家以及陶輪佛學社和海幢寺的公園講解《妙法蓮華經》。

由於我到陶輪佛學社比較方便，所以我就到陶輪佛學社聽經。每天的早上，陶輪佛學社都允許居士們前來學習佛法，每逢星期一就播放已故的寬廣法師（遠參老法師的出家弟子）講解《妙法蓮華經》的錄音帶，星期



二由王秀文居士（九姑）講解《妙法蓮華經》，星期三播放慧瑩法師講解《成佛之道》，星期四播放慧瑩法師講解《維摩經》的錄音帶，星期五由陳富淳居士講解《妙法蓮華經》，星期六播放慧瑩法師講解《妙法蓮華經》，星期天由何玉萍居士講解《妙法蓮華經》。因此，我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早上，都到陶輪佛學社聽經，星期六、日則陪兒子。何玉萍居士雖然是指引我來聽經，但我卻沒有因緣聽她講經。

聽了一段時間，我就覺得慧瑩法師講得最好，她講經的錄音帶，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在一九九六年，慧瑩法師專誠到番禺明經佛堂為信眾舉行皈依典禮，我馬上報了名，我確信慧瑩法師是值得我皈依的僧寶。

在當天皈依典禮上，我第一次見到慧瑩法師，當時她老人家已經將近八十歲，身體瘦弱多病，還不辭勞苦從香港前來為我們舉行皈依典禮，她這種廣度眾生的慈悲精神，令我深受感動，我非常慶幸自己能遇到如此良師。但她老人家卻非常謙虛，一再強調：「你們不是皈依我，你們是皈依佛法僧三寶，我只是你們皈依三寶的證明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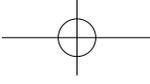
當天有一百位左右的弟子皈依了三寶，也有幾十人受了五戒，另外又有一百位左右以前皈依了的弟子前來隨喜。慧瑩法師為我們作了一個半小時的開示，講解了皈依的意義、皈依的好

處，以及皈依了要盡量守五戒十善，受了戒的弟子必須要吃全素，否則她不會給他受戒。有些法師不強調受戒弟子吃素，但慧瑩法師則非常強調這一點。

我覺得法師當天的開示很有啟發性，令我獲益良多，因此，我後來把她的開示，筆錄整理成小冊子《皈依與受戒》，讓大眾可以隨時重溫法師的教誨，緊記法師的教誨。

慧瑩法師能夠回廣東弘法，並非偶然，她與廣東弟子的因緣，其實由來已久。在抗日戰爭時期，法師還未出家，為逃避戰火，她從香港到了廣西。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她馬上回到廣州，等待坐火車回香港。期間她到廣州如來庵聽遠參老法師講經，上午在六榕寺聽遠老法師講般若和三小論，下午在如來庵聽《妙法蓮華經》。即使後來鐵路安全了，她也不馬上回香港，要聽完《法華經》才走，她一直聽了一年半。她這種求法的心，確實是難能可貴。因此她在廣州與遠老法師以及他的弟子結下了法緣。一九四九年前後，遠老法師和很多弟子，都相繼移居香港，後來，遠老法師選用黃本真（慧瑩法師出家前的俗名）的聽經筆記，在香港出版了《妙法蓮華經講錄》、《維摩經講錄》。

遠老法師的弟子來到香港後，仍然與廣州的師兄有聯繫，尤其是在中國大陸開放改革之後，來往更加密切。在妙



寶經室的創辦人黎法乘（七姑）的介紹下，慧瑩法師在一九九二年便開始，多次回廣州等地弘法，在她座下皈依受戒的弟子，一共有幾百人。她在二〇〇五年四月，還回順德為弟子舉行皈依典禮，當天皈依的弟子共有二百多人，大家從廣州、番禺、增城、南海、佛山等地前來，幾百人聚首一堂，聆聽法師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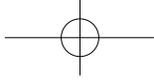
我自從皈依以後，就把慧瑩法師的講經錄音帶全部聽完。我被她的德行、學識和修養吸引，也非常讚歎她那甚深的智慧，所以我發心以她為榜樣，發願義務把她的講經錄音帶筆錄整理成文字，便於同修學習。近十年來，我陸續為她出版了《妙法蓮華經綱要》、《皈依與受戒》、《妙法蓮華經序品講記》、《妙法蓮華經方便品講記》、《妙法蓮華經法師品講記》、《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講記》、《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講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淨業頌講記》、《維新標語講記》，也筆錄整理了多篇慧瑩法師在佛菩薩誕的開示和其他法會上的開示，刊登於《妙華會訊》，以此作為對慧瑩法師的法之供養。

我能夠從一個懶散的人，轉變成一個肯自動發心整理出版慧瑩法師的講經開示，全憑慧瑩法師的悉心教導。法師對我愛護有加，凡有好的佛教書籍，都會托人帶給我。可惜我不夠精進，未能全部看完這些好的經典，辜負了法師的

一片好意。法師心胸廣闊，不會只要求弟子聽她講經，她還要求弟子多聽其他大德講經，所以她把好的佛學老師介紹給廣州弟子，把黃家樹校長的講經錄音帶送給我們，在法師的慈悲推薦下，黃校長在近幾年先後三次到廣州弘法，令廣州的弟子得到更多的正知正見。她還介紹妙華佛學會主席梁志高居士和副主席梁志賢居士、蕭式球居士到廣州傳授禪修方法，讓廣州的弟子學習各種禪修方法。

在中國大陸或在香港，人們都不難看到一些法師對身邊的大護法、大施主言聽計從，生怕得罪身邊的大護法和施主。但慧瑩法師不會這樣，她有自已的原則，有自已的宗旨；她也堅持自己的原則，堅持自己的宗旨，對自己的弟子不會過於方便，更不會聽從弟子的擺佈。多年前，有一位比丘尼要把自己擁有的四層高的東遠堂，送給慧瑩法師，但法師恐怕她的目的不是純粹為佛法，而別具用心，有副作用，所以，法師斷然拒絕。

慧瑩法師收皈依徒，也是嚴格要求，不親自前來參加皈依典禮，不算皈依徒，也不發皈依證。就算親自前來參加皈依典禮，法師也未必允許他皈依。二〇〇五年底，妙華佛學會舉行皈依典禮，我為九歲的誼子報了名，當天並帶他從廣州趕來參加皈依典禮。但當時誼子很頑皮，不是很聽話，所以法師就說：「等他長大一些，對佛教有一些認識，對佛教有一些好感，再來皈依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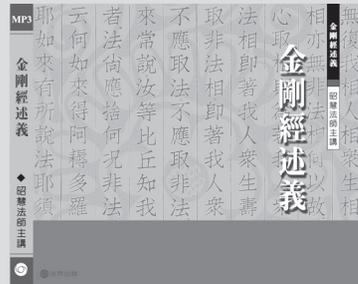


免至他將來不喜歡佛教而後悔皈依。」我與法師的緣分非淺，但她老人家不會因為這個緣故而違背她的原則。法師拒絕收我誼子為皈依徒，當時我並沒有不悅，反而，她能夠堅持原則，正是我欣賞她老人家的地方，她的高尚情操，確實值得我對她恭敬、尊重、讚歎。

二〇〇四年開始，我有因緣時常親近慧瑩法師，時常聆聽法師的教誨。在二〇〇五年底，有幾位妙華佛學會董事因工作太忙而請辭，有些董事就邀請我出任妙華佛學會董事，但我覺得自己資歷太淺而推辭。二〇〇六年底，他們再一次邀請我出任妙華佛學會董事，本來我也是覺得自己未能勝任而推辭，但後來慧瑩法師鼓勵我，希望我能發心護持妙華佛學會，並告訴我：「當年妙寶經室的創辦人，有些去世，有些得病，沒人通知董事回來開會。如果不是我主動打電話通知董事及會員們回來開大會，妙寶經室也就辦不下去了。」我被法師的承擔精神所感動，於是答應出任妙華佛學會董事，並且答應法師，盡我所能護持妙華佛學會，做好我應該做的工作。

慧瑩法師和她的師父印順導師一樣，不喜歡弟子們為她祝壽，我也從來沒有在她老人家生日的時候向她老人家頂禮。每想到這一點，作為弟子，我深感慚愧。如今，她老人家九十華誕快將接近，在她老人家生辰前夕，我恭祝法師法體安康，長壽度眾生！

法界出版社 教學CD・MP3發行消息



金剛經述義

內容提要

本開示錄為昭慧法師於花蓮慈善寺之講經錄音，法師以深厚之法義根柢與豐富之文學素養，於短短八堂課中，介紹本經譯者、架構與重點，言簡意賅地闡釋了《金剛經》之核心要義，即：無住生心之般若智慧。更以自身實踐菩薩道之生命經驗，教導大眾善巧應用空性智慧，期能破除人、我、眾生、壽者四相之妄執，以行無住相布施。

本提要篇幅雖不長，但完整介紹了《金剛經》之思想精華與實修要領；既不陷入抽象之名相解析，更能破除沉空滯寂之斷滅邪見。期盼發心行人，皆能依此開示，得空慧增上，慈悲無量，修行精進，入不退轉。

教材介紹

- 主 講：昭慧法師
- 時 間：二〇〇六年 講於花蓮慈善寺
- 堂 數：一堂五十分鐘，共計八堂。
- 規 格：CD—8片，一盒裝。
MP3—1片，一盒裝。
- 附 贈：昭慧法師編纂：《四分比丘尼戒經彙編》一冊
- 訂 價：CD-1000元 MP3-500元
- 出版日期：二〇〇八年五月
- 出 版：法界出版社
- ◆電 話：02-87896108
- ◆郵撥帳號：15391324 法界出版社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慧瑩長老尼自述與開示節錄

doi:10.29665/HS.200808.0008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何翠萍

頁數/Page：69-7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慧瑩長老尼自述與開示節錄

何翠萍輯錄

一、自述

九一九年，慧瑩出生於順德農村。少年時期，學習中國佛教，主要是真常唯心思想及一般佛教的禮規儀式。

一九四六年初，有緣親近遠參老法師，學習三論及法華，耳目一新，深心佩服！但覺得遠公作風，似乎方便不足，難以弘揚。

後聞印順導師著作，覺得其思想言論，有可貫通之處。而印公的思想立論，都依據歷史發展，所發表的文字，皆有根據，能契理又契機，容易令人心悅誠服。我就覺得必需依此路線去尋求研學，才能打通困難。

由於自己決意把身心奉獻三寶，乃於一九五九年秋，在臺灣新竹，禮請印順導師為我的剃度恩師。我以破釜沉舟的精神，不顧一切，投入於佛法大海。

一九六八年春，在香港應遠公一班老弟子之請，常在妙寶經室（今之妙華佛學會）弘揚般若及法華等經論，迄今已歷三十餘年矣。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慧瑩述

（本篇自述由慧瑩法師親自撰寫，從未發表過。）

二、出家須知

今年台灣為印順導師百歲祝壽，非常隆重，我雖然身體不好，也有參加。女眾佛學院的同學相聚壹同寺用齋，因為我在第一屆女眾佛學院做過管理學生的工作，她們稱呼我為監學法師，所以，她們請我在飯席上為大家說幾句。於是，我引用印順導師的幾句格言，請大家與我一齊發願：「淨心第一，利他為上。」「真正的修行，應該是無限的奉獻！」「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正覺之音而獻身！」

當時我們用這個願力來為印順導師祝壽，現在我引這幾句來慶祝佛誕，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印順導師的著作非常多，也非常



深廣，以我的智力，也不能深入很多。但這三句話，我永遠牢牢記著，依著去發願，依著去做。

（這一段節錄於慧瑩法師在二〇〇四年四月初八佛誕開示。）

我們出了家，不但要把財物奉獻給三寶，連自己整個身心都要奉獻給三寶，奉獻給一切衆生，否則就不叫出家。

有的人可能會問我：「你奉獻了沒有？你有沒有財物？如果你有財物，為何不全部奉獻？」我不敢說我沒有財物，但我的觀念上是把身心財物全部奉獻了。佛制時出家人不坐車，是托鉢乞食。現在由於地方性、時間性所限，我不可以托鉢乞食，外出時也需要錢坐車坐船。我現在用錢很節儉，而且，觀念上我是向三寶借來用，因此不敢奢侈，不敢浪費。一旦我去世，所剩的一切都全部奉獻三寶，奉獻衆生。現在，最低限度我的觀念上不執著，放棄了執著心。

（節錄自〈出家須知〉，慧瑩法師在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講於香港沙田慈航淨苑。）

三、佛法難聞

我現在為大家講一個佛法難聞的故事：從前有一隻野干（野狗），在無人的荒山中掉到深井裡，無法爬上來。它懂得佛法，於是高唱佛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這句講出一切有為法，我們所見所聞的一切法，都是無常的，都是生滅法，都是不停地生生滅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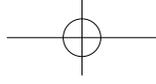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它不停地高唱這句偈語，希望有人經過聽到，可以把它救上來。剛好有個人經過，他不是普通人，他很有善根，很想求佛法。當他聽到這句偈語，就知道是正法，馬上生起歡喜心。他聽出這是一首佛偈的前半偈，應該還有下半偈，但唱者只唱前兩句，不唱後兩句。他想完整地聽到這首偈，於是就在山中尋找聲音的來源。他找了很久，才找到井底下的會講人話的野干。

那人問：「大德，原來是你在這裡唱佛偈，為何你只唱前兩句，應該還有兩句的，我很想聽後兩句，你唱給我聽吧。」因為野干會唱佛偈，所以他就尊稱它為大德。

野干說：「哪有這麼容易啊！講說佛法者，要在上，聽法者要在下。而現在你在上邊，我在下面，我怎可以講給你呀？」於是那人就去砍樹藤，千方百計，很辛苦地把野干拉上來。

那人說：「我已把你救上來了，現在你可以講了。」野干說：「哪有這麼容易啊！還不可以講，你看我全身汗穢不淨，怎可說法？」於是那人走下山溪，提水回來幫野干洗乾淨。

那人再次請野干說法，但野干說：「哪有這麼容易啊！我已經在井中三天三夜，肚子非常餓。你怎可叫我餓著為你說法？你有心求法，應該供養說法者。」於是那人就走了很遠的山路，找到一戶人家，求得別人佈施一點食物。



他就拿著這點食物回去供養野干。野干說：「你這傻瓜，明知我不是人，卻拿人的食物來供養我，我從來不吃這些東西。你要是真心供養我，就要找那些死去了的野獸，如那些死了已發臭的野兔、野豬、野雞。」

那人不厭其煩地去找死了的野獸回來，讓野干吃飽，然後再次請它說法。野干卻說：「還不能說法，你沒聽說過說法者要坐法座才說法的嗎？我現在坐在地上，怎能說法？」

那人看看四周，荒野地方哪有桌椅？根本找不到法座。那人於是就以自己的身為床座，兩隻腳跪在地上，兩隻手撐著地面，把自己的背部當作法座，讓野干坐在上面說法。

野干也真的坐在他的背上為他說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若有人往生，當封棺火化時，我也是說這兩句。

一切法都是生生滅滅，但這個生滅，是可以寂滅的，涅槃就是寂滅。甚麼是涅槃呢？涅槃是很難形容的，我們未證過涅槃，又怎可講涅槃呢？我們只可用譬喻側面來講，當我們有煩惱，有生死的時候，就如波濤洶湧。如果斷了煩惱，了結生死的時候，就波平如鏡，風平浪靜。其實波平如鏡，風平浪靜，離不開波濤洶湧，離開了波濤洶湧，又哪裡有波平如鏡？所以，在佛法來講，生滅即是不生滅，能夠覺悟，斷除煩惱，破我執，滅無明，瞭解一切法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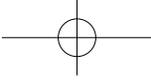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證得這個真空的道理，就可以寂滅了。這就是風平浪靜，波平如鏡。如果滿身煩惱，有很多業障障礙的時候，就是波濤洶湧。當修行人依法修行，證到一切法性空，斷了煩惱，滅了無明，了生死，出三界的時候，就是「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這是講出這個世間的相貌。「生滅滅已，寂滅為樂」，就是聖者的境界。這四句其實都是講生滅，本來是一體，當你覺悟時，就得解脫；當你迷時，就是生死痛苦。這是聲聞法中很流行的講法。

這個故事中的野干，不是真的野干，而是天帝釋示現來考驗這個人是否真的誠心求法，因為這個人常說很想求法。

佛經中也有野干說法，但不是這個版本。這個故事是遠參老法師講給我聽的。在一九六六年，我在寶覺分校負責行政管理，非常忙碌，只有星期天才能出來探望遠老法師。當時他已經病重，上氣不接下氣坐在帆布椅上，我坐近他身邊問候他，他就不停口地為我講這個故事。

他講這個故事的用意是甚麼呢？其實他是志在講出，說法的人，知音難得，這只野干一直唱了三天三夜，也沒人理他，大家說說，是不是知音難得啊？說法人所說的法，不是人人都聽得明白。而求法的人，也是非常難得，這個求法的人，求了很久，都聽不到一句



佛法，最後才在野干那裡聽到半偈，說明求法也很難。

遠老法師講這個故事，意思是說，他自己雖然說了一輩子佛法，但不是有很多知音，他大概是把我當作是知音吧，所以，他即使喘著氣，也特意為我講這個故事。當我下一個星期天再出來的時候，他老人家已經圓寂了，他當時右脅而臥，吉祥睡。

（節錄於〈佛法難聞〉，慧瑩法師在二〇〇六年佛誕講於妙華佛學會。）

四、慧瑩法師覆函廣州在武先生

在武先生：來函收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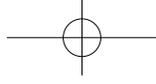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慧瑩隨順自然環境的驅使，早年在傳統的中國佛教中薰陶，只覺得自己在渾渾噩噩中過日子，直至1946年有緣親近遠參老法師。1948年讀到印公著作，才頓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找到了方向。二老都是我最敬重的善知識。他倆都是佛教的革命戰士，但各有其特色。

遠老特別推崇法華與般若。法華暢佛本懷，般若掃蕩執情。為學佛人修行及弘揚正法的重要根據。遠老眼見教內人對理論都崇尚本體唯心之說，尚玄談而輕實踐；故有「中國八宗非佛法」的口號。還有，佛法本是重智慧，靠自力的，但眼見後世都變成重形式而喪實質，誇耀神秘，依賴他力，幻想他方，混同神教。與佛教的本旨，大相徑庭，不勝痛心疾首，所以提倡佛教要維新。

但他不是學者，著作只有少量，曾出版過《理絲集》四輯，志在破邪顯正。他愛教越深，對異見者評擊愈切，以致出語強硬，不惜大刀闊斧。文字則缺乏嚴謹的立論，縝密的系統，不能令人心悅誠服。敵對者，皆視之為魔王（我們隨學的人，都被號為魔子魔孫）。遠老雖有護法的正見，獨到的慧眼，他的見解，卻難以廣大流行，只得小部分識者歸心。

印順導師是佛教中有名的學者。初學佛時，他自己說：「我所認識的佛法與佛教的現狀，距離太遠，到底這原因何在？」於是他決心要找出其所以然。坐言起行，痛下苦功去精研三藏。他特別重視印度佛教史，並參考日本著作的成果，通徹了佛法在廣大的時空流行中，思想怎樣演變，各種學說怎樣產生。他有了心得，不辭勞苦，不斷講學，不斷寫作，有系統地用考據辨異的方式，全部寫出來。他個性溫厚，出語柔和，但無礙於突出他的真知卓見，令有心學佛的後輩都心悅誠服（約在二、三十年前也有不少人反對）。如今除了太保守頑固的老化者外，所有虛心真心學佛法者，莫不以印公的思想理論為依歸，印公不但是一位佛學哲理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實踐佛法的宗教家、道德家，是當今之世，德學雙隆的希世僧寶。

遠公、印老，不同中有其共同點，都是「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發起大慈悲，運用大智慧，奮起大精進，



作獅子吼，發聾振憤，破邪顯正。

慧瑩很慚愧！只是深深敬佩這二位高德，實不夠資格配稱他們的弟子，尚幸二老慈悲，不棄愚劣，俾得忝列門牆，不算得是真傳弟子。我只可憑自己淺薄的能力，聽到多少，讀到多少，就按照二老的思想、見解、意趣，隨力所能，對有緣的人，覆述一點，像鸚鵡學語差不多。事實上，對人有甚麼益處，連自己都不知道。廣州何翠萍居士，自動發心記錄出來，並付梓流通結緣，我唯有隨順隨喜耳。

先生有濃厚的學力，又肯為佛教破邪顯正，破舊立新而發心寫作，以開愚夫眼目，利樂有情，至為可喜！在此衰亂的末法中，驟增一名強壯的生力軍，當為十方諸佛所稱嘆！

先生太謙虛了，慧瑩德學不足，豈敢為師，尤其指導寫作，更不夠資格。不過，我可以介紹幾位大德給您。

一、昭慧法師（比丘尼），德學兼優，熱心衛教，專弘印順思想，經常通過傳媒（報紙或電台），對異見者口誅筆伐，無人敢反攻。思想敏捷，辯才無礙，戒行精嚴，甫及青壯之年，專書已出版數百萬言。

二、傳道法師（比丘），熱衷於弘揚純正佛法，推重印順思想，說話確實，辦事認真，又積極於社區改良建設。

三、宏印法師（比丘），他的名字，端為弘揚印順思想而安立。三十多年

來，常向大專學生宣傳印順思想。設立印順思想研究所。

四、黃家樹居士（優婆塞，退休校長），深入印順思想，八年以來，在多倫多，為一群知識青年講授中觀，研討阿含，他才配稱印順導師的真傳弟子。連同前面幾位，都是同願同行的弘法健將。

隨函附上印順導師著作一覽表，有V者請先閱。

此覆 即祝
精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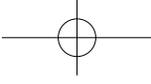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慧瑩合十

2001冬至前夕

五、結緣

我時常嫌自己與人結的緣很少，所以我教不了多少人，沒甚麼人能受我教。我唯有再努力想辦法結多些緣。我以前曾在偏僻的學校教書，當時曾想過：為何我會來到這樣偏僻的學校教書呢？是戰時環境造成，沒法子啦。心裏好像很不得已。其實，那時我已學佛，我轉念一想：來到這裏也不是很勉強的，如果我不來這裏，又哪有機會與他們結緣？這樣一想，心裏就很安樂了，不再覺得為難。所以，結緣可以令人安樂。

（節錄於〈結緣〉，慧瑩法師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觀音誕於妙華佛學會為大眾開示。）



【筆錄者附識】

從慧瑩法師的開示中，我們就能看出，慧瑩法師也是念念慈悲，念念感恩的典範。長期以來，弟子們給她的供養金，她都會全部轉贈給慈濟功德會、福嚴精舍、弘誓佛學院和弘揚正法的地方，並把收條交回供養者。她無私的奉獻，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很多人以為，妙華佛學會是慧瑩法師創辦的，其實妙華佛會的前身——妙寶經室，是遠參老法師的弟子黎七姑、許太太、馬太太和李淑貞姑娘等老居士創辦的，在籌備的時候，她們邀請慧瑩法師參與。當時慧瑩法師正在教書，也擔心別人講閑話，怕人家說她跟隨印順導師出家，又跑回來護持遠參老法師弟子們的道場，是三心兩意，所以，開始時她不肯答應。後來，黎七姑等人多次很有誠意地從老遠來懇求她，而李姑娘也說：「如果慧瑩法師不參加，我也不參加了。」

最後，慧瑩法師想通了，知道遠參老法師的思想和印順導師的思想是沒有牴觸，沒有衝突，因此，她為了報答遠參老法師的恩德，為了報答三寶的恩德，也為了成就李姑娘，所以，她答應大家在假期出來講經，其他事務，由居士們打理。

一九六八年春，妙寶經室成立，開始時是居士們在那裏讀讀經，慧瑩法師定期來講經。幾年之後，許太太、馬太

太和李姑娘也相繼去世，黎七姑也患了老人癡呆，妙寶經室也就沒人負責打理了。長此下去，妙寶經室就會結束。慧瑩法師不忍心老居士們的心血白費，不忍心辜負老居士對她的期望，也為了繼續弘揚正法，她主動挑起重擔，逐一打電話通知董事們回會，繼續在妙寶經室講經說法。

一九八六年，妙寶經室和遠老法師的另一個道場華嚴閣合併，成為妙華佛學會，並開始辦起佛學班。法師因為年事已高，近年把妙華佛學會的事務交由後輩們打理，自己則在身體情況許可下，出來講經說法。因此，我們要知道，法師雖然不是妙華佛學會的創辦人，但如果沒有法師的慈悲承擔，就不會有妙寶經室的延續，就不會有妙華佛學會的今天。我們要感恩法師的慈悲，感恩法師的承擔，更要學習法師的慈悲精神，學習法師的承擔精神，把妙華佛學會辦得更好。◎

（慧瑩法師在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九日觀音誕，於妙華佛學會為大眾開示，講題是〈念念慈悲，念念感恩〉。由何翠萍筆錄，文章後面有這段筆錄者的「附識」。）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慧瑩長老尼與弘誓學團的法緣－《弘誓雙月刊》「活動看板」與慧瑩長老尼相關紀事

doi:10.29665/HS.200808.0009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 :

頁數/Page : 75-8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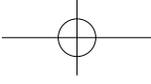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慧瑩長老尼與弘誓學團的法緣

《弘誓雙月刊》「活動看板」與慧瑩長老尼相關紀事



昭慧法師至天津參加弘一大師研討會，與性廣（左二）、悟殷（右二）、海青法師（右一）一行，回程至香港拜會慧瑩長老尼，長老尼特別帶法師至明珠學校拜會黃家樹校長，並向法師們盛讚黃校長之中觀智慧，高超卓絕。（民國 81.10.10）

【編按】

凡〔 〕內之陳述，為「活動看板」原文所無（間亦有漏列者），由主編依上下文內容而補入，以便讀者明瞭原委。紀錄時間至97.7.31為止。

73.4

慧瑩長老尼率妙華會友，至高雄市興隆淨寺探視昭慧法師。此係兩人之間的第一次會面。日期已無法確記。

75.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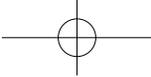
仰承印順導師大弟子慧瑩長老尼護持，昭慧法師出版第一部書《如是我思》論文集，時年三十歲。該書由台北大乘精舍印經會發行。

81.10.9

〔昭慧、性廣、悟殷、海青法師〕自珠海乘渡輪至香港，探望慧瑩法師，（昭慧）法師並講「尊重生命權」於妙華佛學會中。10月11日返台。

87.1.5

昭慧法師至華雨精舍向導師稟告近況，並拜會自香港返台之慧瑩長老尼。



87.4.15

月初專程回台為導師祝壽的慧瑩法師返港，昭慧法師至中正機場送機。

87.10.25

〔87.10.19~10.26 昭慧法師與悟真法師偕七十六高齡的知光法師返廣東梅縣家鄉探親五日，並於千佛塔寺弘法。23日離開梅州市，至香港，由前弘誓學僧惟正與惟清二師陪同，作三日



昭慧法師於廣東梅縣千佛塔寺弘法後，至香港妙華佛學會講述「印順導師的思想」。講畢，慧瑩長老尼致贈紀念品。（民國 87.10.25）

遊，於26日返台。〕在港期間，慧瑩法師請昭慧法師於是日上午至妙華佛學會講述「印順導師的思想」。

88.12.25



慧瑩長老尼與學團師生合影於雙林寺。（民國 88.12.15）



於法印樓二樓會客室，長老尼敦請昭慧、性廣法師為妙華會友講述法義。（民國 88.12.25）

下午，慧瑩法師率領妙華佛學會來台參訪之居士，蒞臨學院參觀新校舍。弘誓學團師生頂禮接駕。

88.12.26~1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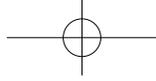
性廣法師陪同慧瑩法師暨妙華佛學會諸居士，自北而南參訪弘揚導師思想之道場及慈航堂、彌勒內院、靜修院、



拜會高雄縣大崗山超峰寺方丈法智長老時，長老親自導覽寺中之十八羅漢洞。（民國 88.12.28）



於超峰寺前合影留念。（民國 88.12.28）



拜會台南妙心寺住持傳道法師。(民國 88.12.28)



於長老尼返港前夕，學院師生於桃園人道素食餐廳為長老尼餞行。(民國 88.12.29)

佛光山台北道場、佛光山、〔大崗山超峰寺、台南妙心寺、〕屏東蓮光寺等諸名利及玄奘大學。30日，慧瑩法師一行返港，性廣法師送機。

88.10.2

長期護持學院的香港妙華佛學會導師慧瑩長老尼，於九月底返台關切印公導師病情，並於本日返港前，由慧璨法師陪同蒞臨學院，參觀新校舍。

89.7.12

導師最資深女弟子慧瑩長老尼偕同侍者明聖法師來訪，師生與安居眾頂禮接駕。

89.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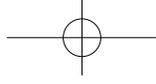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中午於離台前，慧瑩長老尼為學眾開示道：「過去教界許多現象，一直令人寒心；直到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建立了弘誓學院，我覺得從此沒有遺憾了。」昭慧法師則介紹：「慧瑩法師終身弘法，深受香港信眾尊崇。生活極簡單刻苦，卻將信眾供養轉作學院建校及僧教育基金。而明聖法師則長年默默照顧印公導師，使導師得以維持身體健康，為法住世。兩位法師之無私典範，足資效法尊崇。」師生送駕後，旋送慧瑩法師赴中正機場搭機返港。

90.1.1

昭慧、性廣二法師至華雨精舍，探望自港歸來的慧瑩長老尼，並呈閱企劃書，向導師報告學團將舉辦「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以法供養來祝壽。性廣法師亦將新書之部分已完成稿呈請導師先行斧正。是日，昭慧法師代天下文化出版社轉達其欲為導師作傳之請求，導師答允。此一消息，令天下文化發行人高希均、主編項秋萍、預定作者潘煊均非常歡喜，咸以能為一代高僧作傳發行為榮。

91.1.4

月初，香港慧瑩長老尼由勞海新居士陪同，返台拜望印順導師，今日上午陪同導師自花蓮靜思精舍返回台中華雨精舍。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聞長老尼回



九十一年元月初，香港慧瑩長老尼由勞海新居士陪同，返台拜望印順導師，一月四日上午陪同導師自花蓮靜思精舍返回中華雨精舍。下午於華雨精舍書齋與印順導師合影（後排左起：慧理、慧瑩、性廣、常光、明聖、昭慧法師）。（民國 91.1.4）

台，乃於上午趕至華雨精舍拜望導師與長老尼。下午，妙雲蘭若慧理法師與常光法師亦來到精舍。大家相聚，甚為難得，遂與導師合影留念。

慧瑩法師今年八四高壽，早年於壹同女眾佛學院擔任監學，其時慧理法師就讀於該佛學院，其後兩人皆追隨導師出家。兩人早於民國七十年代，即對昭慧法師極為愛護，至今猶是在精神上與經濟上無私掖助昭慧法師的大德長老尼。

慧瑩法師於民國七十五年大力贊助，促成了昭慧法師的第一本著作《如是我思》之出版。法師本人自奉甚儉，生活宛若苦行僧。凡有信眾供養，均於每次返台之後，平均分配，布施給弘揚導師思想的幾個教育、文化、慈善機構，弘誓學團長年受到法師資助建校與教育經費，對法師無私為法的精神，甚為感佩！

下午，昭慧法師至導師書房，向導師報告佛教、社會、學院及個人近況，並報告明年為慶祝導師九秩晉七嵩壽，將舉行第三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主題為：「人間佛教與當代對話」。導師欣然同意，並掛起老花眼鏡，細讀近期《弘誓》雙月刊（特別是第52期「告別傳統」專輯）之文章內容。

91.11.16

香港慧瑩法師晚間來電告知：對昭慧法師所著〈菩薩無住相布施——漫談《金剛經》要義〉（第59期《弘誓雙月刊》已全文刊出，弘誓網站亦已上載）極為賞識，將轉載於香港妙華佛學會之刊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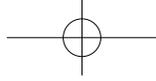
91.12.1~12.3

12月1日，昭慧法師赴香港參加「the Workshop on "Gender and Religion"」（性別與宗教研討會），法聞師父隨行。

本次國際研討會由香港中文大學與



慈祥的慧瑩長老尼至昭慧法師下榻的中文大學雅禮賓館昆棟樓造訪法師。（民國 91.12.2）



香港城市大學聯合舉辦，發表論文的學者教授來自世界各國，研討的範圍遍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道教與佛教女性之相關議題，可謂多元而豐富。

12月2日上午，高齡84歲的印順導師大弟子慧瑩長老尼，由陳家和、張豔瓊伉儷陪同，至昭慧法師下榻的中文大學雅禮賓館昆棟樓造訪法師，與昭慧法師深談約兩個小時。長老尼並將信眾對他的護持，逐筆存留下來，轉捐給本院



長老尼因消化系統機能退化之病緣，回慈濟檢查，院方並為長老尼之左眼白內障而動手術。返靜思精舍靜養時，德悅法師與諸慈濟師姐帶著長老尼於花蓮海邊攬勝。（民國 92.11.27 德悅法師提供照片）



慧瑩長老尼、昭慧法師與陳家和、張豔瓊伉儷合影。（民國 91.12.2）

僧教育專款，共計港幣31,000元。他還將信眾供養的中藥材也打包帶來，贈送法師與學院，長老尼長期對法師與本院師生的護念之情，師生無任銘感！

本日下午，研討會開幕。

昭慧法師於12月3日上午會議中發表論文：〈佛教比丘尼與台灣社會〉，獲得非常熱烈的迴響，討論欲罷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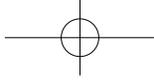
92.12.6



返靜思精舍靜養時，德悅法師與諸慈濟師姐帶著長老尼於花蓮海邊攬勝、山邊漫步並參觀佳民國小。（民國 94.12.1 德悅法師提供照片）

上午，昭慧、性廣法師至花蓮靜思精舍，探望刻在養病中的慧瑩長老尼。到來方知證嚴法師在前月巡迴慈濟分會「歲末祝福」之時，因過度疲累而罹患重感冒，已打點滴一段時日，兩人乃先拜見證嚴法師，並請法師為佛教、為眾生而珍攝色身。

拜會證嚴法師之後，兩位法師在知客德如法師帶領之下，至樓上寮房拜見慧瑩長老尼，並與長老尼共進午餐。長老尼嚴謹自持，即使被精舍尼眾尊為



「師伯」，且在病緣之中，體力不濟，但她還是凡事自己動手，儘量減少晚輩照顧她的負擔。昭慧法師懇邀長老尼，



長老尼在寮房中與昭慧法師合影。(民國 92.12.6)



長老尼在寮房中與諸位法師合影。(民國 92.12.6)



長老尼於精舍庭院散步。長老尼非常隨和，特別穿上長衫，配合性廣法師之取景，或立或坐，以利於拍照。(民國 92.12.6)

在返港之前蒞院普照。是日下午，性廣法師為長老尼在寮房及精舍庭院中攝影留念，長老尼非常隨和，特別穿上長衫，配合性廣法師之取景，或立或坐，以利於拍照。

慧瑩長老尼高齡85歲，係印順導師座下女眾資深弟子，長年在香港弘法，自奉簡約而待人以慈，每將信眾供養之財物，轉贈台灣弘揚印公導師思想之道場與法師。特別是昭慧法師與本院，蒙受長老尼之恩澤最深。本年9月間，長老尼至慈濟醫院動右眼之白內障手術，術後良好；11月4日，長老尼因消化系統機能退化之病緣，回慈濟檢查，院方再為長老尼之左眼白內障而動手術。

92.12.28

下午，慧瑩長老尼在慧瑞、慧璨、德杰法師陪同下，率領香港佛教護法一行十四人蒞院參訪，學團師生頂禮接駕。慧瑩長老尼人格潔淨，自奉儉約，長期於香港弘法，甚受信眾之敬重。11月4日，長老尼因消化系統機能退化之



慧瑩長老尼在慧瑞、慧璨、德杰法師陪同下，率領香港佛教護法一行十四人蒞院參訪。(民國 92.12.28)



慧瑩長老尼與昭慧法師在導師的塑像前合影。(民國92.12.28)

病緣，回慈濟檢查，院方並為長老尼之左眼白內障動手術。長老尼無私忘我，法體雖猶瘦弱，依然一心繫念香港法務，婉辭諸師兄弟與晚輩勸請留台長期養病之心意，擬於本日晚間搭機返港。

香港護法於25日來台迎接長老尼，並至台中華雨精舍向印順導師禮座，順道參訪慈濟志業、妙雲蘭若、福嚴精舍與本院。在嵐園舉行座談時，昭慧法師向香港護法們提及長老尼對他個人以及本院長期護持的深厚恩德。

93.6.15

上午，香港慧瑩長老尼、勞海新居士等一行五人返台，慧燦、昭慧、性廣法師接機，並陪同慧瑩長老尼赴花蓮靜思精舍。稍晚，昭慧、性廣法師先行至慈濟醫院向印順導師請安。

93.6.27

上午，昭慧、性廣法師搭機赴花蓮，至慈濟醫院，與證嚴法師一同向刻在醫院靜養的印順導師請安。由於林欣

榮院長率全院醫療團隊盡心照顧，導師氣色相當良好，並將於近日返回靜思精舍靜養。是日，兩位法師陪同證嚴法師向刻在住院的慧瑩長老尼請安，並探視部分病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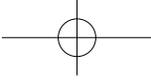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94.2.13

香港妙華佛學會勞海新、麥麗群、林平嶽、陳麗珍、朱家諾、嚴國雄、湯偉平等居士一行七人，新春期間至花蓮向印順導師禮座，亦向刻在花蓮的妙華佛學會導師慧瑩長老尼請安。下午，勞居士等人蒞院參訪，於嵐園座談時，特向昭慧法師請示佛門稱謂為何有男性化傾向（如稱作「師父」、「師兄」）的問題。法師從社會的男性沙文意識、修道男性對女性誘惑的恐懼意識、以及修道女性傾向中性的自我定位等各種角度而作分析。

94.2.14~2.15

14日為農曆正月初六。清晨，學團師生十九人出發至花蓮，中午至七星潭海灘用餐，下午抵達靜思精舍，向印順導師、慧瑩長老尼與證嚴法師禮座、拜年。晚間至慈善寺，向達瑩長老尼禮座、拜年；慈善寺準備了非常豐盛的晚餐，並為一行人安排住宿。

香港慧瑩長老尼難得在台過農曆年，即將於初九（17日）返港，她不但長期將信眾供養金贊助本院僧教育，而且這次見面時，特贊助兩萬元，交代



要作為第六屆「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研討會的贊助款。昭慧法師向長老尼說明：今年將於四月號的《弘誓雙月刊》編輯「仁者嵩壽」專刊，但謹遵中華佛研所李志夫所長之建議，提前於去年慶祝印公導師百歲嵩壽。故將於導師壽誕之後，再依能力所及，贊助其他弘揚導師思想的學術會議活動。長老尼聞言立即表示：該款項亦可贊助「仁者嵩壽」專刊。

94.4.26

〔慧瑩長老尼在勞海新居士陪同下來台，本日返港，昭慧、性廣法師至機場送行。〕

94.5.19

中午，昭慧法師於輔大宗教研究所上完課，趕去松山機場，搭機至花蓮慈濟醫院，探視病中的印順導師，接著到靜思精舍探望月初自香港返台的慧瑩長老尼，正好遇到來台探視慧瑩長老尼的香港慈航靜院淨達法師。閒談之中，兩位香港長老尼與昭慧法師針對「廢除八敬法運動」交換意見，對此一運動之期許甚深。

95.9.19

上午，昭慧法師在論玄師父陪同之下，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啓程展開成都與印度的學術之旅，為期16天。法源講寺真理法師慈悲護念昭慧法師，不捨得見其獨行，乃贊助論玄師父的全程旅

費，希其陪同出國，擔任助理。

第一站先至香港。為了探望88高齡的慧瑩長老尼，法師特將飛抵成都的航班訂在晚間。近午時分抵港，陳宜卓與劉燕薇居士前來接機，陳居士駕車載法師們前往新界沙田，抵達法雲蘭若時，慧瑩長老尼與妙華佛學會佘秀英、何翠萍居士已在門口等候。當家師知淨法師帶著印尼助手Mini（阿諦）熱心提供了豐盛的午齋，長老尼也準備了豐富可口的點心與水果。知道法師今晨三時方睡，五時即起，恐其精神不濟，故於午齋之後，長老尼又請知淨法師於二樓安排兩間房間，讓法師與論玄師父午休。於是原屬探視長輩之旅，反倒成了旅途中愜意的休憩站。

午休竟，長老尼已在樓下等候，招呼法師與論玄師父至齋堂食用點心，然後帶至蘭若一角的小茅蓬。這是長老尼長期駐錫的所在，空間非常狹小，擺設更是簡單。除了佛像、印順導師法像、經典書籍與日用物品外，一無所有，連浴廁都是搭建在屋外的小鐵皮屋。原來長老尼自奉甚簡，長期以來，所有善信供養金與供養品，她全都攢積起來，待到返台之時，供養導師，佈施佛教文教機構。本院師生與昭慧、性廣法師，即長期蒙受長老尼護助之恩慈。因此參訪長老尼所安住之簡陋茅蓬，在敬佩大德行止之外，還多了一份殷重的感恩之情。



昭慧法師甚感一代大德無私為法、生活質樸之典範，乃建請長老尼憶述生平，並當場作了一些筆記。

相談甚歡，不覺已近五時，陳宜卓居士已開車在山下等候，於是向長老尼告假，在劉燕薇居士陪同下前往機場，等候飛往成都的晚班飛機。

接近子夜時分，從成都機場出來，玄奘學術會議主辦單位已派人在機場迎候多時，耀行、彰妙法師亦前來接機。是晚住岷山飯店。

95.11.24

下午，明聖法師至慈濟新店分院探視知光師公，並帶來慧瑩長老尼護持學院的捐款，告知看顧師公的心皓師父：慧瑩長老尼刻在花蓮慈濟醫院住院診治中。

95.11.25

上午，昭慧法師自花蓮慈善寺赴慈濟醫院探視慧瑩長老尼。長老尼近期因心臟功能衰弱，易於氣喘，故返台住進慈濟醫院診治。

96.1.4

傍晚，香港慧瑩長老尼、台中華雨精舍明聖長老尼蒞院普照，兩位香港慈濟委員葉智美、徐詠霜居士隨行。學團師生搭衣於大殿鳴鼓接駕。慧瑩長老尼開示：讚嘆弘誓學院為佛教作育英才，宏揚導師思想，影響力不只限於台灣，甚至及於全世界，功德實不可思議。鼓勵學團同學，為法精進，感念師恩，將



性廣法師趕返學院，在嵐園合影留念（前右：明聖法師；後左、右：葉智美、徐詠霜）。（民國 96.1.5）



學僧以輪椅推著長老尼於校園散心，再帶長老尼至附近的鍾家花園賞花（立者右起：明聖法師、明一師父、傳聞師父、小狗波羅）。（民國 96.1.5）



帶長老尼至附近的青松農場賞花。（民國 96.1.5）

來都成法門龍象。

96.1.5

由於今、明兩天，昭慧法師需至花蓮慈善寺講授《阿含經》，早齋過後，



先行離院趕往松山機場，乃由知客明一師父於嵐園招待慧瑩、明聖長老尼，並帶領參觀導師紀念室，隨後到鄰近的鍾家花園、青松農場遊賞。午齋之後，明一師父、德發居士送兩位長老尼至中正國際機場，送慧瑩長老尼搭機離台返港。

96.2.28

自農曆年前的除夕（17日），高齡89歲的慧瑩長老尼法體欠安而住院。消息傳來，在台的印順導師弟子門生，均極為關切，力勸長老尼返回花蓮慈濟醫院就醫。慧理、常光、昭慧法師等甚至一度想飛往香港，親自將長老尼接回台灣。但因香港的醫院方面認為病情不穩，不宜乘坐飛機，因此延至26日方纔獲醫師同意離院，並訂好機位，擬於兩天後（本日）返台。

上午，慧瑩長老尼在慈濟委員葉智美陪同下回台；明聖長老尼、昭慧法師與本院學眾仁慈、明一、心皓、傳聞、德風等與慈濟的四位師兄姊，都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接機。慧瑩長老尼身體非常虛弱，因心臟疾患而不時氣喘，靜默少言，但依然是一貫的安詳、自在、謙遜、體貼。旋由昭慧法師開車，載兩位長老尼至松山機場，兩位長老尼與慈濟師姊們搭乘下午1:40分的復興航班飛抵花蓮，立即入慈濟醫院診治。

96.3.5

上午，郭榮宗立委、黃偉哲立委、

弘誓文教基金會、玄奘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於立法院紅樓101室聯合召開記者會，宣布2007年為「台灣宗教女性年」。

中午，昭慧法師請學眾於台北法華餐廳用齋，旋即趕赴機場，搭乘下午一時四十分的復興航班，飛抵花蓮，將於晚間在慈濟大學演講。

法師先至慈濟醫院探視慧瑩長老尼，然後至慈大學生中心暫憩。長老尼本日氣色較諸返台時已較好，聲音亦響亮、有力；明日上午將作「心導管檢查手術」，長老尼平靜如昔，只是感歎手術後動彈不得，「好辛苦！」

晚間，慈濟大學賴滄海副校長、通識教育中心程諾蘭主任、林慶祥教授與陳美君教授陪同昭慧法師用餐，然後至靜思堂國際會議廳，由賴副校長主持本晚的慈大通識教育講座。法師的講題是「緣起、護生、中道——自在的人生哲學」，學生聽講之後紛紛提問，共同圓滿了這場智慧饗宴。

演講已訖，昭慧法師再到慈濟醫院，陪慧瑩長老尼默坐良久。由於本年初以來，法師透過電郵，請香港勞海新居士轉知慧瑩長老尼：見長老尼衰病之後，甚有時間的迫促感，欲向長老尼作口述歷史之訪談。長老尼在病榻上忽由感而發，向法師表示：「明聖法師非常了不起，默默奉獻一生來照顧導師，任勞任怨，很希望能有人為她作訪談紀



錄。」法師聞言乃鄭重承諾：假以時日將請學生協助訪談紀錄工作，以完成長老尼之囑咐。

96.3.31

上午，昭慧法師從慈善寺驅車至靜思精舍，探望返台治病、療養中的慧瑩長老尼，並與長老尼、慧琛法師一同從後棟三樓寮房下來，到前棟探視證嚴法師。證嚴法師罹患帶狀性疱疹已半個月，一邊注射著點滴，還是坐著會見長老尼等，談及其病痛之深與重，形容宛如「鐵床地獄」，對病苦人更是感同身受，油然而起悲憫之情。雖然工作稍事減量，但法師在病中依然忍痛參加志工早會，主持一些重要會議。

96.4.23

慧瑩長老尼在花蓮慈濟醫院悉心治療下，身體好轉，乃於19日返回台中華雨精舍。長老尼因弘法心切，要返港講授《法華經》，乃於本日下午一時，在慈濟婷婷居士陪同下搭國泰班機返回香港。明聖長老尼親自開車送行，慧瑜長老尼與昭慧法師皆前來桃園國際機場送機。昭慧法師大姊德風居士特帶來學團師父們所製作的便當，供養大家使用。由於德風能講流利的廣東話，與長老尼相談甚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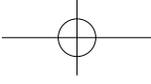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96.12.11

本日清晨，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在傳聞法師、德風及德發之陪同下，前往

桃園機場與陳悅萱居士會合後搭機前往香港，展開一連五天的演講、訪談及研討會行程。〔主要是應趙文宗（香港樹仁大學法律與商業學系副教授）邀，於12至15日，於香港樹仁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所舉辦的首屆「廿一世紀中國性／別國際圓桌會議」上發表論文。〕九時四十五分抵港後，余秀英、關鼎協、何翠萍及梁卓文等四位妙華佛學會居士已於機場等候，由關鼎協居士駕車，一行人隨即前往新界沙田法雲蘭若，拜見慧瑩長老尼，四位居士則沿途為兩位法師介紹香港。

路途之中，得知慧瑩長老尼昨晚不慎跌倒，昭慧法師十分憂心，待及會面，果見到長老尼的後腦兩處腫起。為避免大家擔心，長老尼幽默自嘲：「一個晚上就起了兩棟樓。」所幸在常住瑞深法師的悉心照料及偏方治療下，隔日即消腫無礙。於大殿禮佛時，長老尼堅持親自執磬迎賓；隨後即請大眾品嚐由其親自熬煮之三棗茶（南棗、蜜棗及甘棗）。另外，瑞深法師亦特以其在大陸自家果園栽種之橘子款待大眾；當家師知淨法師則親自主廚，準備了一桌極為豐盛的午餐，席間殷勤佈菜，令人深深感受到法師們歡迎遠客到訪的盛情。

勞海新居士特將其位於鰂魚涌英皇道寶峰園的處所讓出，並經余秀英、李淑貞、鄧秀瓊及吳秀群四位居士的悉心打掃，供昭慧法師一行人居住。下午，



兩位法師與悅萱返回住所歇息。

晚間則由妙華佛學會梁志高主席及董事們，於三德素食館招待晚餐。飯後至於妙華佛學會位於港島北角的講堂，昭慧法師以「佛教生命倫理學」為題，為大眾做一個半小時的演講。

96.12.12

本日一早七時半，昭慧法師及性廣法師便在余秀英居士陪同下，由關鼎協居士駕車前往法雲蘭若拜見慧瑩長老尼，於八時半以後，即在長老尼的茅篷院落之中，進行口述歷史之訪談，預備在明年八月號的《弘誓雙月刊》製作專輯，以慶祝長老尼九秩嵩壽。在場尚有《妙華會訊》編輯何翠萍居士。

長老尼雖以八秩晉九高齡，仍諸事皆不勞煩他人，並且自奉甚儉，過著清淡簡樸、嚴謹自律的生活。長老尼原本謙稱其過往歷史「不足稱道」，但在問答之中，也就欣然憶述求法往事。長老尼談起過往生平時，精神健鑠而眼眸清亮，其求聞與講說佛法的熱誠，絲毫不因歲月而稍減。中途長老尼從房內取出法舫法師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書頁已經泛黃。原來該書背後有個求法者的感人故事——長老尼早年為法舫法師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作講記時，一連十日撰寫而不休不止，導致手指都變形而再也不能復元了。其聞法、求法之認真，令吾後輩肅然起敬！

坐久之後，昭慧法師建議長老尼於

蘭若院內行走，長老尼邊走邊談，述及早年適逢戰亂，生活動亂流離，戰後於廣州如來庵親近遠參老和尚以聞熏佛法，於糧食匱乏的艱困環境中，不忍增加常住負擔，乃選擇「以法為食」，十天之內不進米糧，而打水、勞作等日常作息，均毫無異常。這段長老尼從未談起的求法往事，令在座人士均為之動容。

隨後昭慧法師請慧瑩長老尼一一解說現存之歷史相片，性廣法師則一一翻拍留存，長老尼雖年事已高，記憶力卻仍然十分驚人，所有的場景、人名，甚至早年的師長學友，均能不加思索即一一道來。

午齋後稍事休憩，又廣續訪談；直至下午四時許，因與浸會大學吳有能教授有約，這才結束訪談，向長老尼告假，前往志蓮淨苑，與吳永能教授會面，妙華佛學會副主席蕭式球居士亦陪同導覽志蓮淨苑。蕭式球居士目前任職於志蓮淨苑文化部，並在妙華佛學會教導慈心禪。於此間的文物流通處，湊巧遇到寧波慈溪市陳迪川局長與寧波市佛教會的法師們。大家於此重逢，份外感到親切。

吳教授帶領大眾參觀此一香港新的佛教景點，並述說其建築過程中所展現的香港佛教界力量、大雄殿與天王殿之唐式建築特色。接著前往參觀淨苑下方之南蓮園池，該一公園係由港府委託志



蓮淨苑建造管理，整座園池以山西有跡可尋的唐絳守居園池為藍本而建成。園池內有許多奇石古松，多半收集自中國大陸，此外尚有榕林、蒼塘、圓滿閣及仿唐式之各個藝術展覽館。

晚間，妙華佛學會居士於舊會址準備了豐盛的晚餐，餐後一行人再步行至新會址的講堂。是晚，性廣法師以「人間佛教要義——兼論印順導師禪修思想之貢獻」為題向大眾開示。

96.12.14

本日至15日，香港樹仁大學法律與商業學系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聯合舉辦首屆「廿一世紀中國性／別國際圓桌會議」（A Roundtable: Chinese Gender/Sexuality in 21st Century）。本次會議係黃慧貞（香港中文大學宗教文化系副教授及系主任）、趙文宗（香港樹仁大學法律與商業學系副教授）之所安排。

晚間，妙華佛學會董事梁卓文居士在九龍尖沙咀之上海功德林素食館，設宴供養昭慧法師和性廣法師，並邀請曾任香港佛教學校校長及香港明珠佛學社副社長之黃家樹校長與兩位法師共進晚餐，並由勞海新、梁卓文、余秀英、何翠萍等居士作陪。

96.12.15

上午十時，開始「廿一世紀中國性／別國際圓桌會議」第二天議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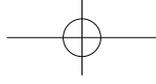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先由昭慧法師發表其論文〈「情」與「欲」的佛法觀點〉（法師口述，陳悅萱整理之草稿），接著由黃慧貞教授從基督教的倫理觀點，探討香港關於「性」的道德性爭議，最後由黃結梅教授報告香港大眾從醫療健康的角度，對待同性戀者的態度。

昭慧法師的論文在會中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詳見陳悅萱著：〈一場精彩的「佛教情欲觀點」論辯——香港「廿一世紀中國性／別國際圓桌會議」側記〉（該文將配合本雙月刊之專題刊載；但已先行刊載於第167期《佛教弘誓電子報》）。

雖然會場的討論熱烈得欲罷不能，但由於時間有限，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便先行離開會場，由勞海新居士駕車前往新界沙田的法雲蘭若，向慧瑩長老尼告假。

慧瑩長老尼對於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的第三度到來，非常歡喜，而先行前來之余秀英、何翠萍、李淑貞及鄧秀瓊等居士，早已準備好八寶粥、素叉燒包等點心，隨後德勵居士特別帶來港式點心及炒麵，長老尼於歡喜之餘，也陪同大眾再次進餐。由於炒麵放置稍遠，長老尼如此高齡，卻費力的站起身子，勞請居士為其盛麵，其對後學尊重之古禮餘風，實足以為後生晚輩遵循之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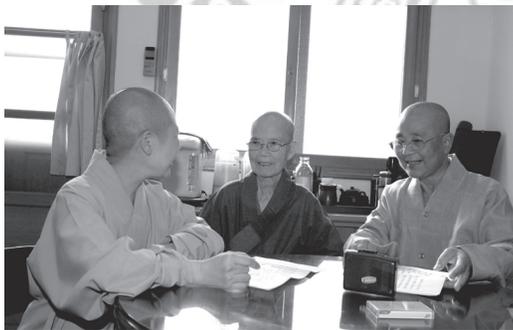
席間長老尼仍殷殷敦請兩位法師，要時常前來度化香港眾生。其為法、為



衆生之堅志與願力，令在座大衆至爲感動。飯後長老尼並興致勃勃地爲兩位法師介紹法雲蘭若的環境，包括了一口仍有水源的古井、前人於井旁供奉的井神小廟、瑞深法師種植之花草，以及長老尼簡陋茅篷的建造過程等等。隨後昭慧法師從個人電腦上放映其爲妙華佛學會演講準備的簡報，向長老尼報告內容大要，並放映由台灣土狗公益協會（鄭惠中老師等人）所製作的本次INEB大會紀錄影片。長老尼赤子天真，看得津津有味。最後因班機時間已近，於是在合影留念後，由勞海新居士駕車前往機場，而妙華佛學會主席梁志高居士則自行前往機場，爲兩位法師送行。

晚間八時半，兩位法師帶著代表香港諸多居士盛情的行李，返抵桃園機場，並在明一法師、德風、德發接機下，回到佛教弘誓學院。

97.7.24



赴新城鄉靜思精舍，探視療病中的慧瑩長老尼。適香港有居士用粵曲「帝女花」曲調「粧臺秋思」改寫讚頌三寶歌詞，並錄成錄音帶寄來。昭慧法師遂伴隨錄音機唱給長老尼聽。長老尼大感驚奇，問法師：「妳不會廣東話，怎麼會唱『帝女花』？」法師說明：是大學時代聞唱片喜歡而學起來的。（民國 97.7.24）

上午，昭慧、性廣法師於慈善寺與達瑩長老尼用過早齋之後，即赴新城鄉靜思精舍，探視療病中的慧瑩長老尼。慧瑩長老尼自7月2日即自港返台，於慈濟醫院療治其心臟、腸胃、眼疾。於精舍靜養期間，德杰、德根師父悉心看護。長老尼身體更瘦弱了，只剩三十二公斤，由於視網膜出血，已有一眼幾乎無法辨視，耳力也漸弱，須以較大音量與她交談。由於心臟衰弱，講話不宜過多，否則容易氣喘，腸胃功能更形退化，所以時常如廁。體力衰弱至此，精神卻依然矍鑠。

午休後，再過來陪伴慧瑩長老尼。適香港有居士用粵曲「帝女花」曲調「粧臺秋思」改寫讚頌三寶歌詞，並錄成錄音帶寄來。慧瑩長老尼聞鄉音而欣悅聆聽，昭慧法師遂伴隨錄音機唱給長老尼聽。長老尼大感驚奇，問法師：「妳不會廣東話，怎麼會唱『帝女花』？」法師說明：是大學時代聞唱片喜歡而學起來的。

臨行前，依然如92年12月6日一般，在客廳屏風前與長老尼合照留念。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性廣法師香港佛法講座聽後感

doi:10.29665/HS.200808.0010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周玉蓮

頁數/Page：89-9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性廣法師香港佛法講座聽後感

講題：人間佛教禪觀要義——兼論印順導師禪學思想之貢獻

■ 周玉蓮



性廣法師演講神情。(民國 96.12.12)

在妙華新講堂連續五晚，舉辦了佛法講座。三位法師雖然各有主題，但全都是圍繞著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十二月十二日晚的講題是「人間佛教禪觀要義——兼論印順導師禪學思想之貢獻」，由性廣法師主講。

法師在禪修方面頗有經驗，她一開始就提出一些對學習禪修很有幫助的重點。她表示在修行系統中，很多人都修安般念，人們把它叫做數息觀，但在原本的梵文中，是沒有數的意思，安般是出入息，念是專注的意思。在靜坐的時候，心比較安靜的就不用數，因為數是有名言概念，會把心擾亂。但是，心太散亂的話，那就要退而求其次數一數吧！若是心能夠靜下來時，就把數目字拋開，把注意力放在鼻息處。法師把禪法在過去與現在的發展有甚麼不同，以及漢傳、南傳、中國佛教、聲聞、大乘等等的變化作了詳細的講述與分析。她還介紹一本導師的著作「中國禪宗史」作為參考。

有一些人士，說導師天天在看書寫書，沒有做修行的功夫，質疑他的修為與貢獻。法師說這是惡意的批評，學習禪修時必須有善知識指導，但經典的開導是修學的基礎，從文字中可以得到正見。再說，修行時沒有修學的基礎，沒有正確的觀念指導，那你閉上眼睛做甚麼？你以為做甚麼能得到



止觀堂奧

解脫呢？所以，語言文字對修行啓發智慧是有很好的貢獻。到了「中國禪宗史」這本書面世後，導師的佛教思想是深廣而全面的看法才被肯定。

當要學習靜坐時，一定要清楚了解方向，古代大德一向以修心爲必要。導師認爲修身也很重要，如果一開始就觀心比較容易出問題，因爲無常幻滅心是假象，不知如何去找也不知哪裡找？

《金剛經》有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法師說：「一開始就觀心是很容易走入唯心；無常幻滅心是假象，真常不滅的心又如何得知呢？這些問題對初學者是很困擾的。」法師認爲應先依緣起論來說，觀身比較不容易出問題，當觀身的時候，不管是觀出入息或觀不淨身，都能察覺到它的無常變化，剎那剎那間在起生滅。但在觀身的同時也要著重觀心，因爲身心是相互交感的，無心者無身，無身者無心。

導師提倡的人間佛教是利他的大乘思想，與漢傳中國佛教和聲聞的修行思想不一樣。聲聞是緣自身苦，發出離心修解脫道。菩薩在禪定中所緣的都是選擇利生法門，大乘是依衆生苦，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導師認爲在道場中靜坐禪修是基礎，走入人間並不是放棄修行，禪修的道場可以是十字街頭，因爲對象是苦難的衆生，菩薩的定都在行、住、坐、臥中。古傳禪修方面多講及四禪八



聽衆一隅。(民國 96.12.12)

定，到大乘的時候就有講到三昧。法師以真實的事作爲例子：話說在台灣有幾位佛教徒，在新年期間不去找娛樂，卻去了愛護動物協會照顧動物，爲牠們洗澡，天天掃狗糞，掃到一心不亂的三昧。聽衆笑聲四起，法師說：「這不是說笑的，她們真的在修行啊！你們可放心跟我學禪，我是不會叫你們去掃狗糞的。」又是一陣笑聲。

講到導師在禪學思想之貢獻時，她講得很謙虛，她說：「導師至少把中國佛教一直都往唯心修心的最秘密乘的道路上，把它拉回來，叫它實地一點，不要落入形而上學的形式上。」法師在台灣也有辦禪修課程，跟學生一起學四禪八定，這與聲聞沒有分別。她說：「那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會一輩子都坐在道場中，在這七天裡，我們要學會一點本事。禪堂環境清靜，可以集中時間集中精神的鍛鍊身心，學習有次第的專心和正見的培養是比較有利。當有了本事，出來的時候，在每一個工作崗位都

能做到更投入更專心，像菩薩那樣能做到三昧。」她又拿學習駕駛作譬喻：在台灣學駕駛先要在駕駛場學拉手掣、踏油、入擋等，那只是學本事，要開車一定要走出駕駛場上路。法師嘆息時間太短不能多講，只有十分鐘給我們答問。

法師說她會逐一解答我們的問題，因為各種禪法都是可以分析的。有聽眾問：到底靜坐時要不要閉上眼睛？法師答：「我不會告訴你要還是不要，但我會給你們分析。當眼睛張開時，眼可以見色，意可以知道眼所見的色。舉例：當你張開眼睛靜坐時，看見前面有一個梵文字但又沒有學過，像是鬼畫符。表面上對你沒有構成名言概念，但意識是會伴隨著眼、耳、鼻、舌、身等五識所生起的心念的概念。禪定是不具五識所現起的獨頭意識，禪的意思是單獨，定中獨頭。但是，當你十分疲倦昏沉時，唯有把眼睛張開。又或者你的定力能夠做到視而不見時，也可張開眼睛，否則，張開眼睛是不能入定的。」

另一位發問：「禪坐時是否一定要觀想？為甚麼我一點也想不到，連自己也察覺不到，一片空白？」法師打趣的說：「閉上眼睛黑黑的一片空白，你不是坐禪，是昏掉了。」笑聲四起。法師用開示的形式解答我們心中的疑問，她說坐禪時不一定要觀想，只要做到「制心一處」便可，久而久之，到有了定力時便可隨緣入觀。她認為人們不應一開

始就說自己不會或很慢，好像給自己一個魔咒。要把這心魔解開，要告訴自己；不知道要多久，但我會努力。法師說當五蓋現前時，的確很困難，但心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有信心和恆心，早晚都坐一坐，定會一步步上進。講座結束前，她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們：學佛的路是很長的，不要懈怠啊！

性廣法師這次的演講，令我們在禪學上得到很大的啟蒙。我個人對法師十分讚歎；她既年青，又有學問，又有深度，而且充滿活力。整個演講，在嚴肅的氣氛中又帶點活潑，正是告訴大眾，佛教既不是老化也不是落伍的宗教。◎

——刊於二〇〇八年三月《妙華會訊》

本院近訊

■校友陳文玲獲取博士學位 並任教大學

本院研究部校友陳文玲同學，已於本年三月間，獲取東京都立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並已於97年6月18日通過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聘任案，擔任該系助理教授。

全體師生特申賀忱！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觀光賭場不會振興經濟

doi:10.29665/HS.200808.0011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葉智魁

頁數/Page：92-9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1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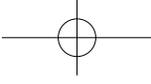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觀光賭場不會振興經濟

■ 葉智魁 (東華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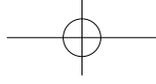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舉行「賭到動搖國本」記者會 (左起：澎湖反賭聯盟陳香育、澎湖青年反賭場聯盟召集人顏江龍、台灣教師聯盟李川信、田秋堇立委、釋昭慧法師、葉智魁教授、綠黨溫炳原)。(民國 97.7.16)

馬總統有意開放「離島博弈」，出發點無非是「觀光與經濟發展」的好處，但是否如此呢？

首先，機會與易及性的因素會造成賭徒人口（含病態性賭徒）的增加。因為賭徒會隨「賭博機會的多寡」及「賭博場所的易及性」而波動。如果社會上能夠接觸到賭博的機會越多，或是賭博場所越易及，賭徒自然會隨之增加。基本上，「開放設置賭場特區」正意味著「能夠賭博的機會增加」及「賭博場所的易及性增大」，因此，只會產生負向推波助瀾的效果，非但原來的賭徒依舊是賭徒，原來並非賭徒的人則有更多的機會成為賭徒，一旦這些新增加的賭徒超過了「特區」的容納量，他們便會另覓途徑去滿足自己的賭欲，而賭博相關問題也只會向特區外惡化蔓延。

其次，對於原先發展條件不佳的地區，「觀光賭場」所吸引到的人往往並非是「觀光客」而是「賭客」。一旦來者是「賭客」，就不太可能對觀光發展有好處。另外，「觀光賭場」對本地人的吸引力，並不會小於對外地人的吸引力。一旦當地住民被吸引到賭場，對地方的生產力與



經濟發展，怎麼可能會有正面的影響？

例如，《芝加哥論壇報》報導指出，芝加哥市民在該州賭場合法化的前一年，前往拉斯維加斯與大西洋城的統計有七十六萬人次，該州的河船賭場合法兩年後，前往拉斯維加斯與大西洋城的人次依舊維持在七十六萬，但是，前去賭場賭博的人次卻由九十萬兩千人次暴增到二五〇萬人次。該報所做的調查發現，河船賭場七成左右的客源是來自鄰近的區域，只有3%來自外州。顯然，賭場的易及性增加，大大地擴大了芝加哥地區的賭博人口，而這些人也大多成為鄰近河船賭場的最主要客源。無庸置疑，所增加將近一六〇萬的賭博人次，以及他們每年耗損在賭博上的時間與金錢，對芝加哥市與伊利諾州的產業的負面衝擊是難以估計的。

另外，據愛荷華州立大學針對河船賭場對當地商家影響所作研究調查顯示：僅一成二左右的商家表示生意有成長，兩成九表示生意變差，約六成表示沒有影響。這份調查亦指出，愛荷華州河船賭場的賭客有九成四是該州的州民，而且其中有將近三分之二是賭場所在郡的住民。根據Smith and Hinch的研究指出，加拿大的賭場並非吸引觀光客的賣點，紐奧良的賭場的客源當中居民佔了六成。

賭場業者一再宣稱賭場設置可招攬觀光客、帶動地方產業、協助振興

地方經濟。但美國與加拿大的經驗卻明白告訴我們，除了給莊家帶來龐大的利潤外，開設賭場的地區（除了極少數特例如拉斯維加斯）非但未給地方帶來觀光客，反而因提供便利又合法的賭博場所，讓許多當地居民將自己辛苦賺來的血汗錢送進賭場。此外，更對當地的非賭博性產業與地方經濟帶來嚴重的衝擊。Nichols等人針對八個社經背景與人口條件相仿的賭場區域所作的研究發現，有七個區域發現當地破產率有提昇現象，其中五個區域還呈現統計上的顯著相關。

由所舉的例子可見，賭場合法化非但無法產生振興地方經濟的效果、也不見得會帶來觀光客，反而會嚴重打擊原有產業、增加破產率、重挫地方經濟，甚至導致「經濟陣亡」。

——刊於九十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扼殺宗教學術正常發展的黑手

doi:10.29665/HS.200808.0012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釋昭慧

頁數/Page：94-9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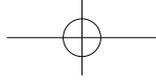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扼殺宗教學術正常發展的黑手

■ 釋昭慧

最近走到哪裡，都遇到學界友人的關切之情。一句「妳們受到了不公待遇」，讓一切盡在不言之中。

撰寫本文，緣自看到（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系主任在一篇研究報告後記中，有感而發的慨言：「這次的系所評鑑被列為『待觀察』的打擊，現在我每天失眠，必須服用抗憂鬱的藥品，因藥性的作用每日頭腦昏沈，全身提不起勁，若不服用，則擔心情緒無法控制，做出不理性的行為而上頭條新聞。」「或許本文是從事學術生涯的最後一篇論文！」原因是，本系所師生用心的所有傑出表現，「在評鑑委員眼裡竟是一文不值，以一位系上老師三年未發表論文，及道教組老師被師大挖角而缺人離職為理由，用連坐並賞巴掌的方式給予『待觀察』的處分。」誠可謂字字血淚！

單論研究績效，評鑑結果就令人錯愕！原因是，系主任與本人業已連續四年獲得本校的研究優良獎，本人去年還因文化論述而得「中國文藝獎章」，兩人之研究產能，在宗教學界與史、哲學界自有公論；系裡其他老師也並非全無研究表現，且至少有一篇登入SSCI，這在文史哲學門，甚為罕見。然而竟然唯獨本所，因單一教師從事行政而三年欠缺研究表現，於是受到「待觀察」之懲處，事關系所師生之重大命運，其懲罰業已不符比例原則，且有「不教而殺謂之虐」、實施「連坐法」而處罰過當之嫌。

綜觀評鑑報告內容，除上述問題之外，還有許多嚴重問題：

一、有一則述及中研院史語所刊物等期刊上架問題，然而該諸期刊與宗教學研究並無直接關係，與本校中文系所、歷史系較有關聯，且圖書採購與管理，事涉圖書資訊處職權，本次卻非校務評鑑。因此這項指控明

顯的是吹毛求疵，無的放矢。

二、有十三條不符同儕水準一致判定之公正原則：該十三條與其他被劃歸「通過」之同儕系所評鑑意見書之內容大同小異，不外乎是師資、課程、圖書設備、研究生研究空間不足、畢業生就業率、畢業生論文質量等問題。這已佔了負面表述中的三分之一強。其餘則互有強項、弱項，何以彼系所「通過」，而本系所卻淪為「待觀察」之對象？

三、有四條不符同校各系所水準一致判定之公正原則：關乎校方設施，如：研究生研究空間不足、圖書設備採購與管理等，何以本校其他系所未因此而被列為「待觀察」之對象，唯獨本所要負擔此一「原罪」？

四、有三條不符全國文、史、哲系所水準一致判定之公正原則：關乎畢業生就業內容與所學專業不符，這是全國文史哲系所普遍之共同現象，何以其他已受評鑑之文史哲系所未因此而被列為「待觀察」之對象，唯獨本所要負擔此一「原罪」？如此一來，本項指控條文，不啻是扼殺所有文史哲學門發展之黑手，並讓原本已居於弱勢之文史哲學門，受到重創。已有尚未接受評鑑之哲學系所教授表示：見到此一指控，不免為其即將來到之評鑑命運而憂心忡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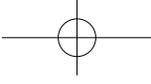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五、有一條不符事實：訪評意見指稱大學部畢業生進入相關領域工作的比率不高，部分是宗教師，而且看不出實

習對畢業之就業有直接關係。事實上，本系所大學部學生從原本素質不佳（屬於大學學測入學之後段班資質）的狀態，入學之後即受到良好的關心與提攜，因此課業突飛猛進，畢業時能大量考上研究所（幾乎是當期畢業生的三分之一以上）；就業率超過當年大學畢業生的一般就業率，照理說，這應是本系所辦學績效優良的證明，為何反而成了「待觀察」的證據？

一位受訪評畢業生告訴筆者：當日訪評委員問及就業內容與學校所學之關聯性時，即中肯地說明：「系上的訓練給我的就業幫助是處世態度與邏輯思考。」處世態度與邏輯思考，這難道不證明了本所相關領域之思想與人格訓練，對學生之就業有所助益的明證嗎？此類EQ訓練難道與專業領域完全無關嗎？本系所教師輔導畢業生就業之辛勤努力，學生有目共睹，教師不會為此而居功，但實不解為何反而有過？

研究生中，確有不少為宗教師，然而這並不表示「宗教師」之畢業生均無職場表現。相反地，本所所培養而已畢業之「宗教師」，已有五人分別在各大學任教；有五人分別在佛學院系所任教，故將「宗教師」排除在「畢業生在職場上的競爭力」之外，顯係訪評委員視「宗教師」等同於「無業遊民」之嚴重偏見。

六、有三條建議內容過於空泛，缺



人間燈火

乏明確指標可依循：本系大學部之實習（特別是海外實習），實屬各系之所罕見，照理說應列為辦學特色，不料竟被質疑「宜避免流於形式」。本系提供了全校最高額的獎助學金，依然被質疑「宜提供學生更多獎助學金及工讀的機會」。本系所是同儕系所中，唯一提供海外實習機會的科系，竟然還被質疑「宜提供學生更多海外學習、研修的機會和資源」，易言之，這三項原屬本系所之優勢，訪評委員卻用輕輕一句「形式」或「更多」，就被判處了死刑，究竟「更多」的標準何在？如何才不流於「形式」？則完全屬於訪評委員的自由心證。

七、有一條質疑「研究生論文之質量尙有加強空間」，本系所申覆表明：研究生在三年間進入博士班就讀人數有十八人，有九部碩士論文已出版成書。評鑑委員竟然硬拗說：九部論文出版成書也「不表示其論文質量完美」。然而如此嚴厲的指控，豈能不依九部專書作過具體審查，就率爾否決其質與量？經與其他被劃歸「通過」之同儕系所畢業生比較發現：本所畢業生在短短十年歲月中出版九本著作，總體畢業論文之「質」或許無從比較，但「量」則並無遜色且猶有過之，何以彼系所「通過」而我系所係「待觀察」？本所老師亦經常於其他文史哲相關系所擔任碩士論文口試委員，論文品質參差不齊是普遍現

象，因此唯獨訪評委員以此一理由將我系所派入「待觀察」之列，甚不符平等原則。

而最受直接打擊的，當屬道教組學生。他們最忿怒的是：評鑑委員在訪談之時，見他們對系所與老師有著那麼高的滿意度，因此一口咬定系所有「動員」之嫌（學生自主性極高，系裡誰敢動員？誰能動員？）如今卻一口咬定諸如道教組師資、課程、圖書之類的負面表述，都是「道教組學生」的意見，已有嚴重造偽之嫌。

最離譜的是訪評委員心態的嚴重偏差：訪評意見中，要求本所於其他同儕系所之間「脫穎而出」，問題是：大家各擅勝場即可，委員有什麼權力要求本所必須「脫穎而出」？這難道是一場同儕系所之間廝殺到你死我活的戰爭嗎？

還有訪評委員對「宗教學」十足外行，例如：質疑本系所與單一宗教研修學院是否有所區隔。宗教學系之辦學特色，在於依宗教學研究方法來研究佛學，這與傳統佛教研修學院，有很大的區隔，所以本系所碩士論文中，有甚大比例，皆是依學生於各寺院、宮廟、儀式、教會大學等，所作之質性調查以為基礎，撰寫完成，這實質成果，與宗教研修學院的研究取向，當然有很大的區隔。

由於本系所在玄奘大學，一向被校方列為重點栽培的標竿系所，擁有其他

系所甚為生羨的唯一系圖書館，卻被指稱「道教書籍過少」，擁有其他系所甚為生羨的最多師資，卻被指稱「道教師資課程不足」，沒想到其他系所安然過關，而本系所卻列名處分，這已引起其他各校未被校方列為重點栽培，客觀條件遠遜於本系所的同儕系所強烈的共同關注與極大同情。

這些系所有的業已過關，有的尚未輪到系所評鑑，但是他們都知道：過關，也只是因為評鑑委員投票時，多數決而「幸運過關」，不過關，則是因為來意不善的委員居多，如此而已。因此，倘若不針對本系所的評鑑報告書內容加以質疑，一旦形成判例，那麼改天這些外行意見，勢將是記記致命的「血滴子」。

同儕評鑑在美國大學行之有年，為何在台灣卻產生這麼重大的問題？原因在於教育部的政策錯誤。它試圖運用評鑑來淘汰一些劣質系所，以因應少子化世代的來臨。但是從本系所的遭遇看來，這已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反向淘汰。一些扼殺宗教學術正常發展的黑手，業已透過評鑑系統伸入系所，用粗暴的手法來干擾正常的教育市場機制，讓教學與研究績優教師受到重創而萌生退志，令人傷心浩歎！

教育當局必須當機立斷，讓高教評鑑與退場機制分流，前者可以作為學生填寫志願的參考指標，後者則回歸到正

常的教育市場機制運作。學生永遠比五個各懷心腹事的評鑑委員知道：他們需要什麼就學環境。

（本文已另行摘要刊於7月2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前（93）期更正

1. 第85頁所載「歷屆校友榜單」中，釋德謙亦為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班96年入學考榜首。故本院歷屆共有九位師生分別榮膺各校研究所榜首。
2. 第92頁照片置入有誤，茲更正補刊於下：



國際入世佛教協會（INEB）執行委員Mr. Jonathan Watts（前坐者）與出野智史醫師（右），陪同全日本佛教會國際委員會戶松義晴法師（Rev. Yoshihara Tomatsu，右三）蒞院拜會昭慧法師。（97.5.8）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關於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所評鑑個人之回應

doi:10.29665/HS.200808.0013

弘誓雙月刊, (94), 2008

作者/Author：黃運喜

頁數/Page：98-10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808.0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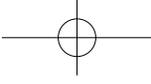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關於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所評鑑個人之回應

■ 黃運喜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主任)

受到這次的系所評鑑被列為「待觀察」的影響，現在我經常失眠，必須服用抗憂鬱或鬆弛肌肉的藥品，因藥性的作用時常頭腦昏沈，全身提不起勁，若不服用，則擔心情緒無法控制，做出不理性的行為而上頭條新聞。

從民國81年參與玄奘建校開始，我就以校為家，將玄奘當成自己的事業在經營，每年最多到校360天，每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17年來捐（及募）款用在學校或宗教系的金額已達800多萬，遠超出退休後所能領取的退休金，（現因評鑑關係，可能連退休金都領不到）。近幾年來，我每年發表有審查機制的期刊或會議論文5篇以上，研究專案最多一年10件（含有國科會、教育部、客委會、地方政府、校內、基金會提供的研究案），出版專書4本，（另2本已簽約，3本正做最後的校對）提供學生獎學金或工讀金最多一年50多萬（大約是年薪的三分之一），簽署學校一半以上的國際或兩岸學術合作協議書，也開創並帶領宗教系學生前往東南亞從事海外實習，向海外招收全校最多的的外籍學生，可說是「鞠躬盡瘁」，很難再有更突出的表現。

同時，本系所自民國91年第一屆畢業生進入國內外大學博士班開始，至今已有7人獲取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15正在攻讀博士學位，成績已大幅超越同儕系所。未料這些表現在評鑑委員眼裡竟是一文不值，以一位系上老師三年未發表論文及道教組老師被師大挖角而缺人離職為理由，用連坐並賞巴掌的方式給予「待觀察」的處分，我難以接受這種結果，對教育界掌握生殺大權者的作為感到心寒，因而心灰意冷，萌生退意。

不論日後我會如何選擇，對於這17年的付出是無怨無悔，因我看到一個學校從無到有，玄奘學子從剛進大學時的青春生澀，到分享他/她們畢業後考取律師、司法官、社工師，或拿到博士學位的喜悅。尤其是評鑑當日，無論是在校學生、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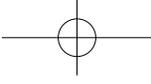
業校友在與委員晤談時對系所努力的肯定，（雖然被部分評鑑委員質疑是經過動員），也讓我十分欣慰。至少，我完成了生命中最引以為傲的事業。

「凡所走過的，必留下痕跡」，無論是個人、服務系所、評鑑委員所走過的道路，相信都留下紀錄，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公評。相對於民間人士可以組織團體，對各級法官、檢察官實施評鑑，同樣掌握生殺大權，關係大學系所存亡的評鑑，相信評鑑中心及評鑑委員應該有雅量接受各界提出的質疑。以下二個問題是我對這次系所評鑑的疑問之一，不知是否評鑑中心或評鑑委員願意出面回答。

首先：這次評鑑強調為「同儕評鑑」，在我的觀念裡，台灣目前有10個宗教學系所（非研修學院），應該是由這些不同學校宗教學系所教授相互評鑑，正如同中文、歷史、哲學等人文類學門一樣，也是《評鑑》雙月刊所稱「委員們具有共同的學術背景」。但這次玄奘、真理等宗教系所的評鑑委員，分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大學哲學系所或技職院校等不相關系所現任及退休教授，比例甚至高達80%，年齡最高者79歲，退休人員佔40%，已與「同儕評鑑」精神背道而馳，這種評鑑是否還可稱為「同儕評鑑」？如果連這點最基本的程序正義都無法做到，實質正義又怎可能落實呢？

其次：高教評鑑中心強調這次的評鑑為「質的評鑑」，對於一個從事「質性研究」的學者而言，對於其定義及操作方法並不陌生。如以這次玄奘宗教系所的認可結果書而言，很難讓人認同這種認可書是屬於「質的評鑑」，因為這次的評鑑，是將系（大學部）與碩士班（所）分別認可，也可視為兩個評鑑（因提出申訴時系、所分別收費），按理而言，兩個不同學制的評鑑，應該可看出系、所存在的不同問題，最後的認可結果書也應該是系、所的分別撰寫。但我們所收到的，竟然是系所共用，也就是系的結果書裡有許多是所的問題，在所的結果書裡有許多是系的問題。我不知道，系的問題如何會成為所的「待觀察」原因，所的問題如何會成為系的「待觀察」原因？何況還有許多屬於校務等非評鑑項目效標的意見。

何況，既然是「質的評鑑」，評鑑委員提出給系所的改進意見，應是從訪評意見中的缺失中提出建議，也就是「訪評意見」與「改進意見」應是扣緊在一起的，否則這些改進意見如何形成？套句佛教論典的話，是「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若「訪評意見」（現況描述）隻字未提，但在「改進意見」中卻給「大學部之實習宜避免流於形式」（訪評意見全是肯定，申覆時本系要求舉證那些個案是流於形式被拒）、「宜提供學生更多獎助學金及工



人間燈火

讀的機會」、「宜提供學生更多海外學習、研修的機會和資源」（本系海外實習是全國宗教系唯一的，竟然也是缺點）等缺乏明確性指標的建議。

我們擔心下次追蹤評鑑，委員們無法滿意我們的努力，因為委員手中握有一張空白支票，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該填多少數字才能通過。我期望評鑑委員或評鑑中心必須瞭解：缺乏法律明確性是大法官會議釋字573號將監督寺廟條例部分條文判為違憲的原因之一。這些缺乏推論基礎與明確性指標的建議是否具有法律效果？球仍在你們手上。

以上只是以針對評鑑過程，在形式上提出的兩個質疑，實質上的問題（如於法無據或曲解法令等），我及系所師生將保留發言權，日後將在各種場合，或以各種管道表達。不過我要說明的是，我的意見並非針對評鑑委員個人，而是想凸顯評鑑制度的整體問題，我期望，玄奘宗教系所是最後一個被列為「待觀察」的系所，我願意提供自身的經驗，讓即將被評鑑的宗教系所「趨吉避凶」，目前正在撰寫「系所評鑑求生手冊」。

畢竟，在大環境不利之下的私立大學，大家都戮力以赴，無怨無悔的付出一生中的黃金歲月，應該得到的是更多掌聲的鼓勵，而不是被賞耳光式的羞辱。

法界出版社 教學CD・MP3發行消息

經典導讀



內容提要

漢譯佛典為入佛慧海的憑藉，深入經藏亦為多數學佛人的心願。然大藏經部秩龐大，文字馴雅，學派思想多彩而紛華，初學者研讀不易，多有望洋之嘆！本教學錄音帶採自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性廣法師所講授之「經典導讀」課程，在原典的導讀與解析中，引導略具教理基礎者，熟悉經典語言，培養自學閱藏的能力。

本教學內容分概論與導讀兩大部分。概論中略述佛典漢譯簡史，並介紹重要的譯經大師與譯經理論。導讀中的人物部分則介紹佛傳與僧傳代表，教理部分以戒、定、慧三學為綱領，選擇合適的經典，編寫導讀大綱與生難名相釋疑的講義，希望諸多的輔助教材，能讓學習者快樂地入門，輕鬆地學習。

教材介紹

- 主 講：性廣法師
- 時 間：一九九二年九月至一九九四年六月 講於弘誓學佛班
- 堂 數：一堂六十分鐘，共計80堂
- 規 格：CD—80片，四盒裝 MP3—8片，一盒裝。
- 附 贈：性廣法師編纂：經典導讀講義一冊
- 訂 價：CD-7000元 MP3-3500元
- 出版日期：二〇〇八年五月
- 出 版：法界出版社
- ◆電 話：02-87896108
- ◆郵撥帳號：15391324 法界出版社